

神枪碧血之三



雾漫杜湖岭

雾漫杜湖岭

《神枪碧血》之三

原著：戚	天	法
改编：薛	炎	文
绘画：谷照恩	李重新	谷静
封面：郑		岱
扫描：自	治	州
制作：自	治	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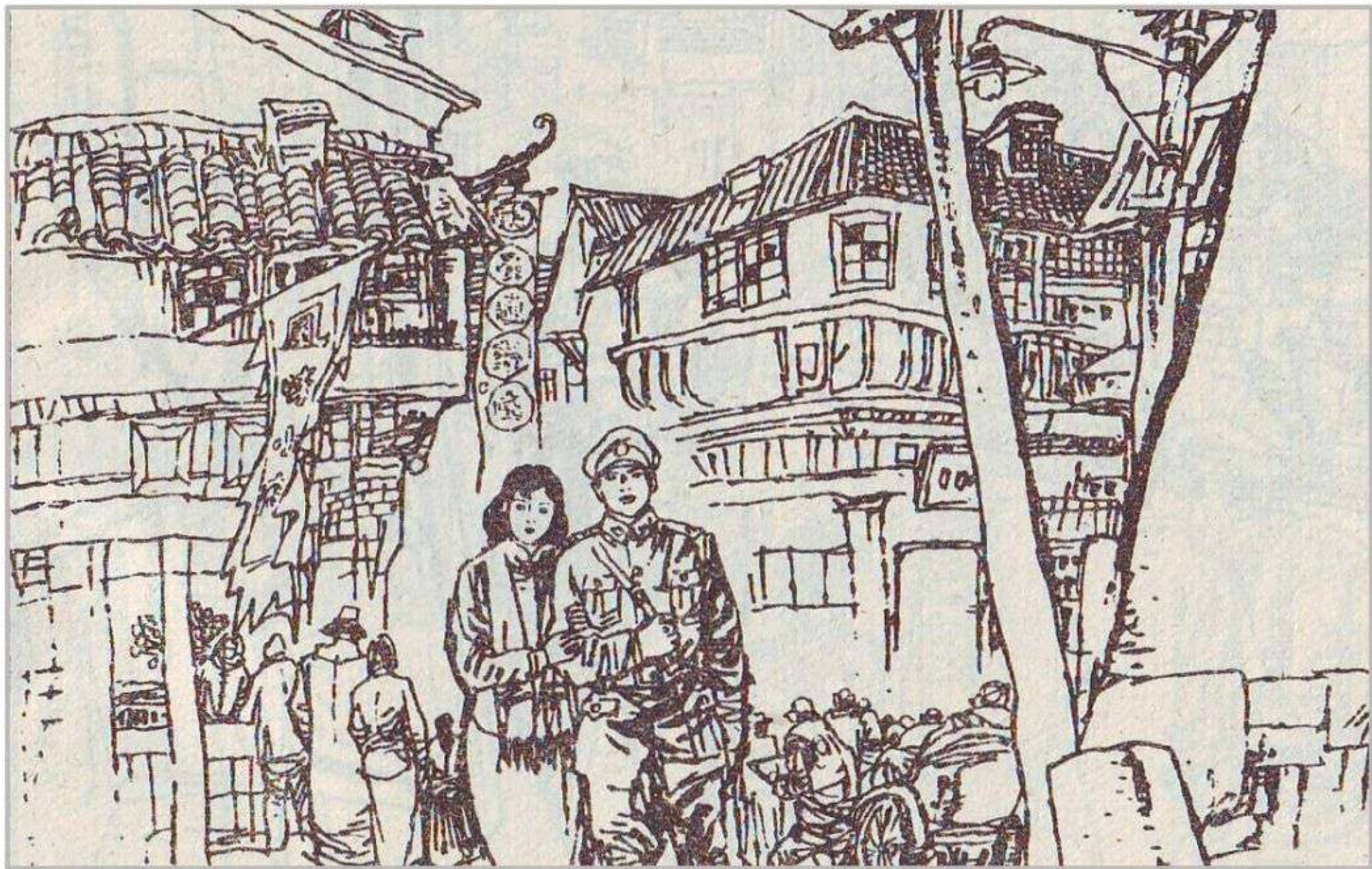
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内 容 介 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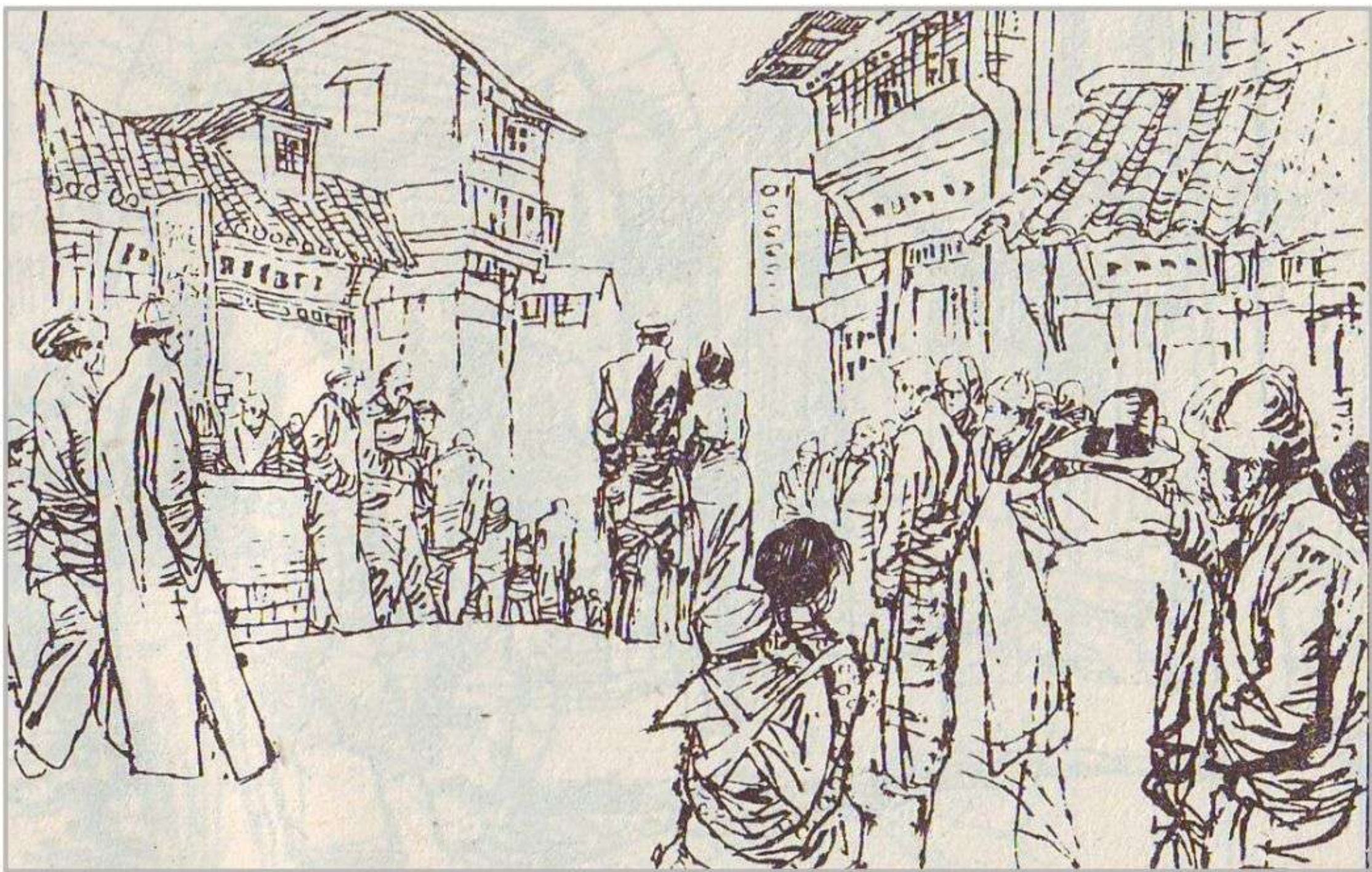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《四明传奇》第三册。费小亮和方雪妹结为假夫妻以后，找到了大难未死的宓国龙，传达了党的指示。宓国龙混入敌警备队后，和小亮一起，机智果断地破坏了颂治从杜湖岭偷运壮丁的行动。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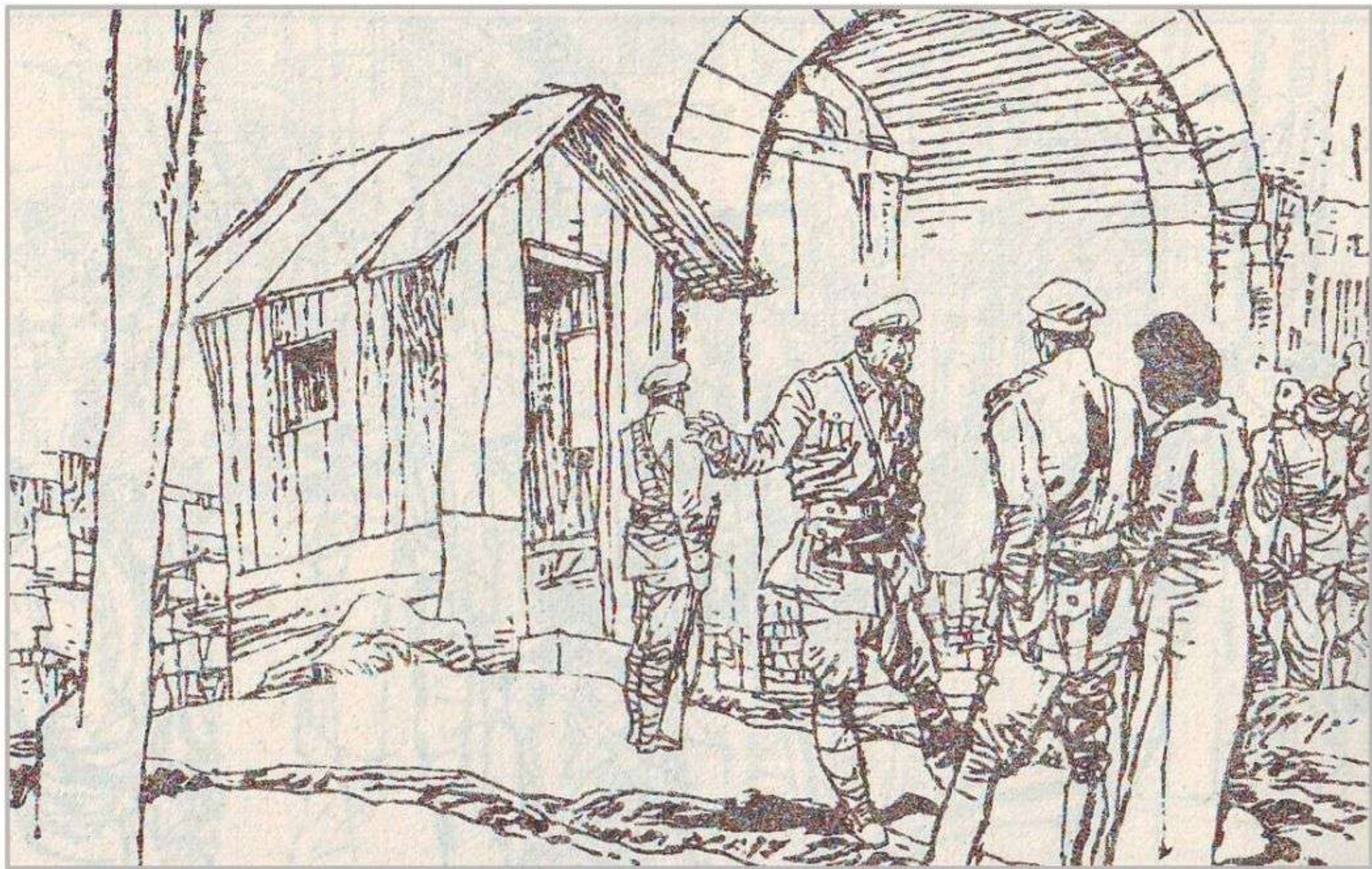
费小亮和雪妹深夜商定这夫妻假做，协力完成三五支队反抢丁的任务后，次日上午八时许，三人相伴出现在观海卫古老的大街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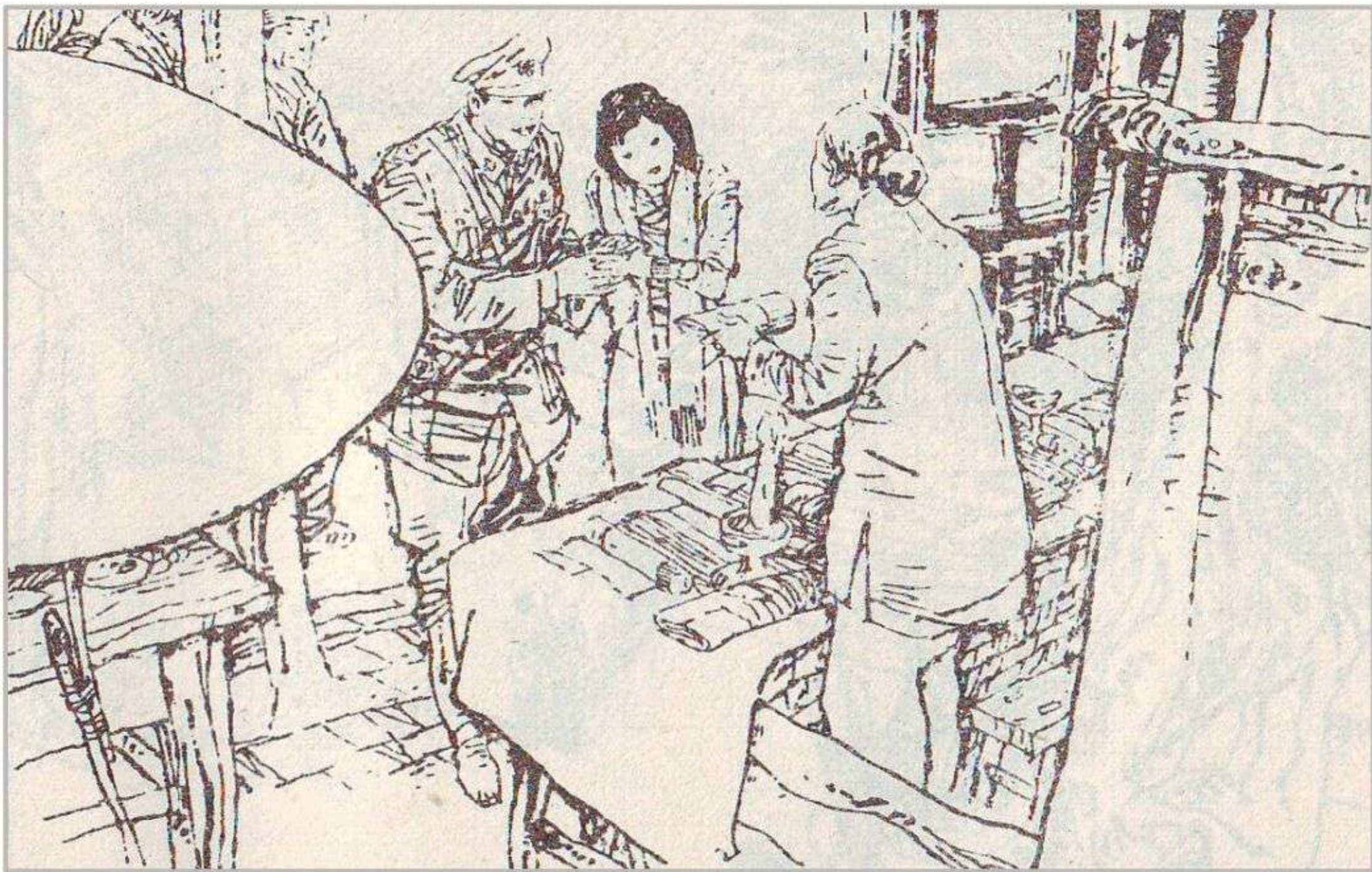
小亮是要陪雪妹去辨认雨城门楼上挂的是否真是宓国龙的头颅。但他发现身后总有一个鬼头鬼脑的人跟着，便把雪妹带进了一家理发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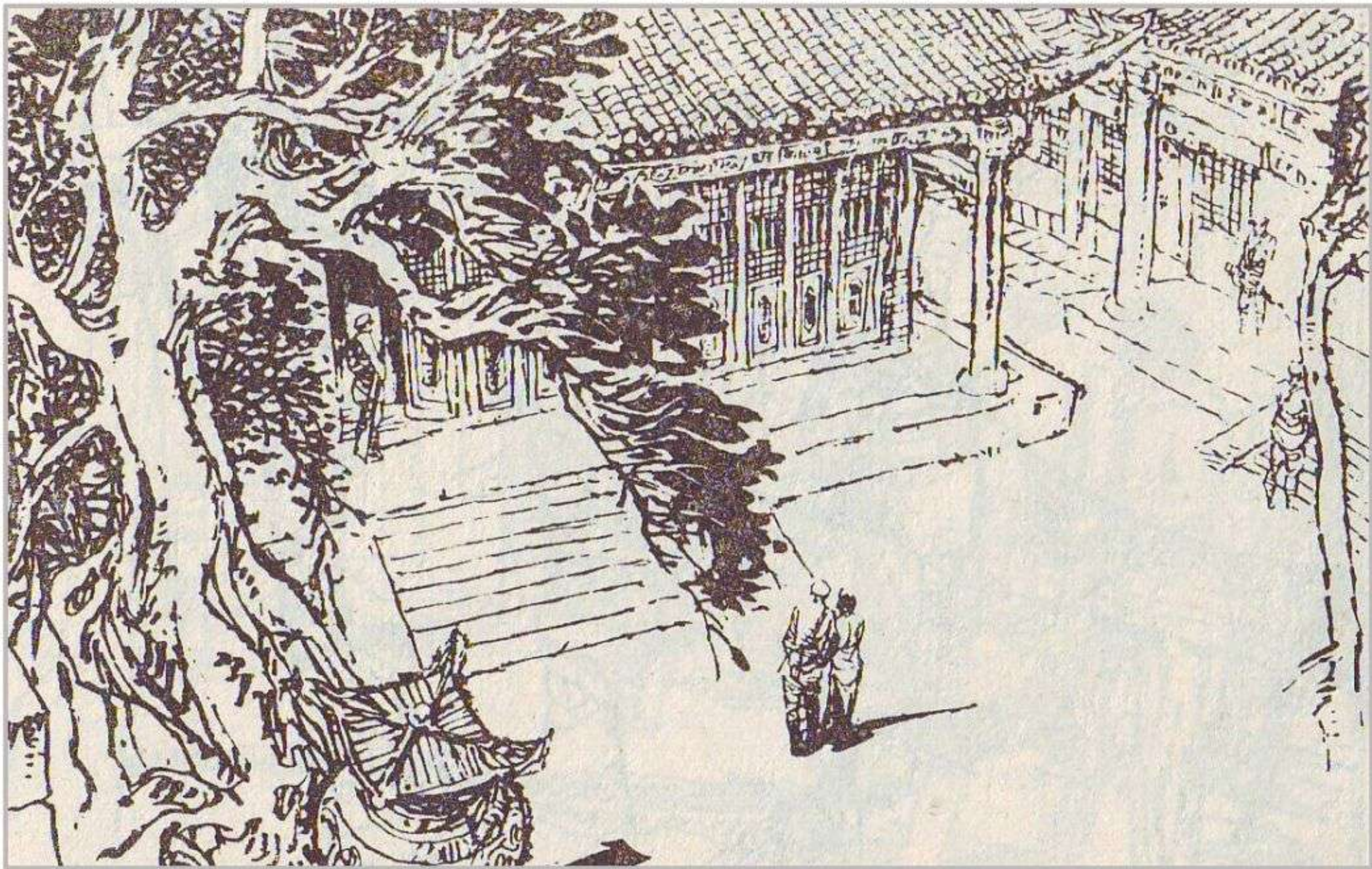
从理发店出来，他俩先在闹市上转着。人们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对“新婚夫妻”，简直无法置信，新任警备队长的太太，昨天还是饱受折磨的丫环和囚徒。



他俩绕道来到南城门口时，楼上的头颅却不翼而飞。护城队长胡阿大告诉小亮：“奉沈总座的命令，那三颗人头拿到别处示众去了。沈总座说这叫杀一儆百，看那些老百姓还敢跟着‘三五’闹抗丁！”



小亮心头一震，顿觉沈颂治心毒手狠，深感反抓丁形势的紧迫。他和雪妹离开南城门，当下买了金香、蜡烛，以新婚拜宗庙为名，去清点关押在各庙宇里的壮丁人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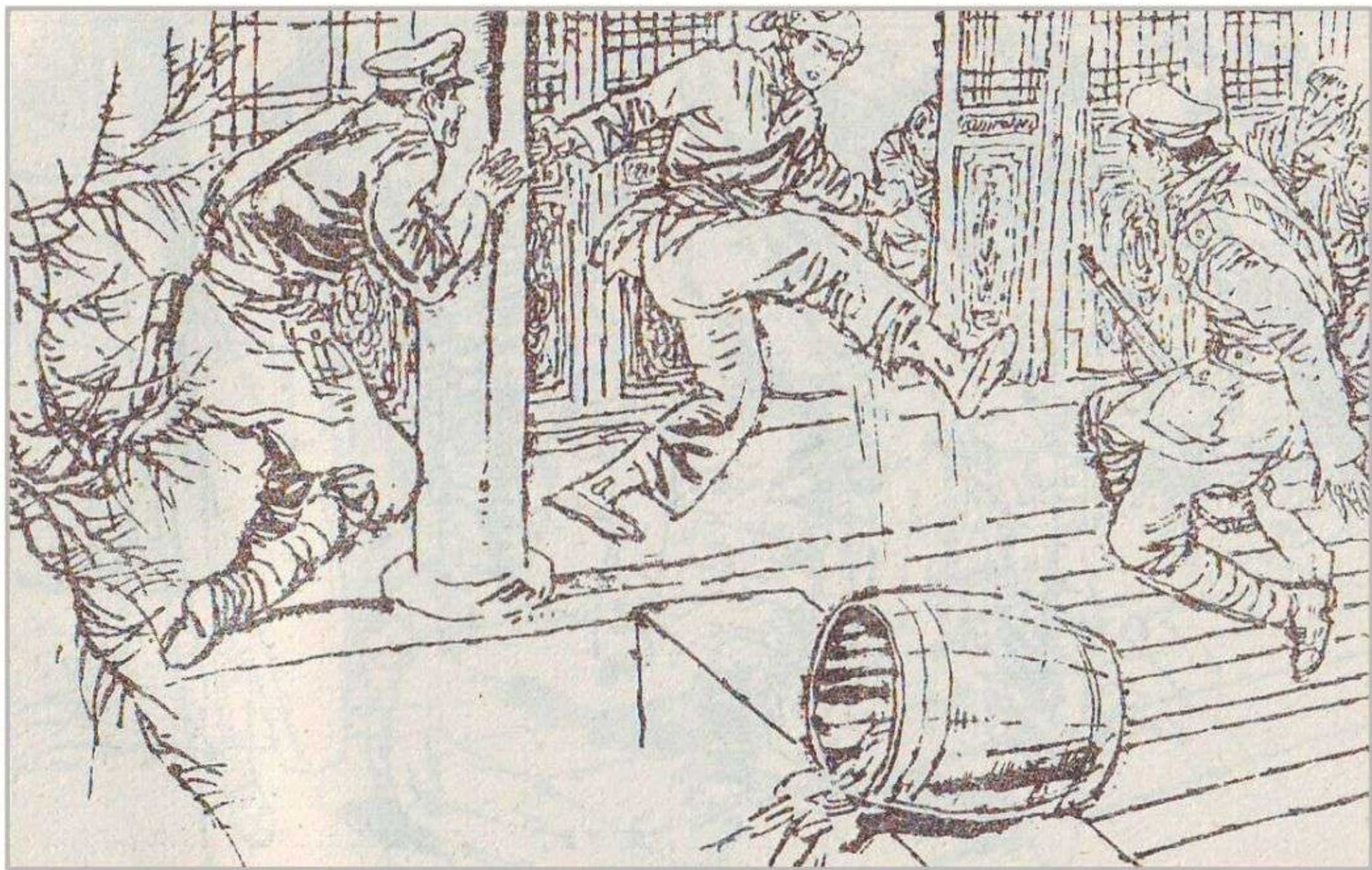
连续三天，他俩跑了十一处祠堂庙宇，最后来到香火最明的城隍庙。时至中午，荷枪实弹的税警队士兵把香客挡在禅房外面，准备给壮丁开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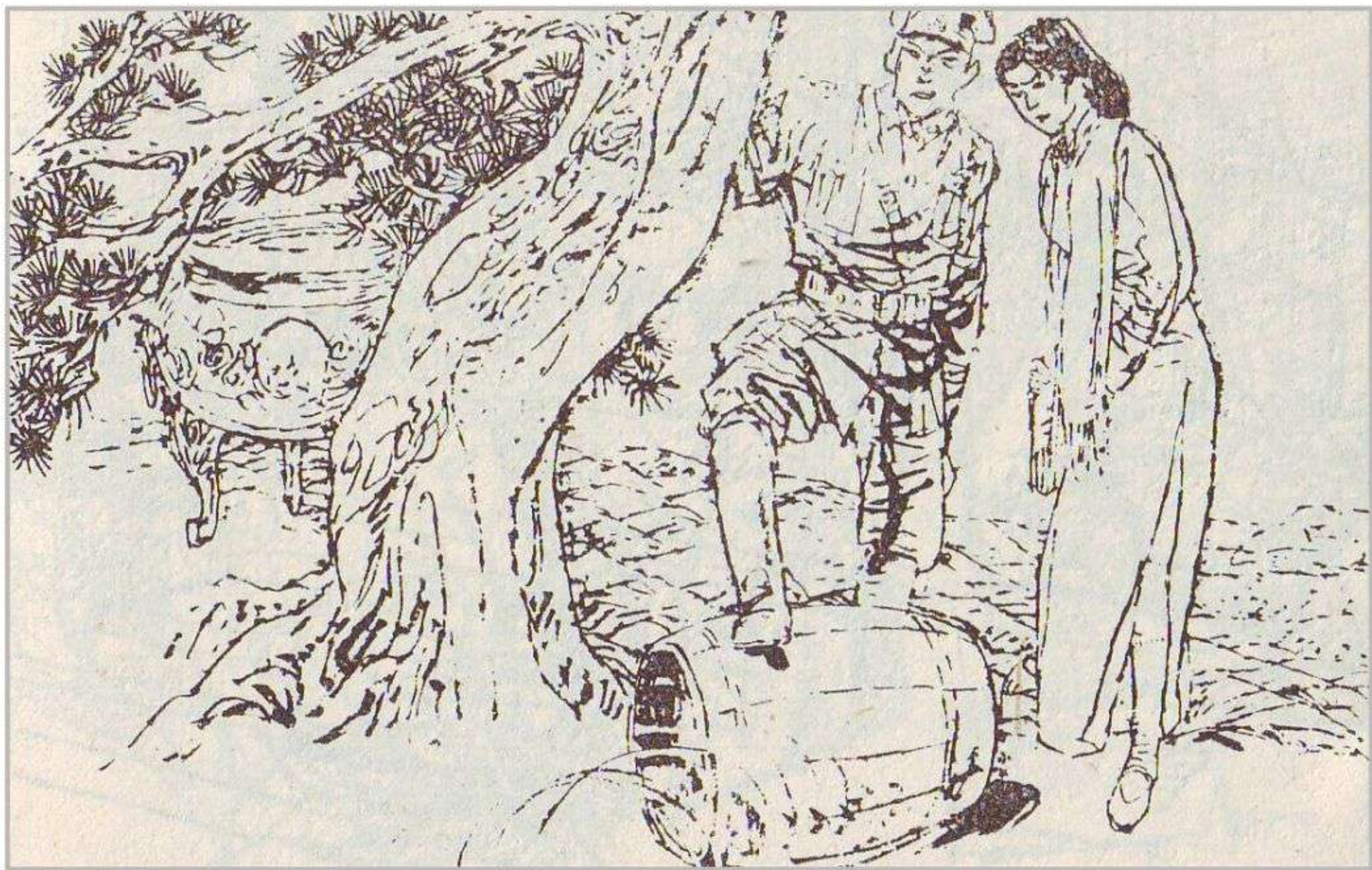
正庙的大锁刚刚开启，骨瘦嶙峋的壮丁一拥而出，扑向粥桶。没抢到粥的壮丁，就趴在地上，舔着洒落的六谷糊。小亮和雪妹目睹了这惨景，心如刀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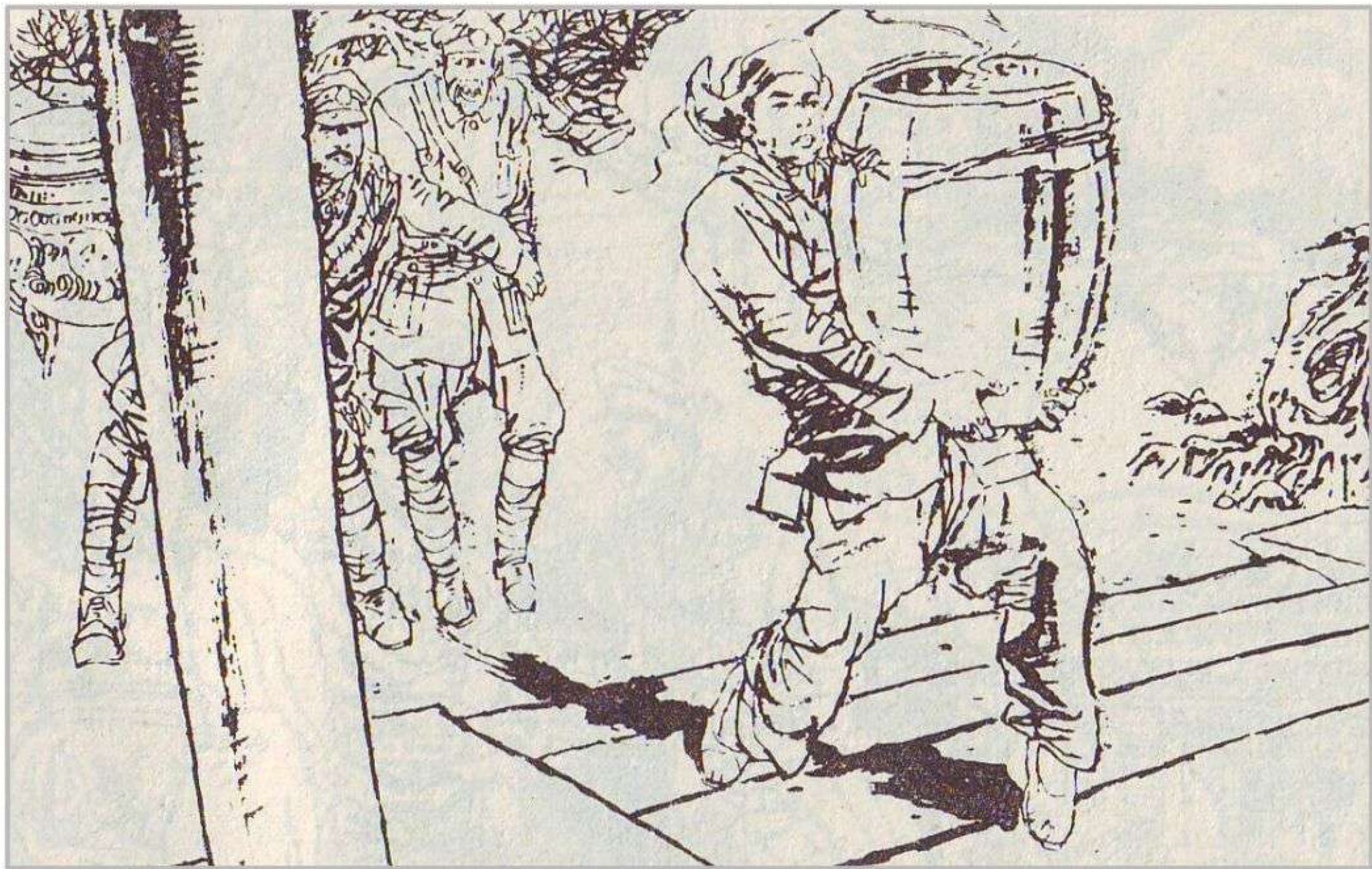
他俩数清了院子里的壮丁数，方要离去，高门槛上突然出现一个壮汉，他大声吼叫：“粥呢？你们不知道庙里还有病人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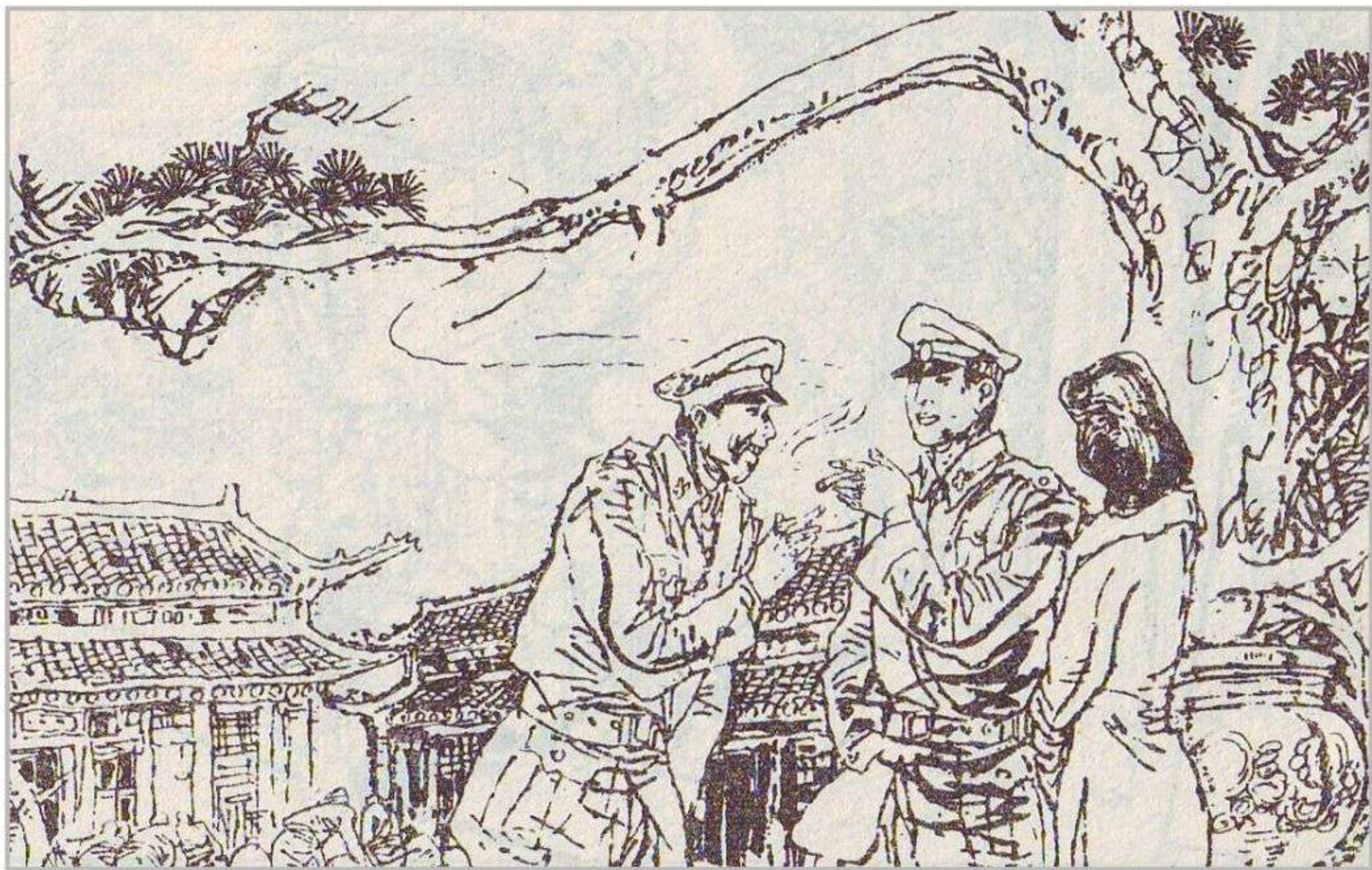
镶着金牙的警税队队副不咸不淡地说：“你也生瘟病了？”壮汉没有回话，
抡起一脚，竟把一只大粥桶踢得朝雪妹这儿飞滚过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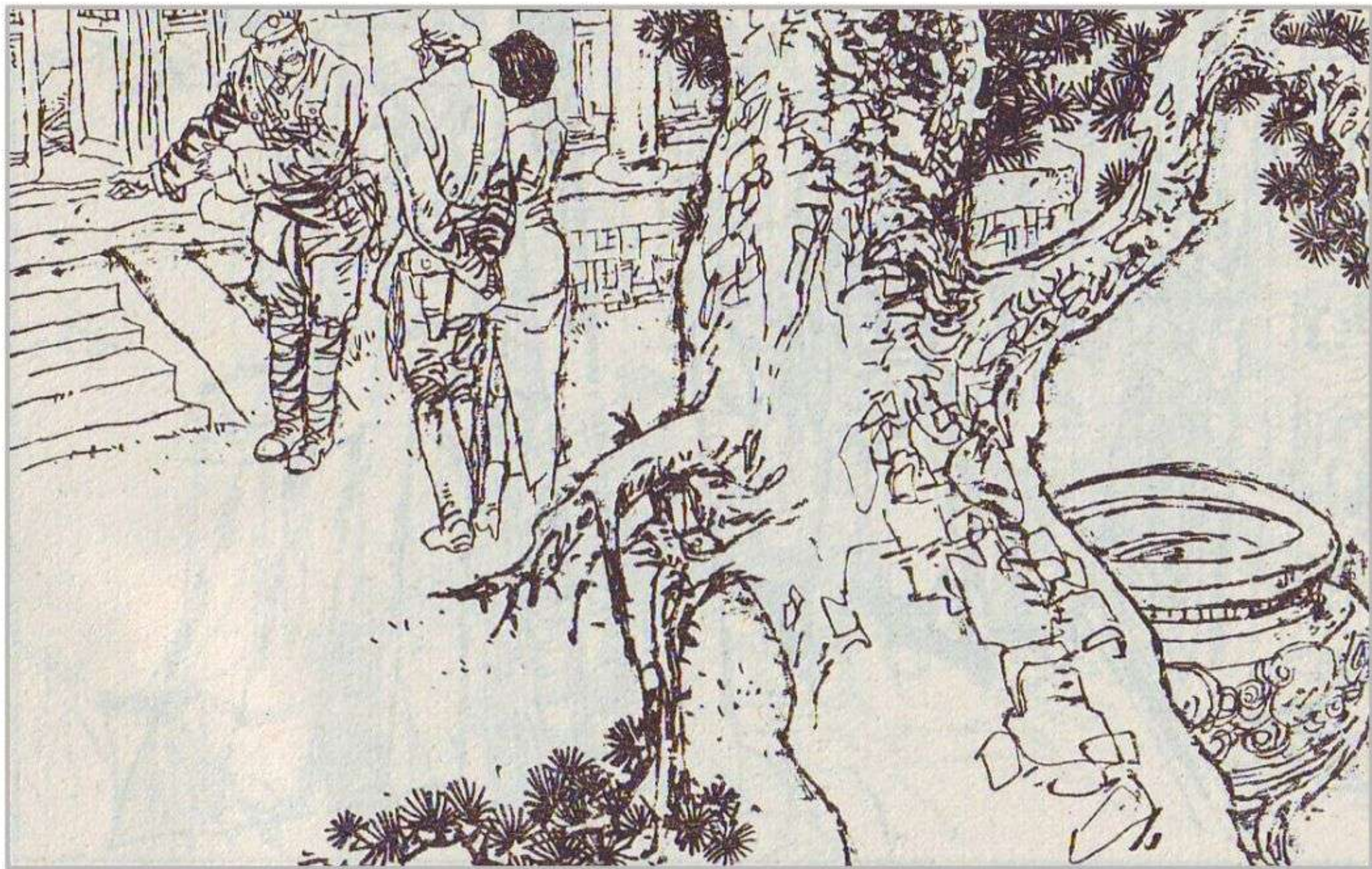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小亮蹬住粥桶时，雪妹告诉小亮：“那壮汉是宓国龙的好朋友，叫岑海根，外号叫‘气死牛’。”



大金才对“气死牛”早有耳闻，生怕闹下去不好交差，不得不命人又抬来六谷糊。岑海根端起二百来斤的大桶，进庙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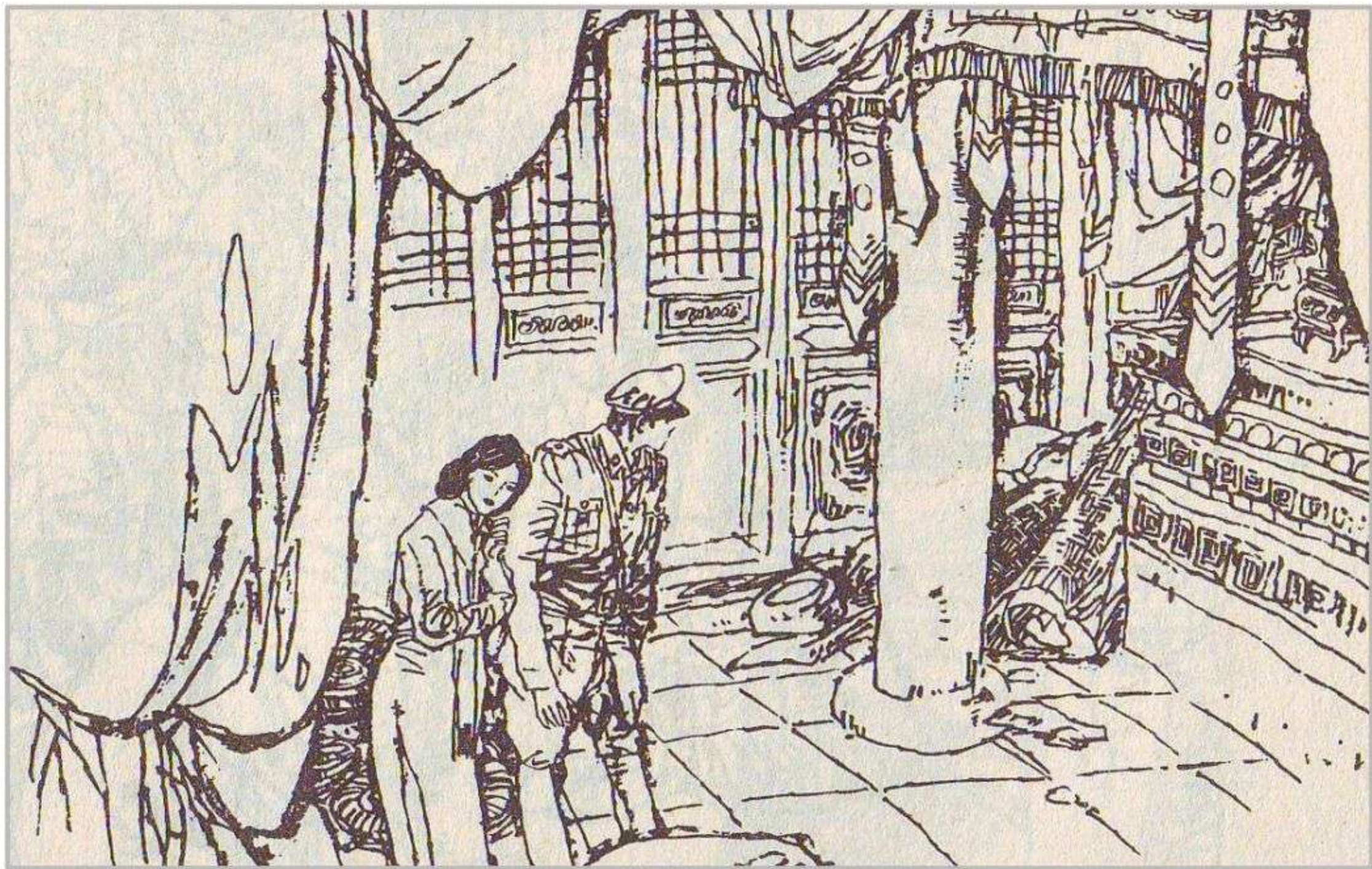
小亮猜想庙内肯定不是一个人，为查清关押壮丁的确切数字，他走到大金牙跟前，递上一支上等香烟，说明自己想要进庙拜菩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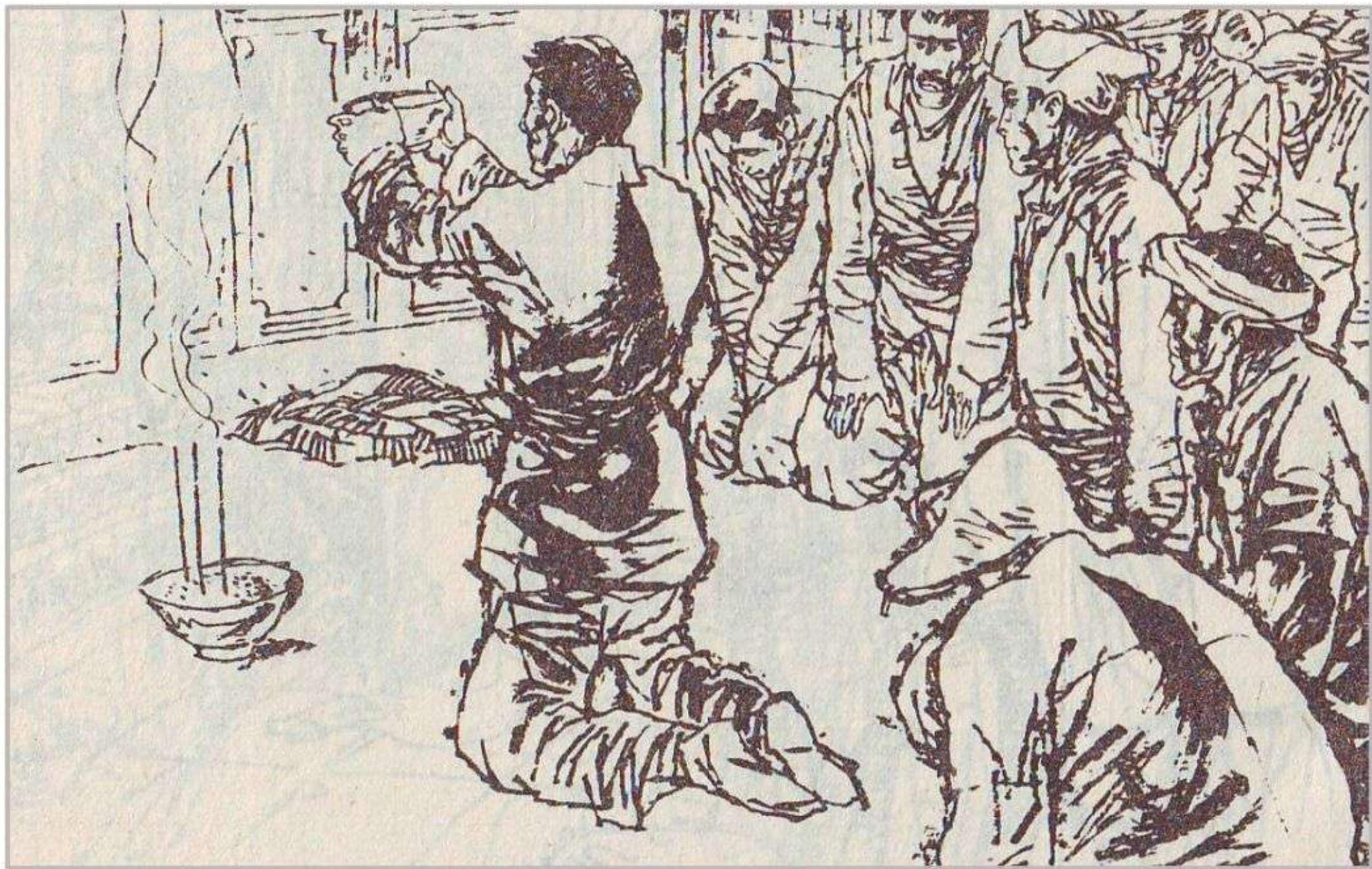
大金牙知道沈总座新收了个贴身保镖，而警备队长的职位也不能不令他刮目相看。他思前虑后，终于答应陪小亮进庙敬香。



小亮说：“我们拜的是送子观音，你跟着怕不大合适吧？”大金牙自讨没趣，退到一旁，心想：“结婚枕头还没压扁，就想抱儿子，太着急了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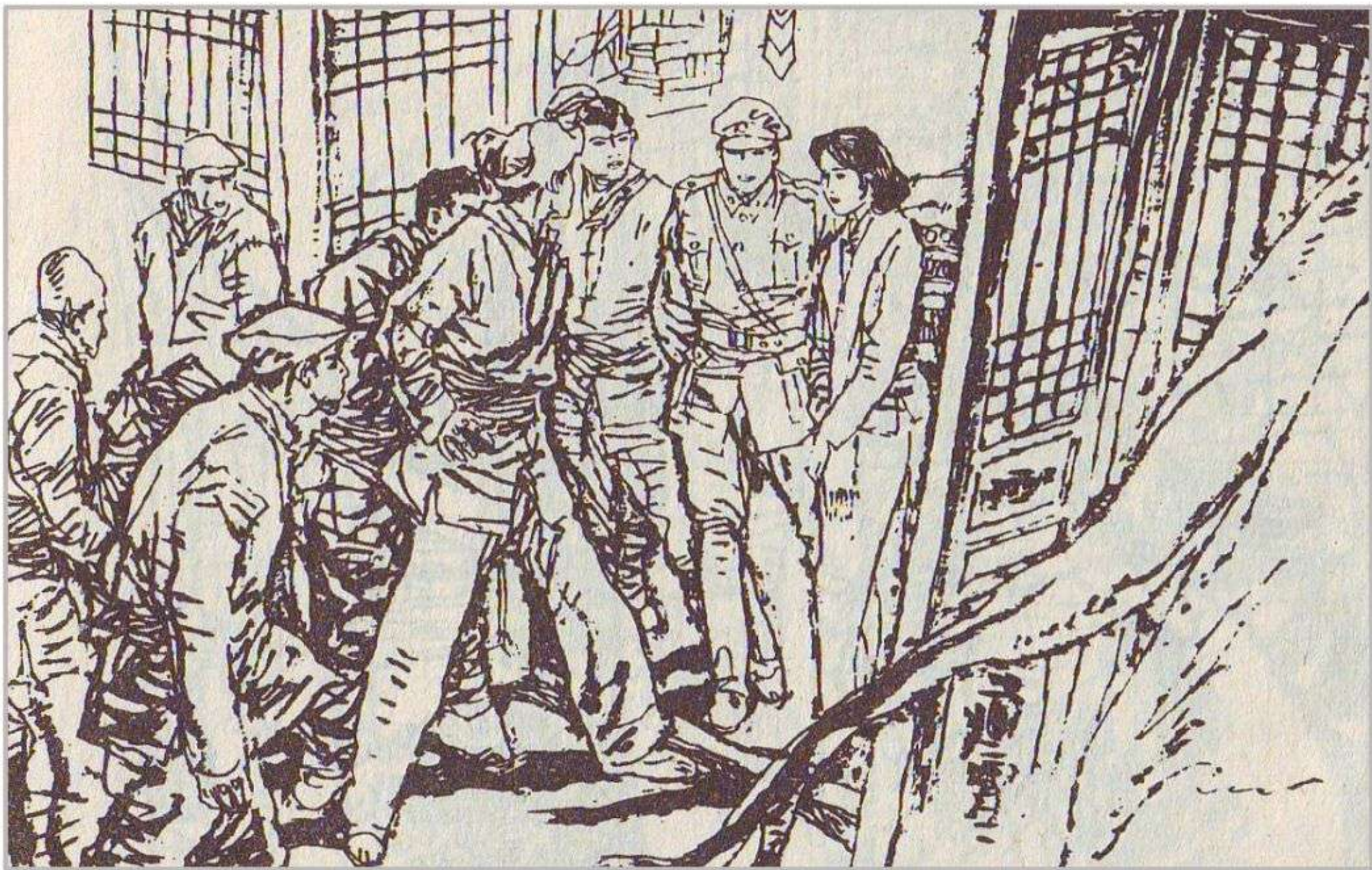
大庙内脏乱不堪，恶臭扑鼻。小亮和雪妹环顾四周，不见有人，心中正在纳闷，忽听后殿隐隐传出说话的声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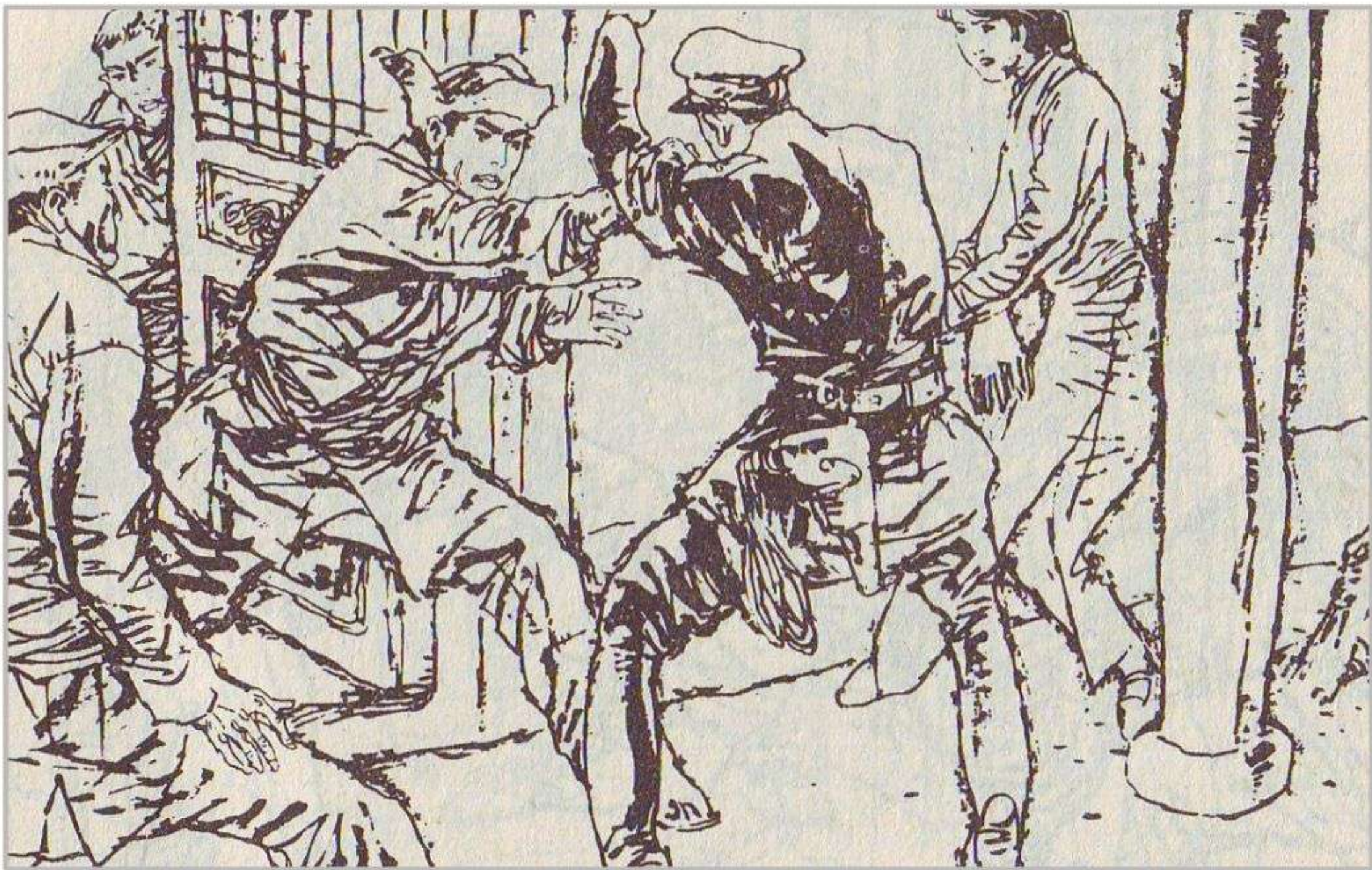
小亮透过门缝看见，后殿里有二十一个壮丁跪在地上，其中有个被火烧成花斑脸的人，端着血碗，正带着其余的歃血为盟，立誓同心组织“兄弟会”。



小亮曾听指导员方晴说过，“兄弟会”是当地长工反抗地主的自发组织。小亮想：这倒是团结壮丁的一个好办法。他回身对雪妹说：“得想个办法与岑海根建立联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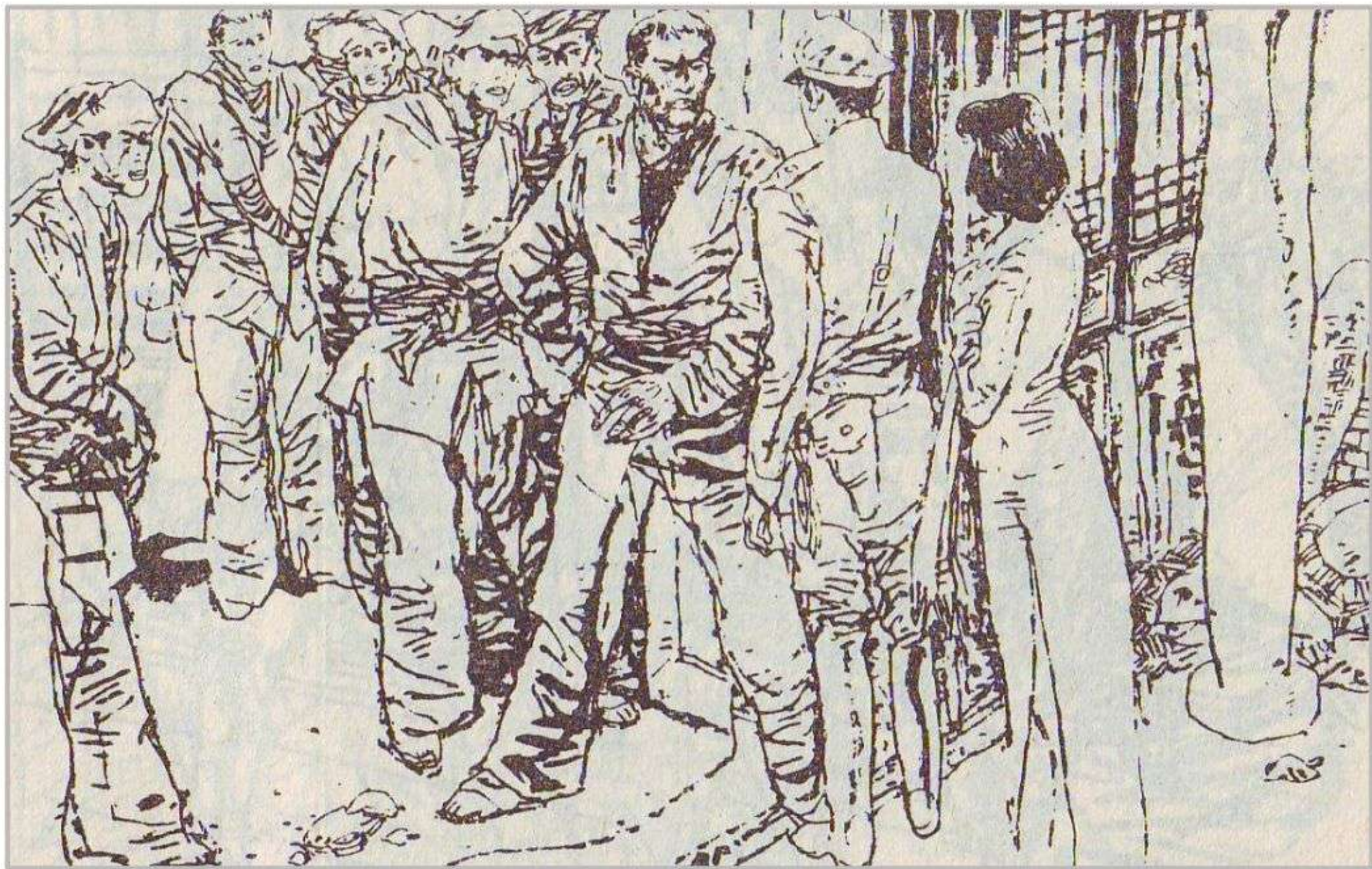
这话音未落，后殿门突然大开，二十一个壮丁把小亮团团围住。岑海根怒道：“娘贼杀！老子吃了一碗六谷糊，你们也要偷看吗？”



没等雪妹喊出“海根哥”，岑海根的大拳已经抡向小亮。小亮后退一步，招手挡过了这一拳。



岑海根又扑上来，发起当年倒拖水牛的蛮力，要把小亮拖进后殿，来个关门打狗。岂不知，小亮的功底甚厚，一个“千斤墩”，身子象铁铸一般，纹丝不动。



二人相峙之际，花斑脸盯视了雪妹一会儿，阻止了这场殴斗。他把手中的血碗猛地一摔，对小亮说：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



雪妹听到这熟悉的口音，又看清花斑脸额头上有块剑形伤疤，不禁喊出：“国……”霎时，花斑脸一巴掌打在雪妹的脸上。一个叫洪顺水的壮丁喝道：“他叫贾阿堂，你敢瞎喊，就别想活着出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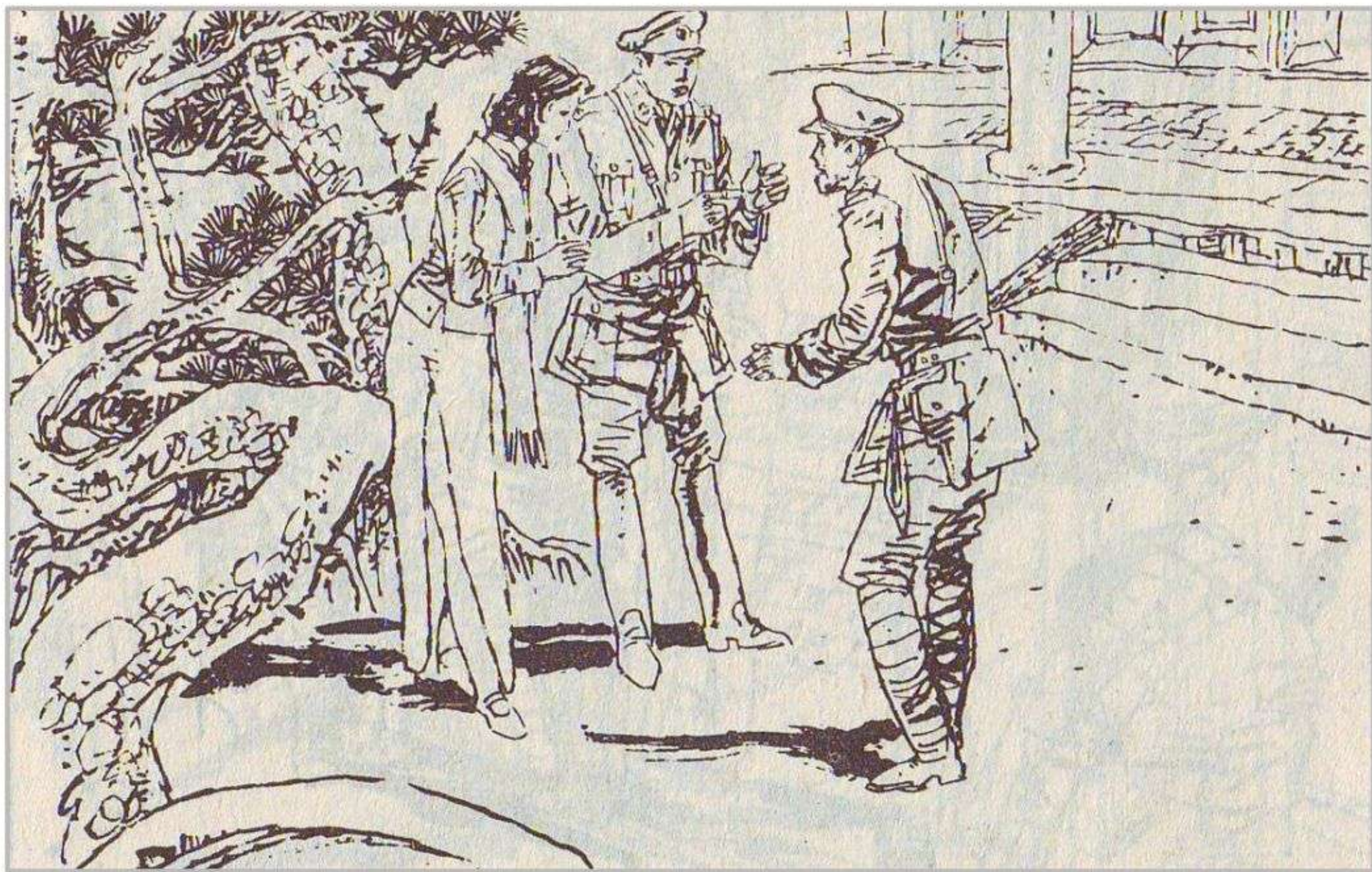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花斑脸就是宓国龙。那夜，他顺烟筒落在沈家厨房，被误认是偷食的壮丁，送进了城隍庙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深爱着的雪妹，竟成了匪军官太太，心中又气又恨。



小亮却从雪妹的呼喊和花斑脸的举动，看出了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。小亮有意搭话，不料大金牙跨入大殿，说：“解队长，放风的时间超过了，你看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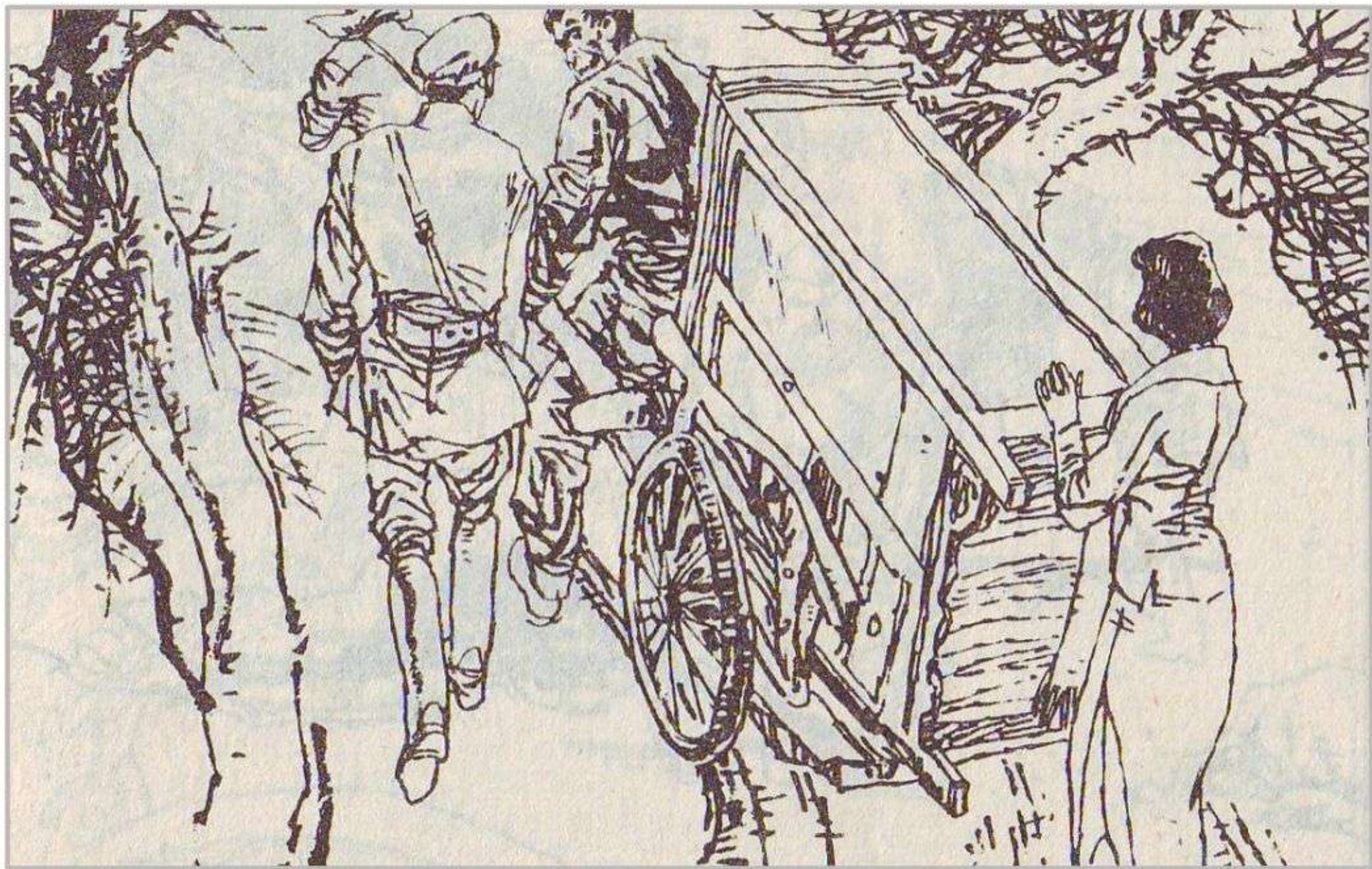
小亮迎着大金牙走来。他说：“此次如愿以偿，多亏老兄相助，来日定在沈总座面前为老兄美言。”那大金牙心花怒放，说愿为队长效犬马之力。



小亮接过话头，要求大金牙派两名壮丁替他拉趟大衣橱。派壮丁出差倒是常事，大金牙当然不会放着河水不洗船，况且面前是位正得势的上司。



他集合壮丁供小亮挑选。小亮装模作样地在二百九十五名壮丁中挑定了宓国龙和岑海根，说这两个人特征明显，跑了也好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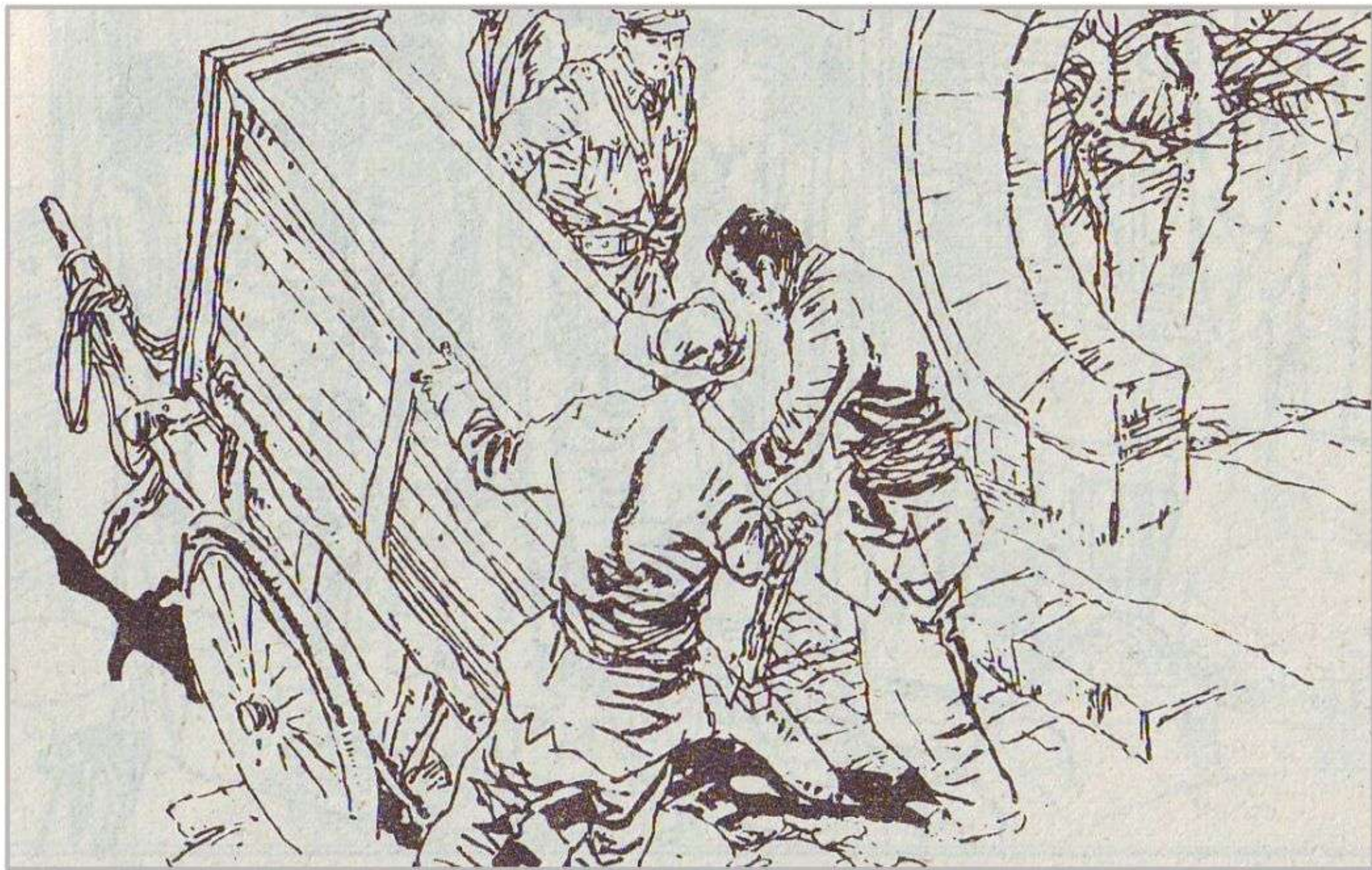
小亮押着宓国龙和岑海根，送大衣橱途中，宓国龙说：“你今天看破了我们的事，说吧！你在打什么主意？”小亮不动声色，观察着四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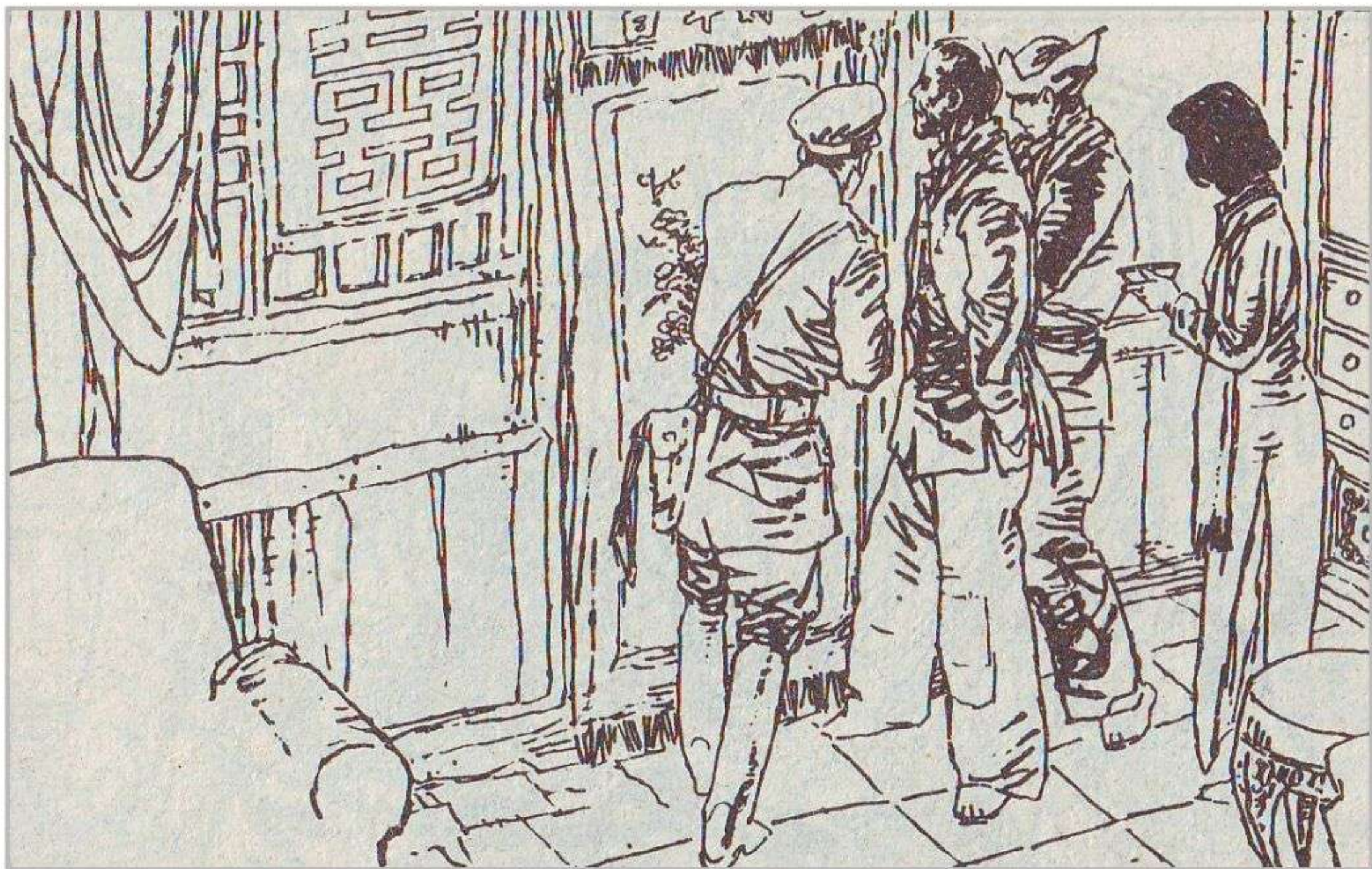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，小亮轻声说：“油灯没油了，请借三两五。”宓国龙惊疑片刻，答道：“这好办，你就跟我走！”“路还远吗？”“不过八里地！”二人对上了联络暗号，互道了姓名，都非常激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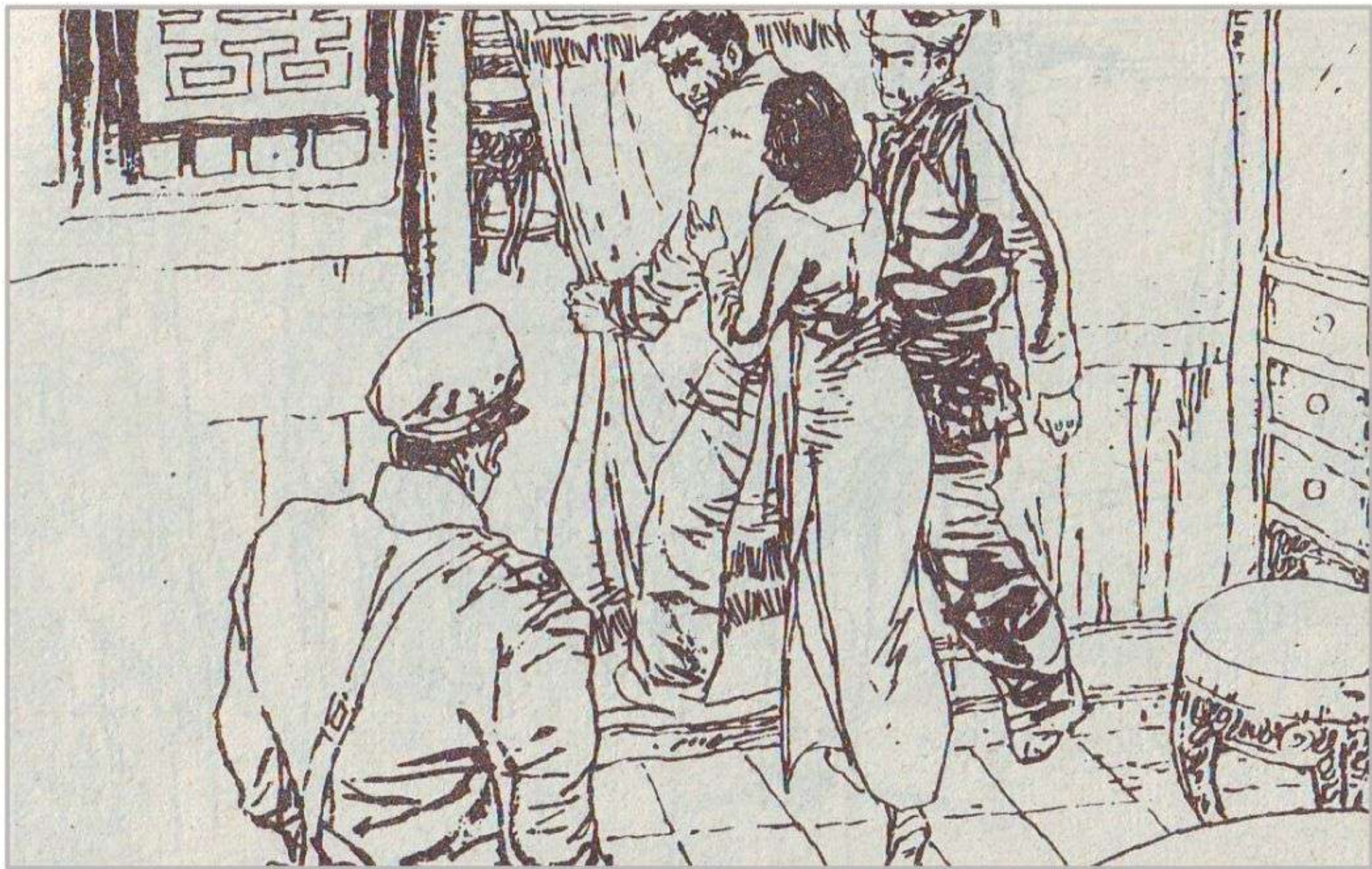
小亮转达了县委对宓国龙的问候，说：“党派我来找你，并指示我们设法打入敌人内部，配合支队完成反抢丁的任务。据说沈颂治准备从杂牌军和壮丁中为我挑选警备队员，你应该争取加入。”



对此宓国龙沉默不语。本来，他今天组织“兄弟会”，是准备发动壮丁连夜暴动，冲出牢笼，返归部队，重新去当他的“摘瓜”队员。可现在这个抢走雪妹的人，却要他留下共事，他实在有些受不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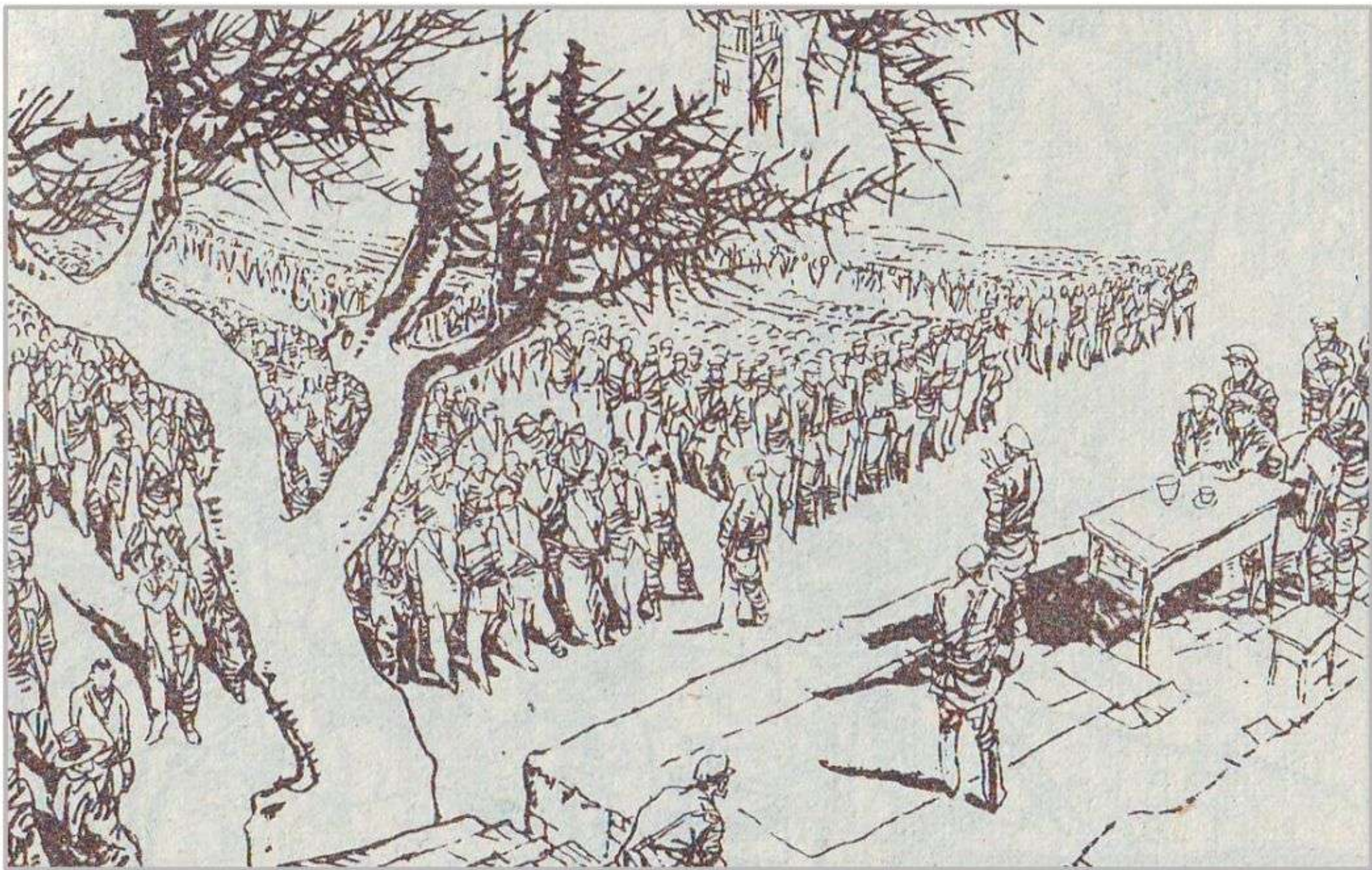
特别是宓国龙把大衣橱抬进小亮的住室，望着那“百年好合”的门帘，心里更不是滋味。然而党的决定是要坚决服从的，他一面往外走，一面轻声对小亮说：“我再想想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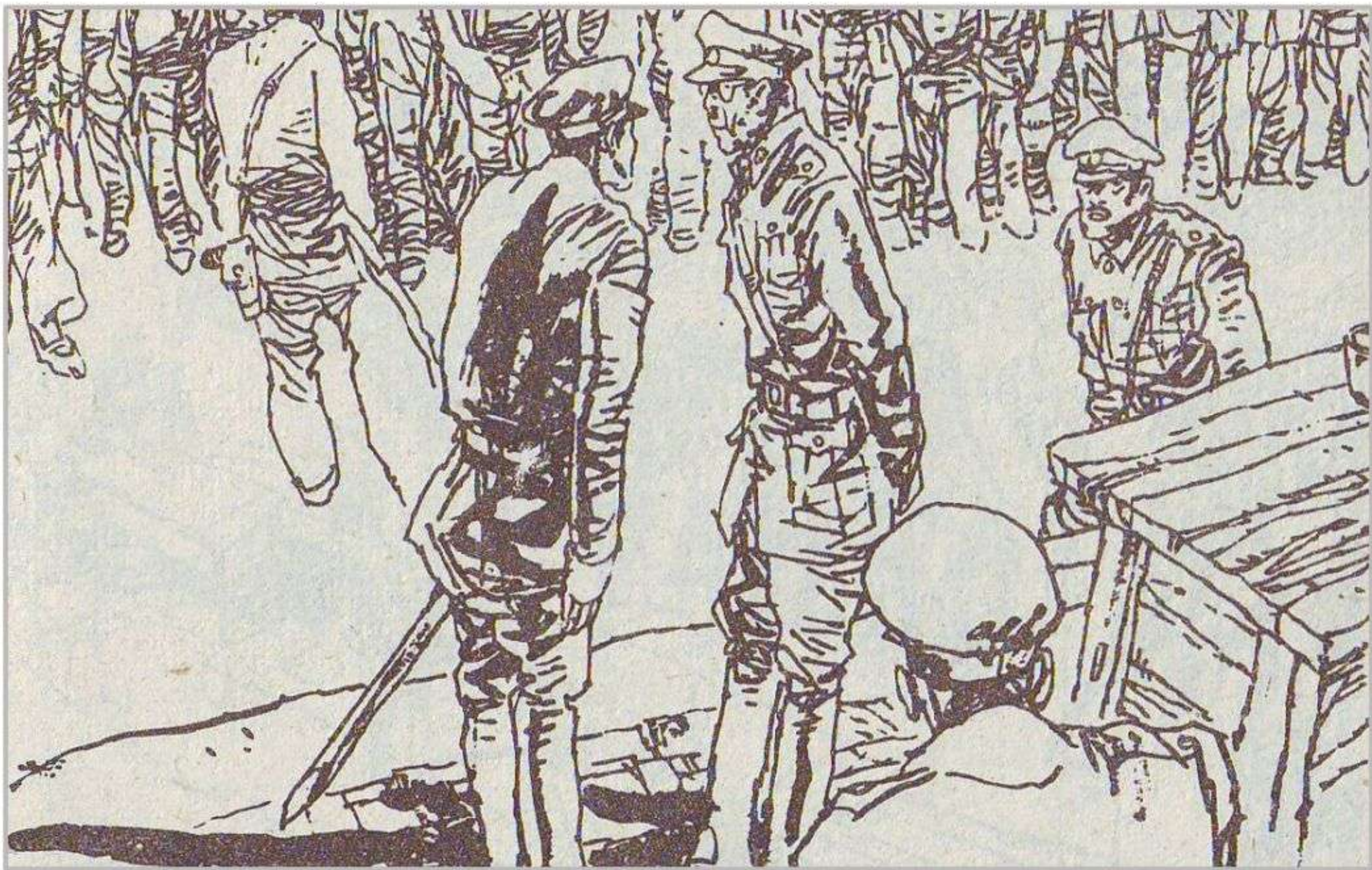
雪妹追过来，泪汪汪地说：“国龙，我与他……”“你认错了人！”宓国龙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岑海根“哼”了一声，跟着宓国龙走出房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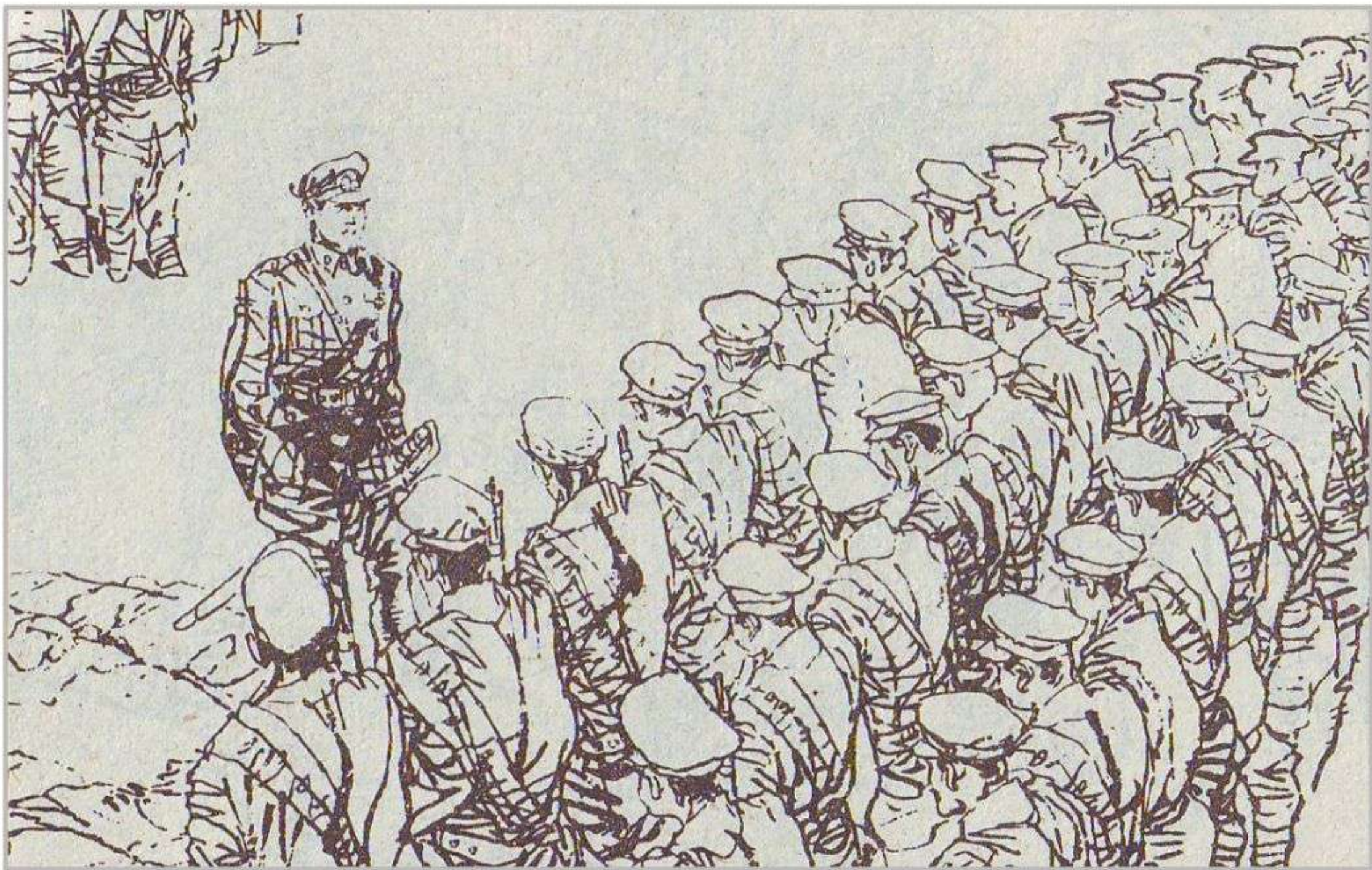
雪妹眼巴巴地望着宓国龙和岑海根被士兵押走了。她一腔委屈正要向小亮诉说，沈颂治的书记官跑来，让小亮马上到观海卫大校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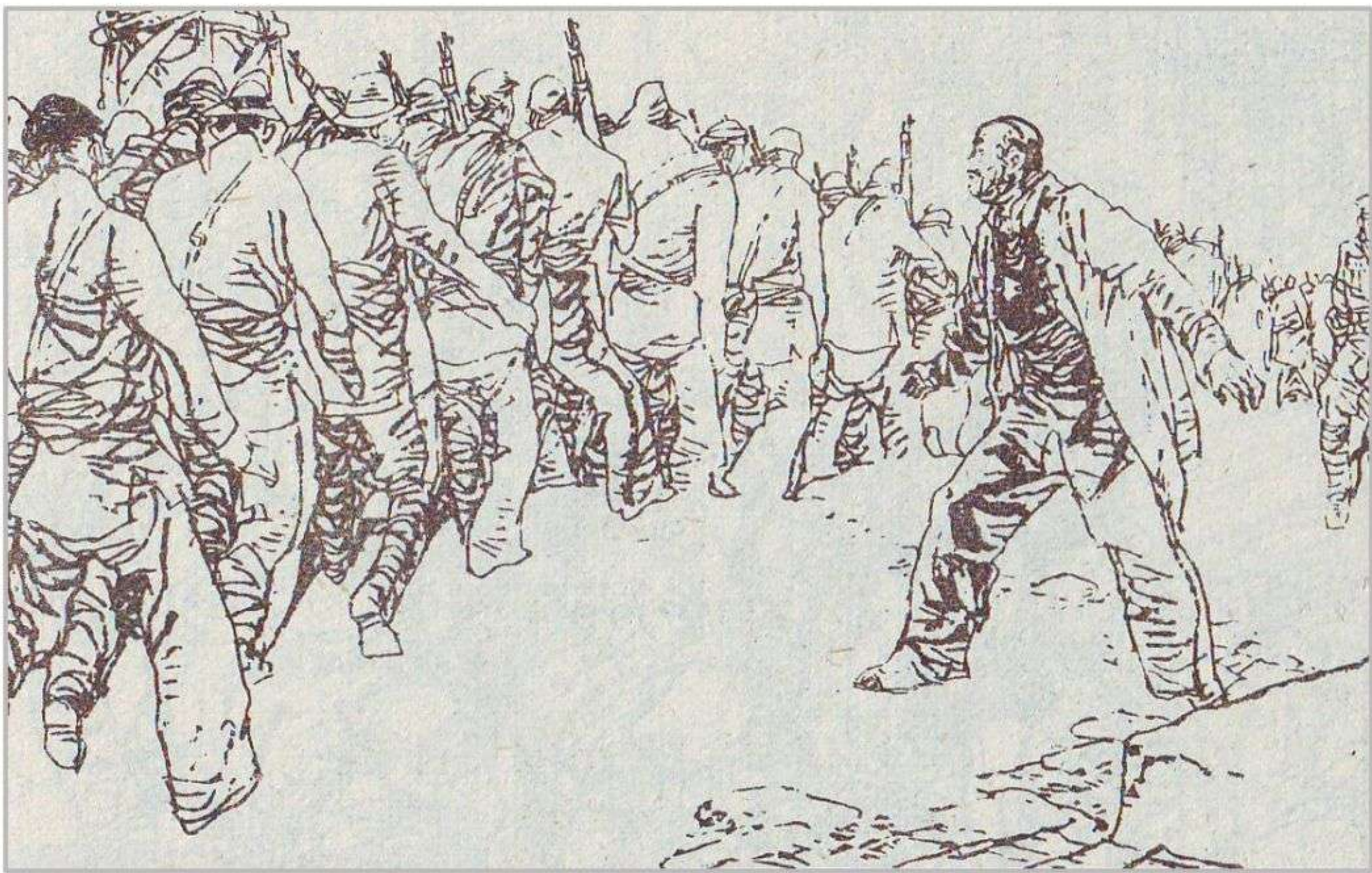
观海卫大校场是当年民族英雄戚继光操练“梅林军”的地方。小亮来到时，这里已集结了三北地区的正规军和杂牌军。沈颂治站在将军台上，煞有介事地检阅着各路兵马。



沈颂治经过多方考察，见解奋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对女人也是高手。他确信小亮不是共产党的暗探，便假借会操，挑选既有武艺，又自愿卖力的警备队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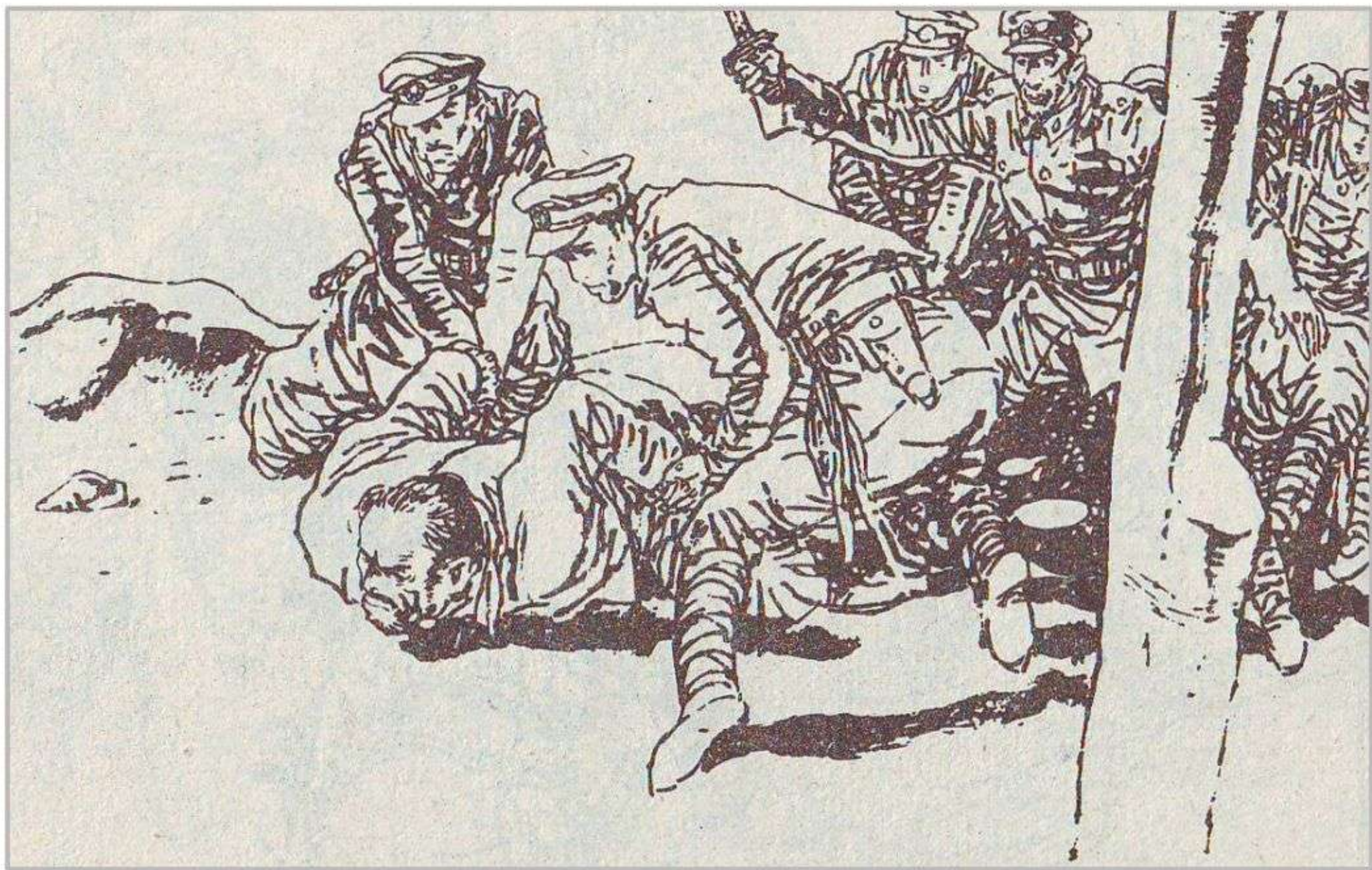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他这份心思，除了自己的女儿沈芳枝外，对谁都没泄露。一贯自诩秉承祖风的青救军六六二团团长戚达中，真以为沈颂治是考察操练，神气地指挥着他的部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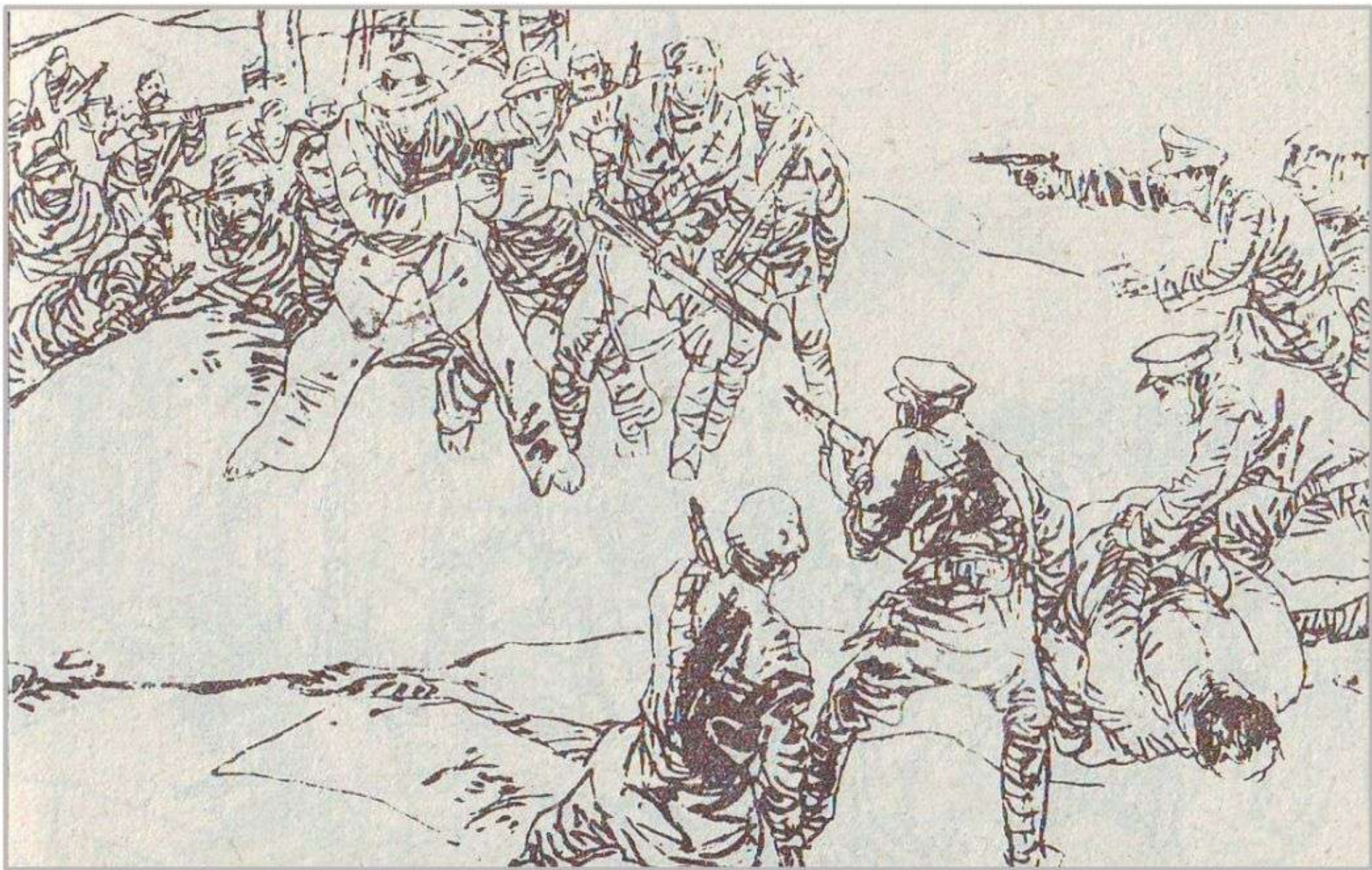
杂牌军多是乌合之众，特别是大土匪陈银木手下的那些人，除了绑票、睡女人，根本不懂操练。陈银木想让这些摇头晃脑的土匪转回来，又不知该喊什么口令，一着急，竟喊出吆喝牛停步的声音：“哞——哞——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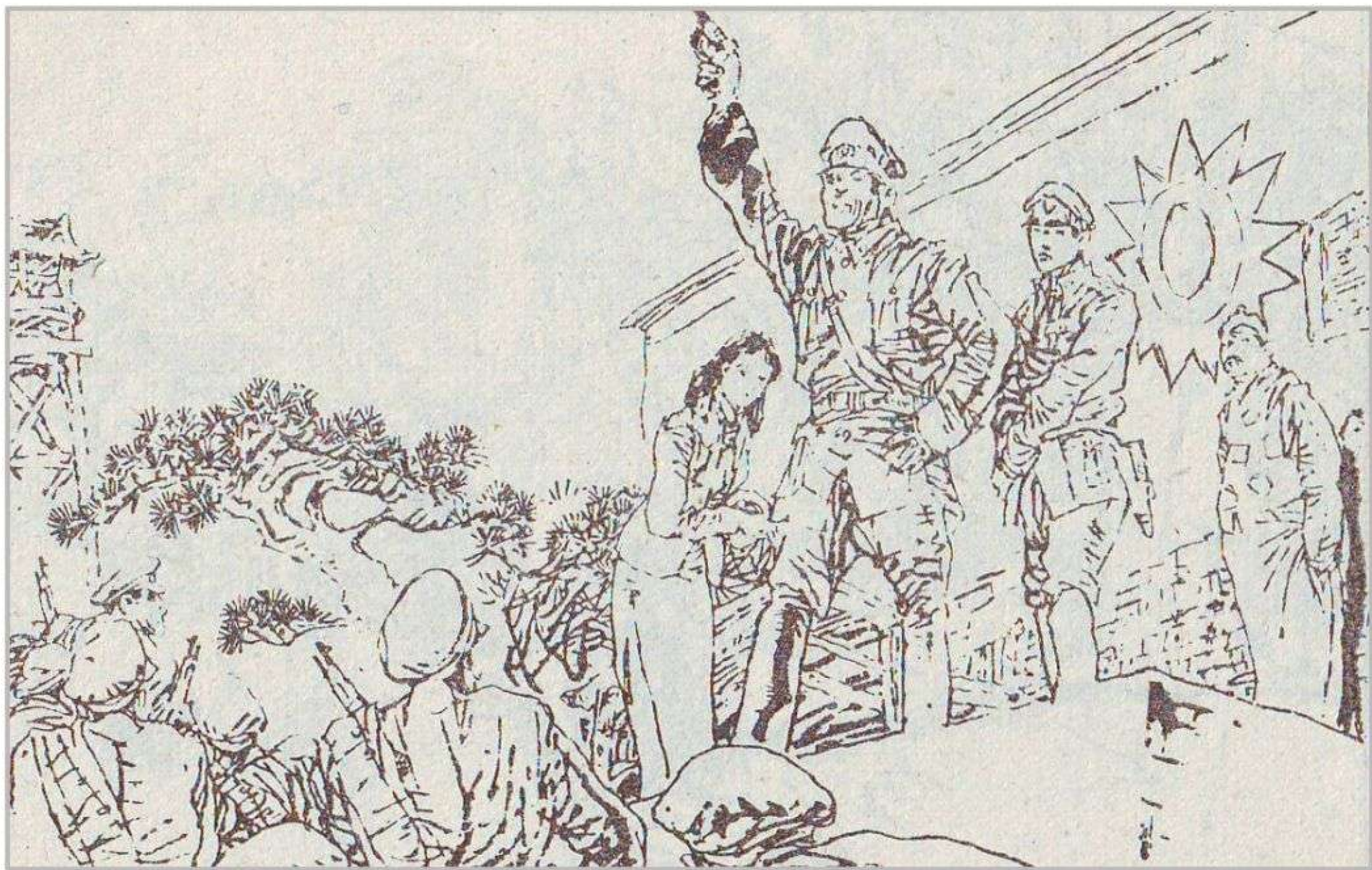
这“口令”引起校场上一片哄笑。陈银木恼羞成怒，掏出手枪，一枪打倒了捧腹大笑的六六二团三营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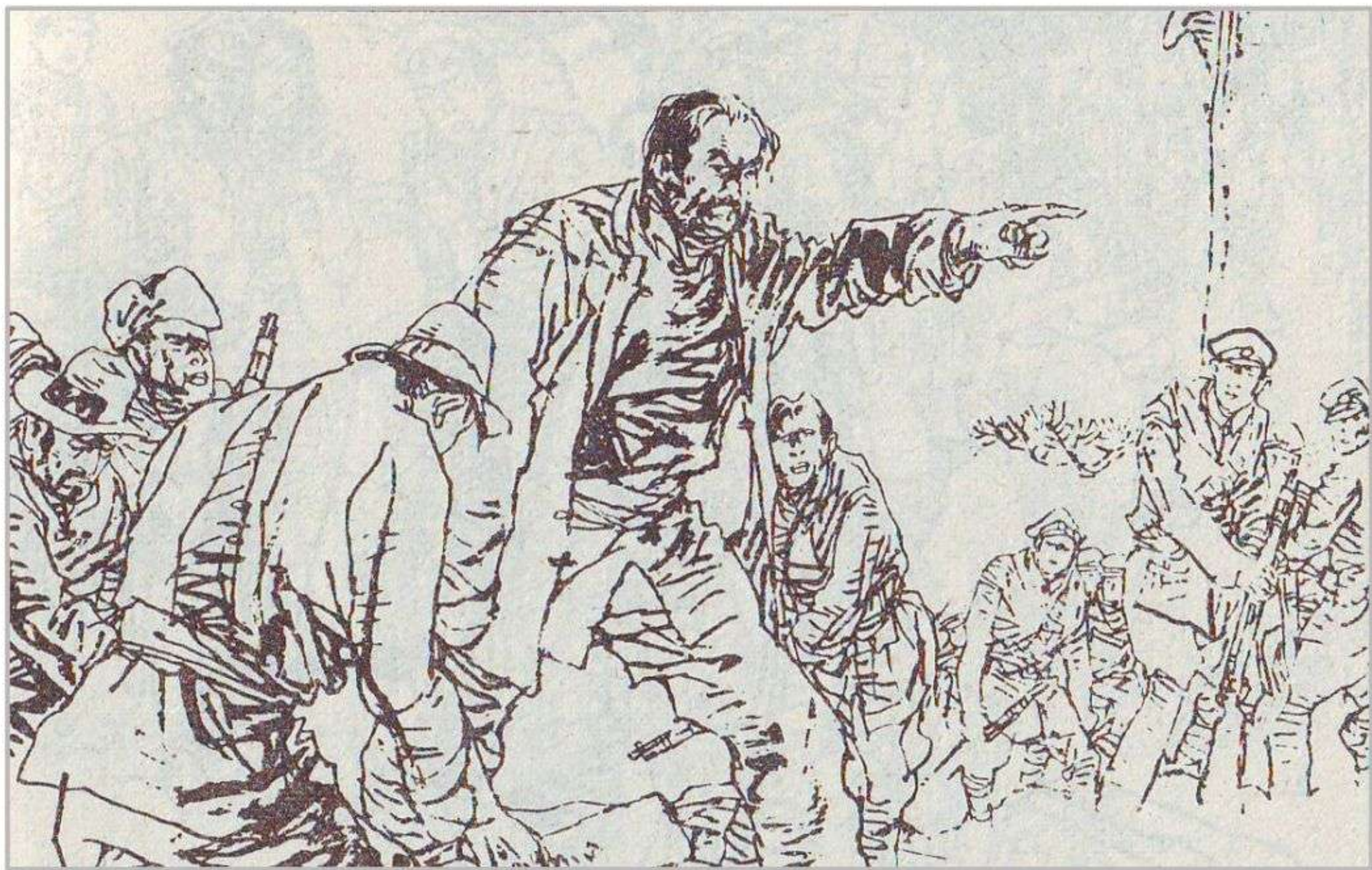
戚达中见自己的人吃了亏，抽出指挥刀叫道：“三营上！”三营的几个连长冲了过去，把陈银木掀翻在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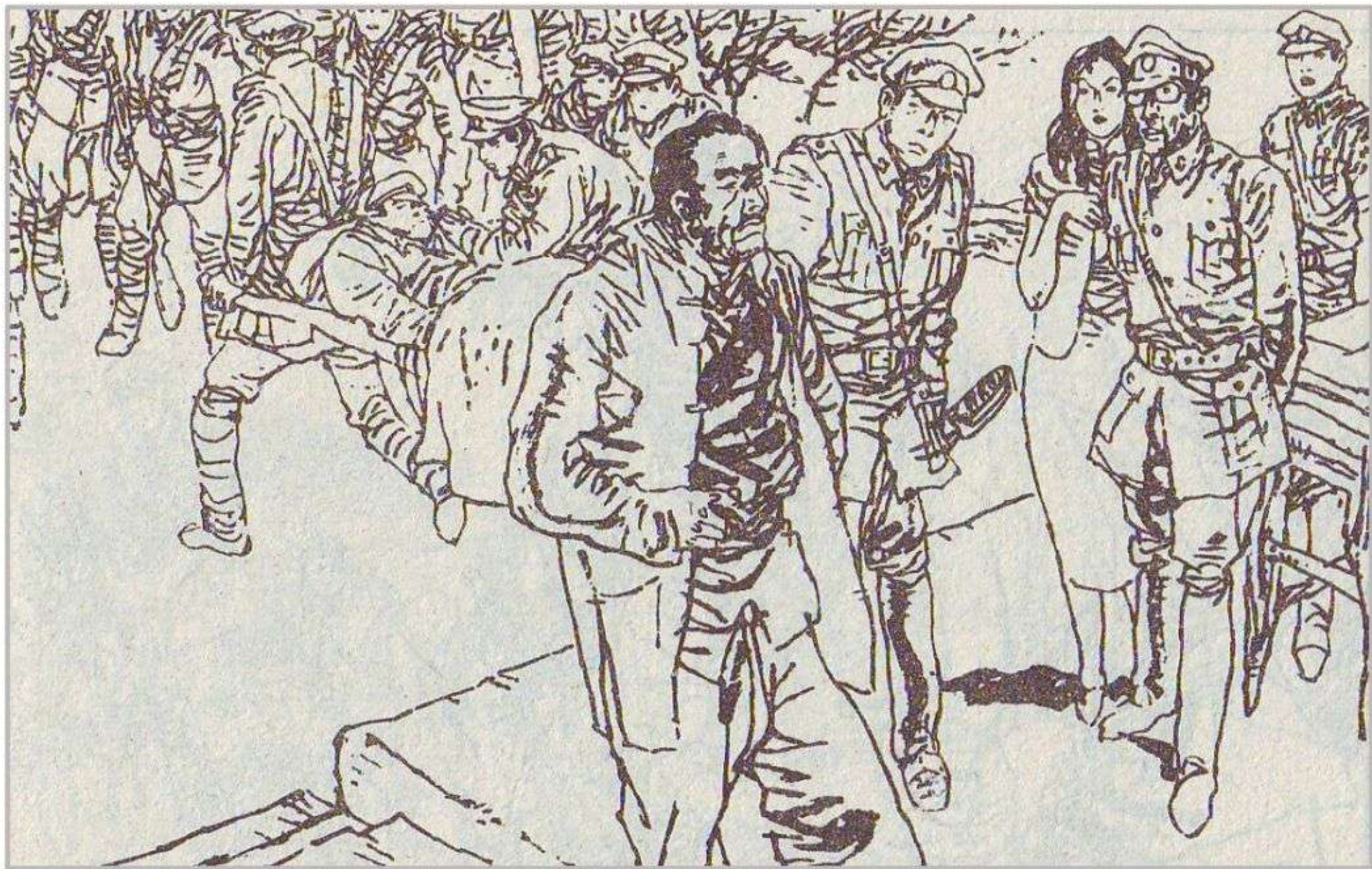
土匪们见主子处境险恶，急红了眼，掏出手枪；六六二团不甘示弱，端起枪来；杂牌军对正规军早就心怀不满，全部倒向陈银木，拉动枪栓，对准六六二团。双方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。



沈颂治大惊，朝天开了一枪，吼道：“把枪放下！蒋委员长三令五申要精诚团结，你们却要火并，都不想活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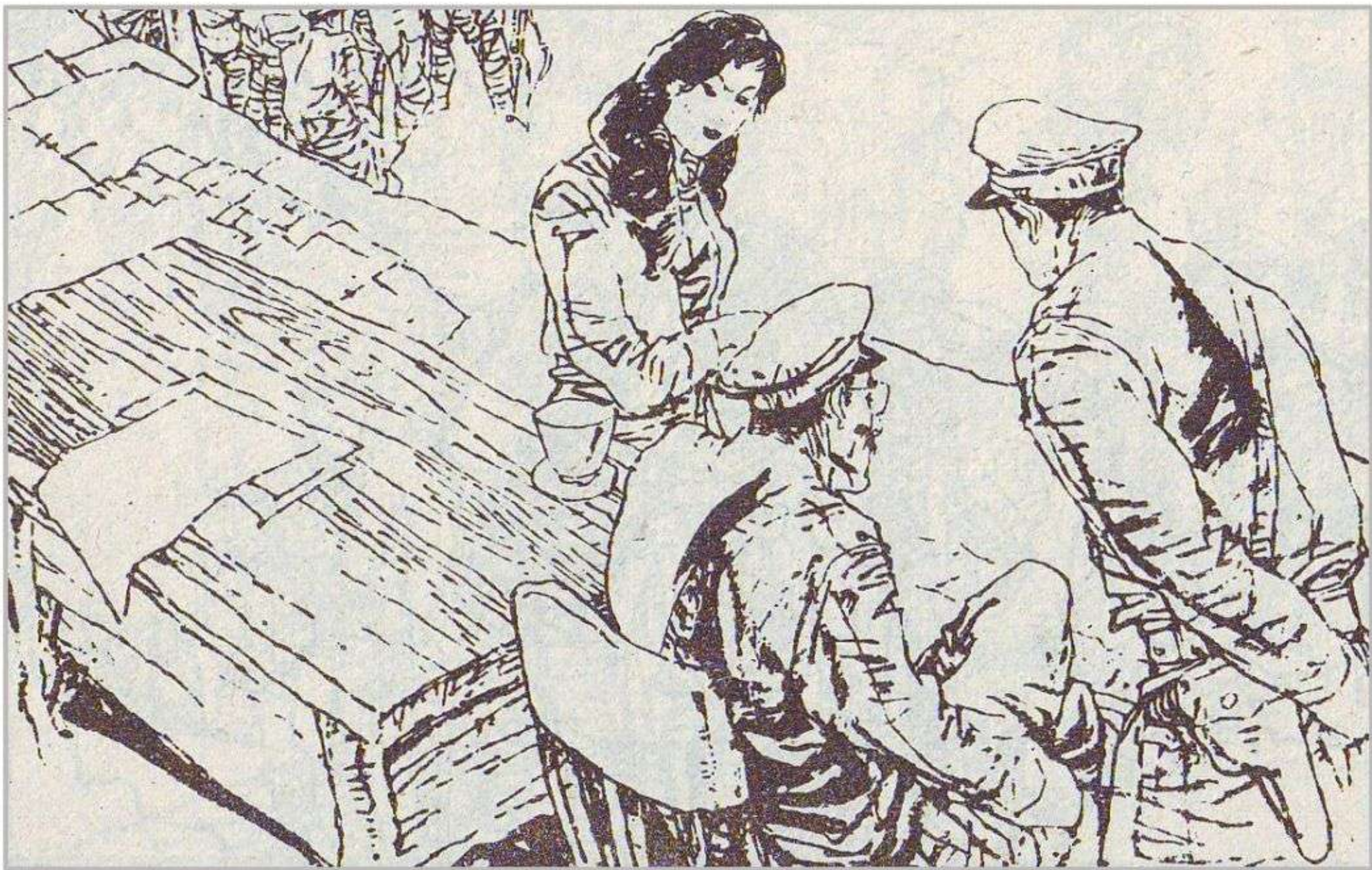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这一嗓子还真管用，因为无论是正规军还是杂牌军，都知道委员长这会儿心气正不顺，弄不好脑袋就得搬家，于是都放下了枪。只是陈银木不服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大骂戚达中是“婊子养的土北佬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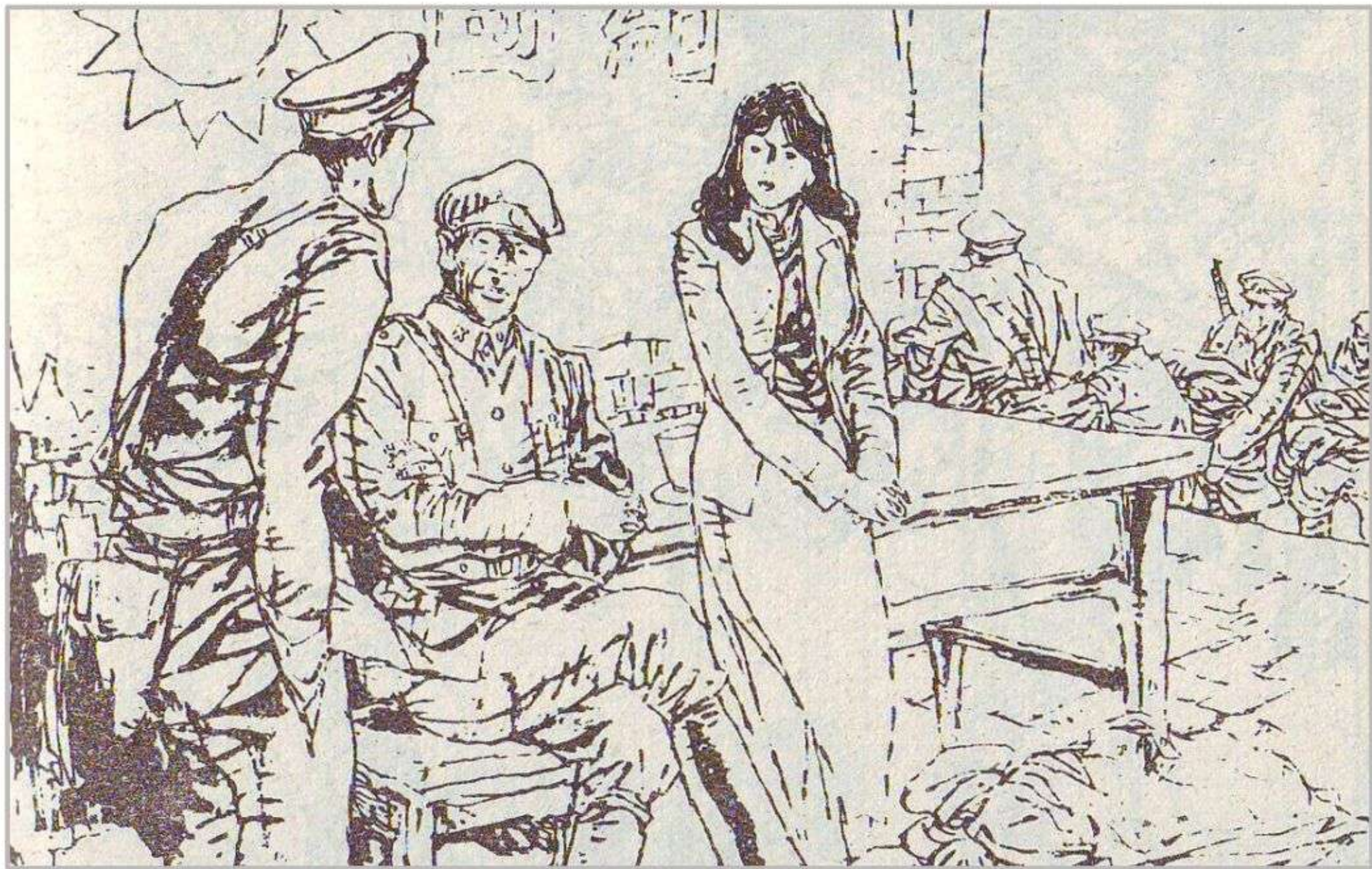
戚达中不依不饶，跑上将军台，要求沈颂治严惩肇事者。沈颂治没搭理戚达中，却叫人把负伤的营长送往医院，又把手枪还给了陈银木，随即下令：六六二团在大校场设防，杂牌军把全部壮丁押到教场上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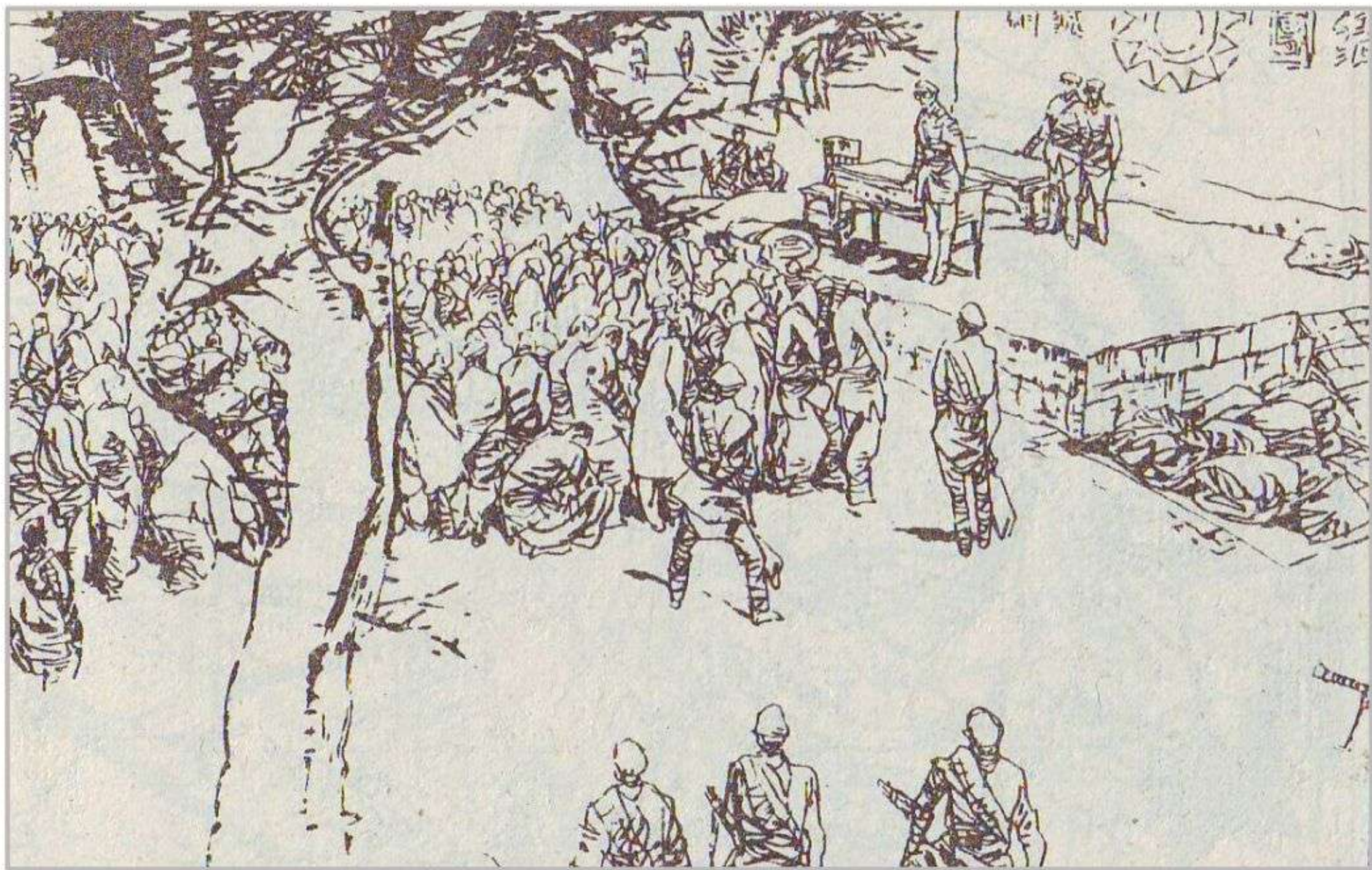
全场官兵莫名其妙，都在暗中嘀咕：“处理内哄，难道要让壮丁来当‘老娘舅’？”但军令如山倒，正规军、杂牌军等各自行动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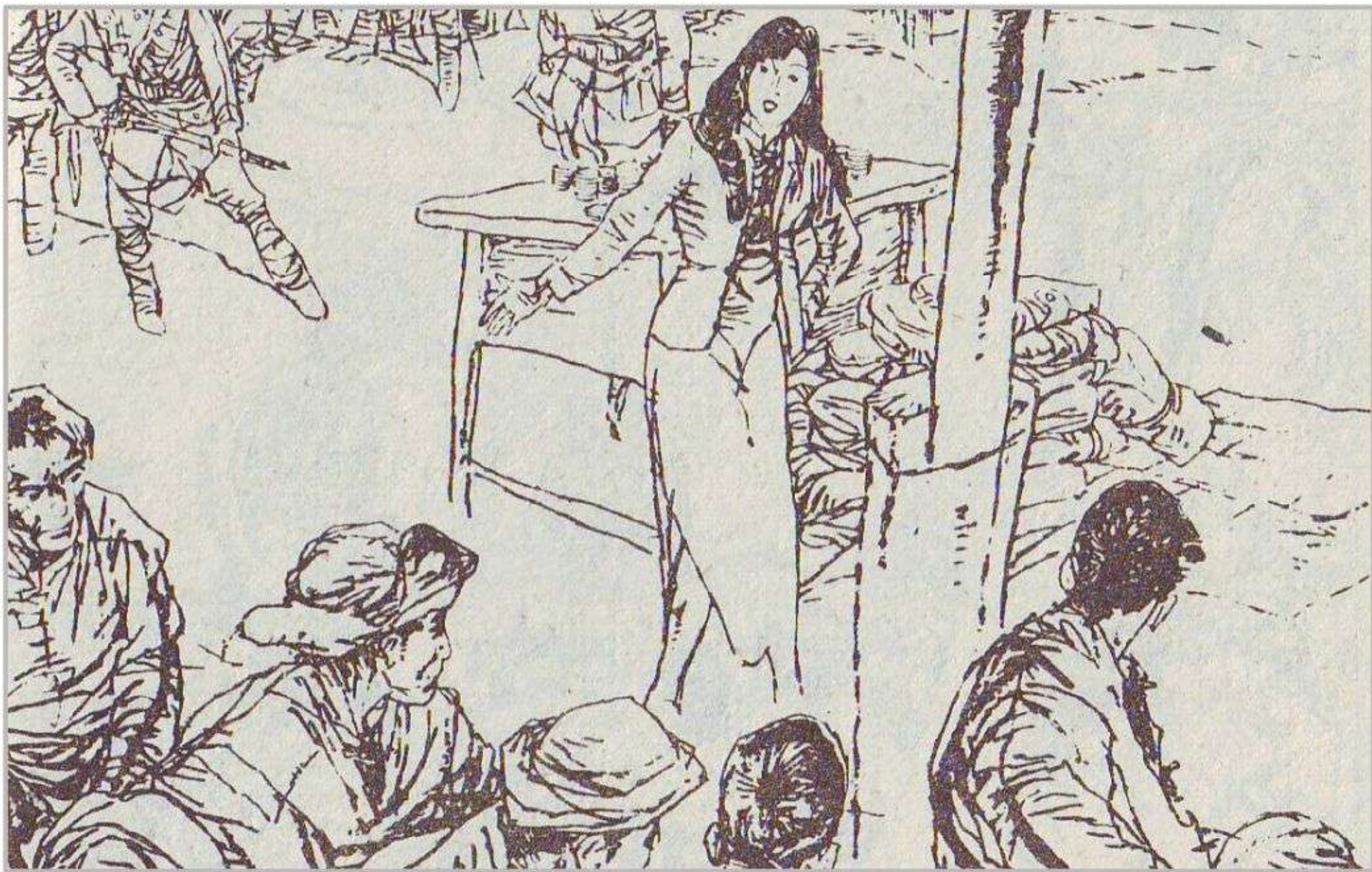
小亮目睹了这场“戏”，对完成县委要他利用矛盾，策反六六二团的任务更有了信心。但他对沈颂治调壮丁到校场也迷惑不解，于是试探地问：“总座，要把壮丁押往县城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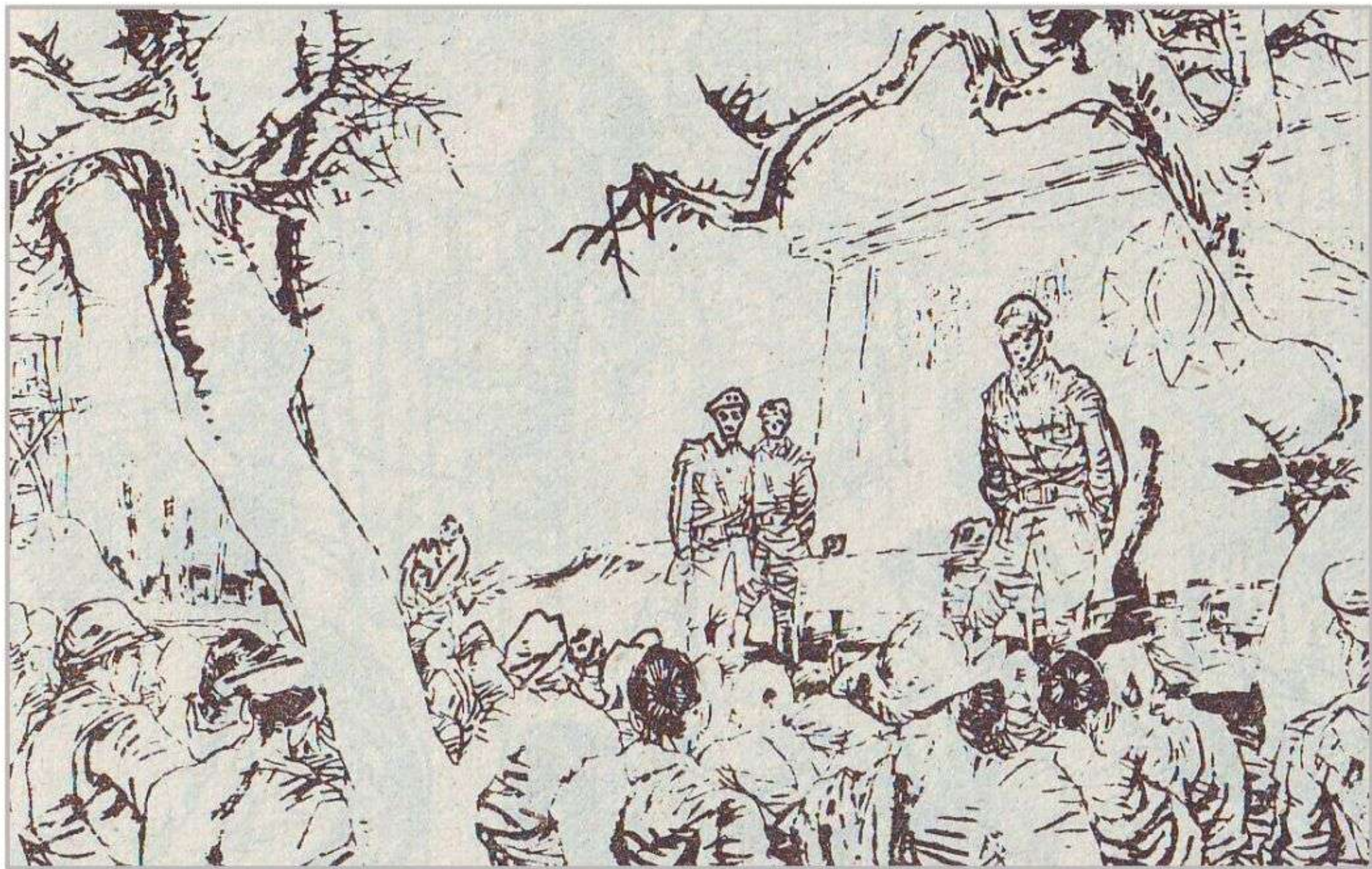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和女儿交换个眼色，冲小亮一笑说：“解贤契，我今天是要给你选兵！”小亮朝那边十八般兵器上摆放的十八个柚子看看，想不出沈颂治打算怎样挑选警备队员。



过了好一会儿，壮丁们被押进戒备森严的大校场。沈颂治开始训话，他声称国军就要光复长江以北地区，形势好转，在押壮丁一律释放；但为了维护地方治安，成立警备队，愿参加的报名，其余的一律办手续回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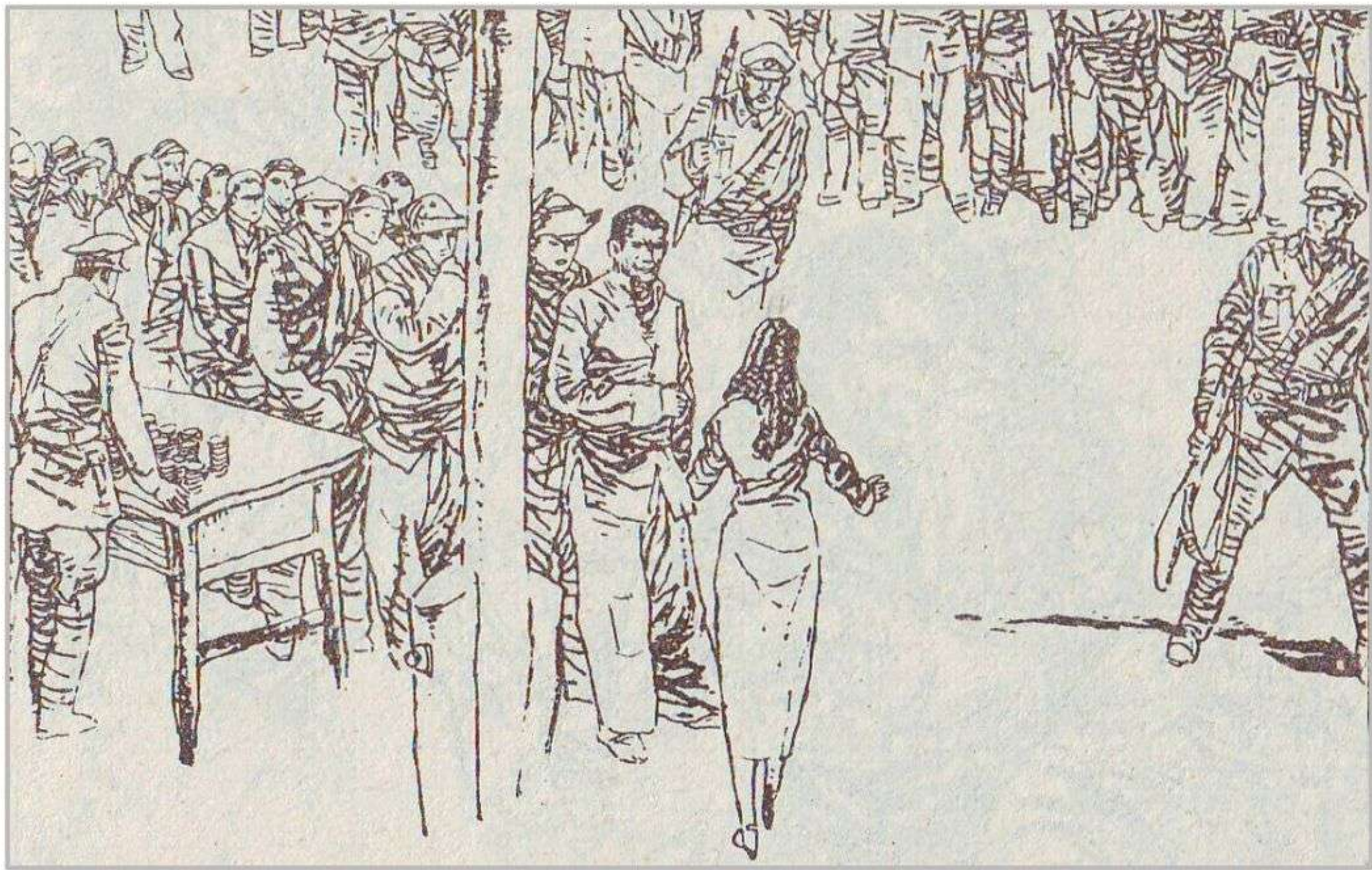
顿时，壮丁们一片哗然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以为听错了。沈芳枝尖声大叫：“别吵！报名的站到旗杆这儿来，马上发新棉衣和当月军饷十八块大洋！听清楚，十八块大洋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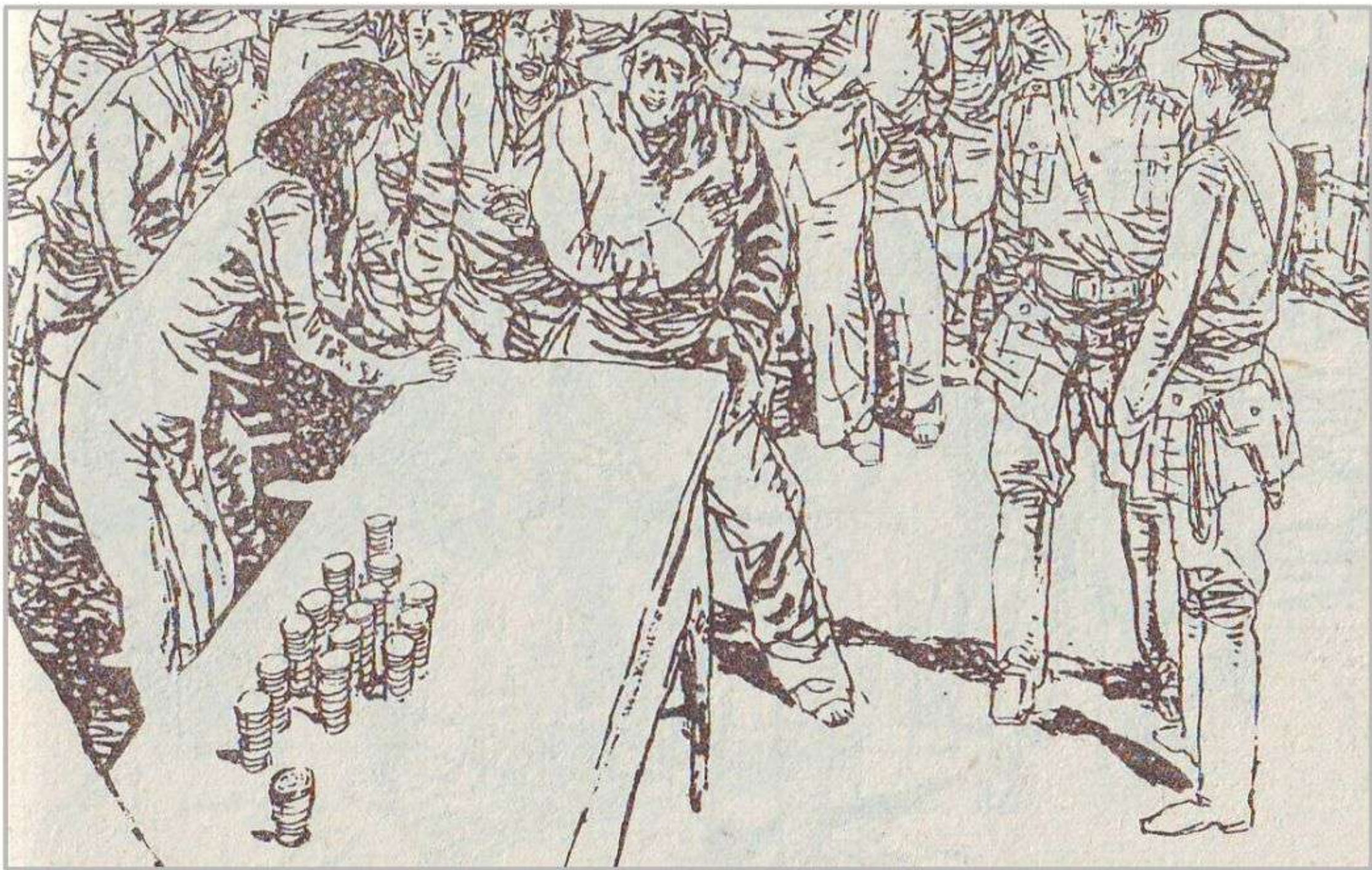
校场上又出奇地静下来。这些被强抓来的壮丁谁没有父母、妻儿？谁肯自己往泥潭里跳呢？小亮这才弄清沈颂治设下的骗局。他扫视着壮丁队伍，心里渴望着宓国龙能识破这个圈套，带‘兄弟会’的人站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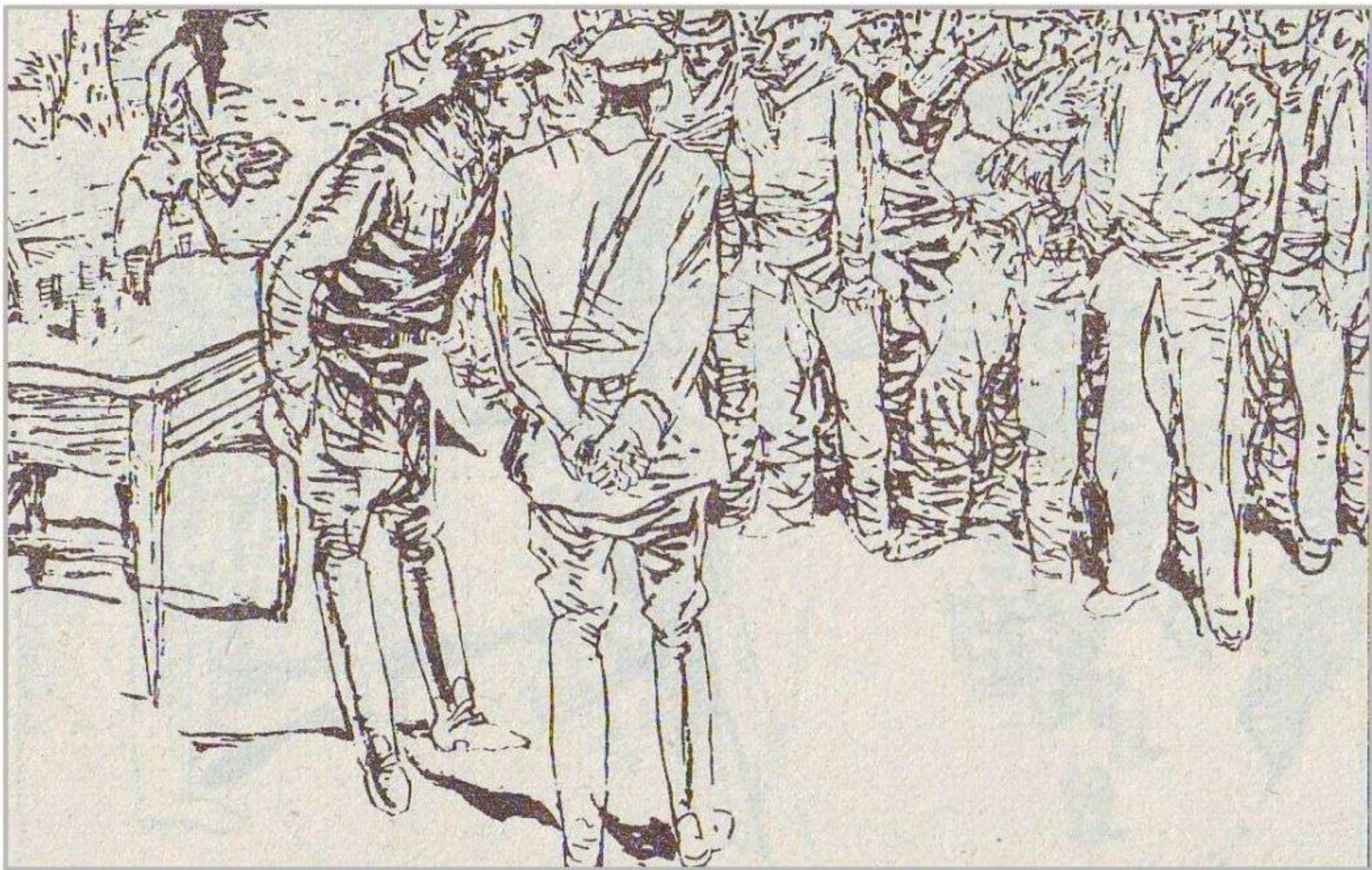
此刻，宓国龙心里充满着矛盾。他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回到部队，重新过他那“摘瓜队”的生活，更何况他实在不愿意和小亮共事，不愿意再见到雪妹。他犹豫、动摇，党的指示和个人愿望激烈争斗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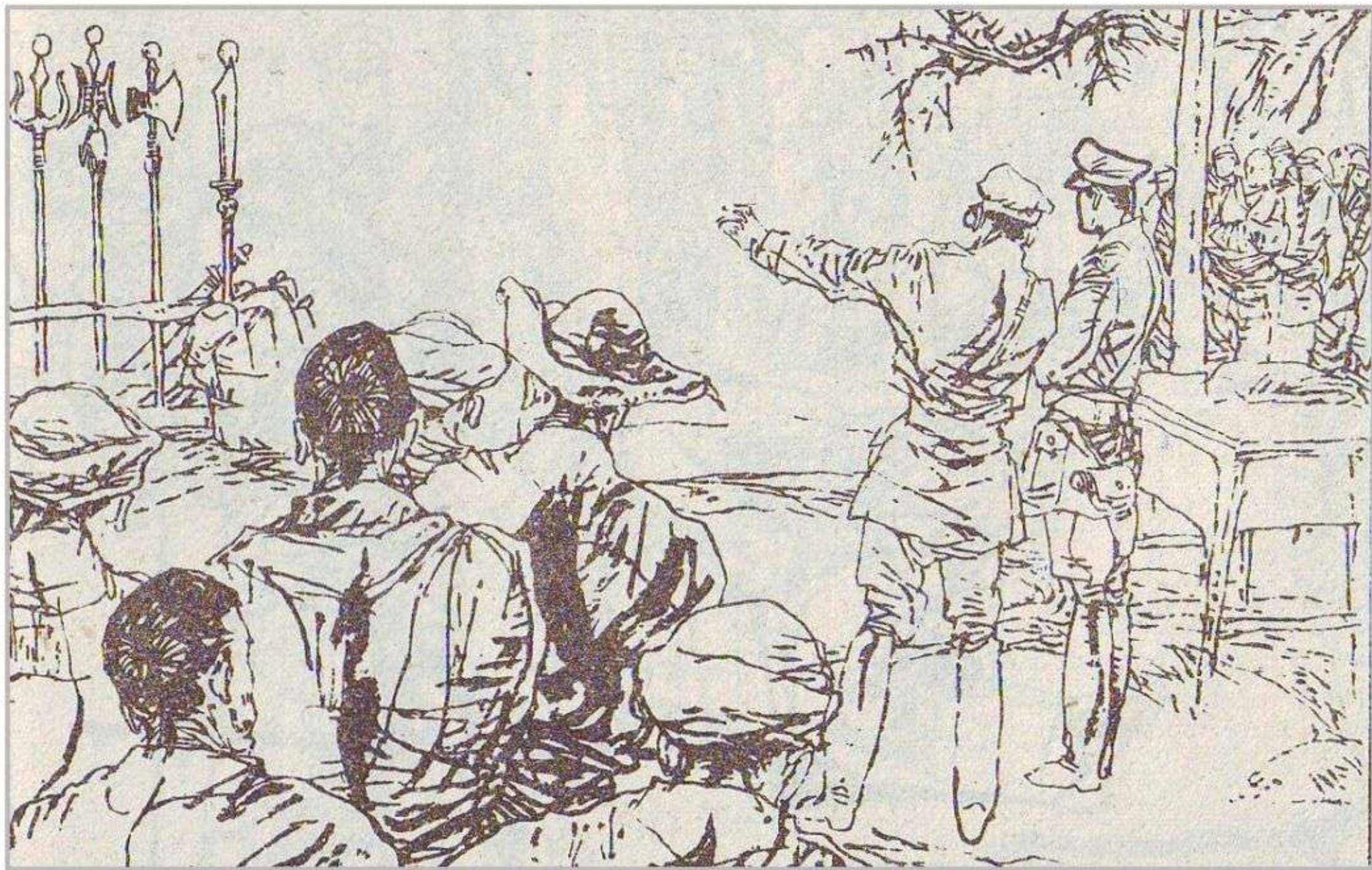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参加！”在寂静中，宓国龙终于首先喊出了声。接着，那二十名“兄弟会”成员也相继站到了旗杆下。



沈芳枝又扯着嗓子喊了一阵，几个兵痞子冲着那当当响的大洋走出了队列。沈颂治见实在无人再报名了，心想能把这些人都练就“飞刀解”的本领，他的警备队也就算响当当了。



余下的壮丁又被押回了大庙。沈颂治让小亮接收队员。小亮说：“有用的石头千斤不嫌重，无用的石头四两也嫌沉，谁知这些人都有些什么本事，我还要再挑一挑。”



沈颂治当然不会想到小亮是要把闲杂的人剔除，他夸奖小亮说：“对！你跟我想到了一块。我下令，谁能把那十八只柚子打下来，就让谁当警备队副。”



岑海根说不会打枪，他有扛五百斤的力气。沈颂治不信，海根竟用肩头顶扛旗杆，旗杆晃动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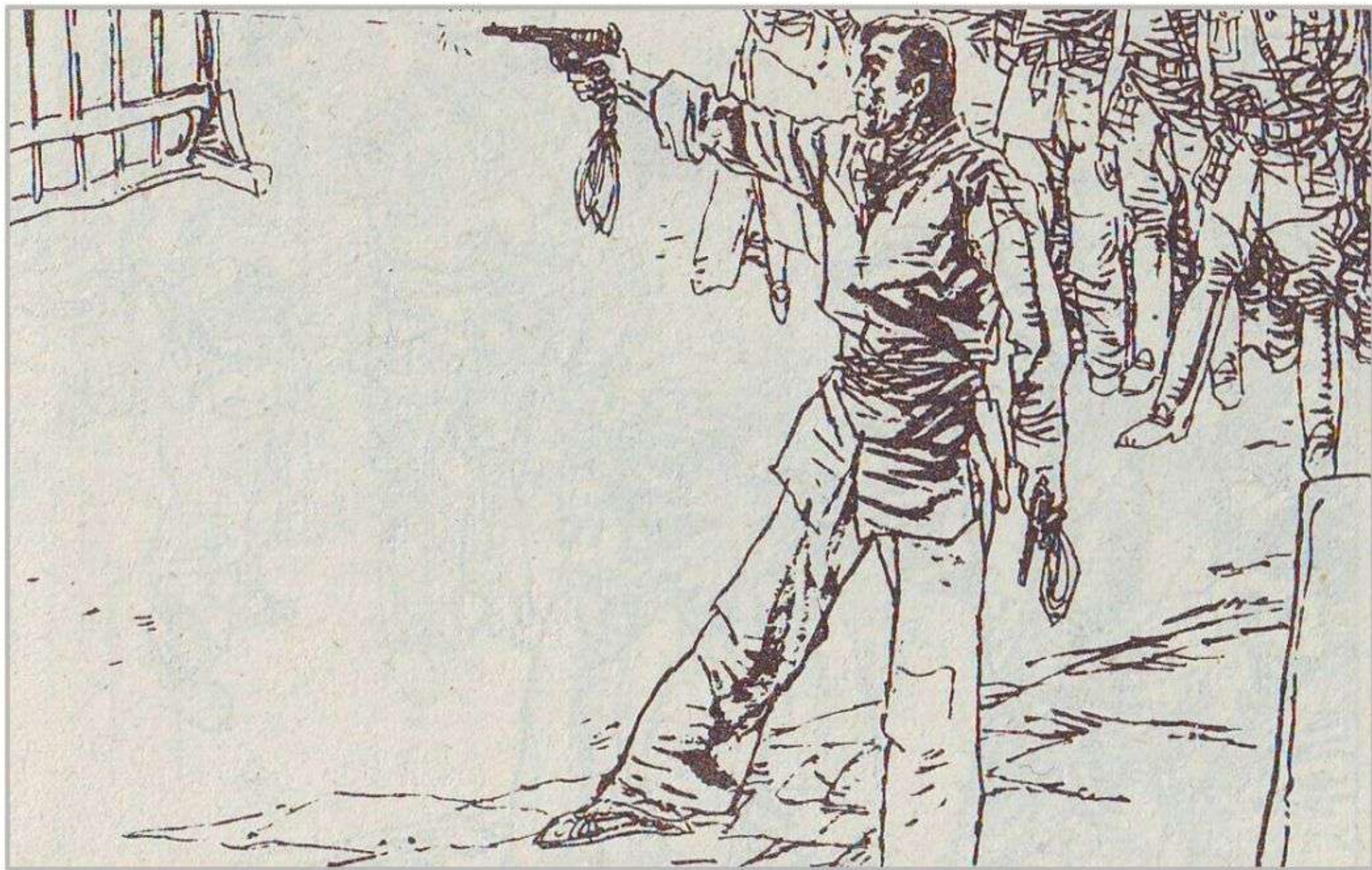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吓得后退两步，怒斥岑海根胡闹。岑海根被骂的上了牛脾气，死活不参加警备队了。小亮发现沈颂治目露凶光，惟恐海根吃亏，说：“晃动旗杆算什么能耐，他不参加算了，只是找不出个会打枪的。”



“我会！”宓国龙也怕海根遭害，上前一步说，“我从小打猎为生，弹不虚发。”陈银木对宓国龙的容貌很反感，在一旁说道：“这副丑相，给我拎尿壶也不要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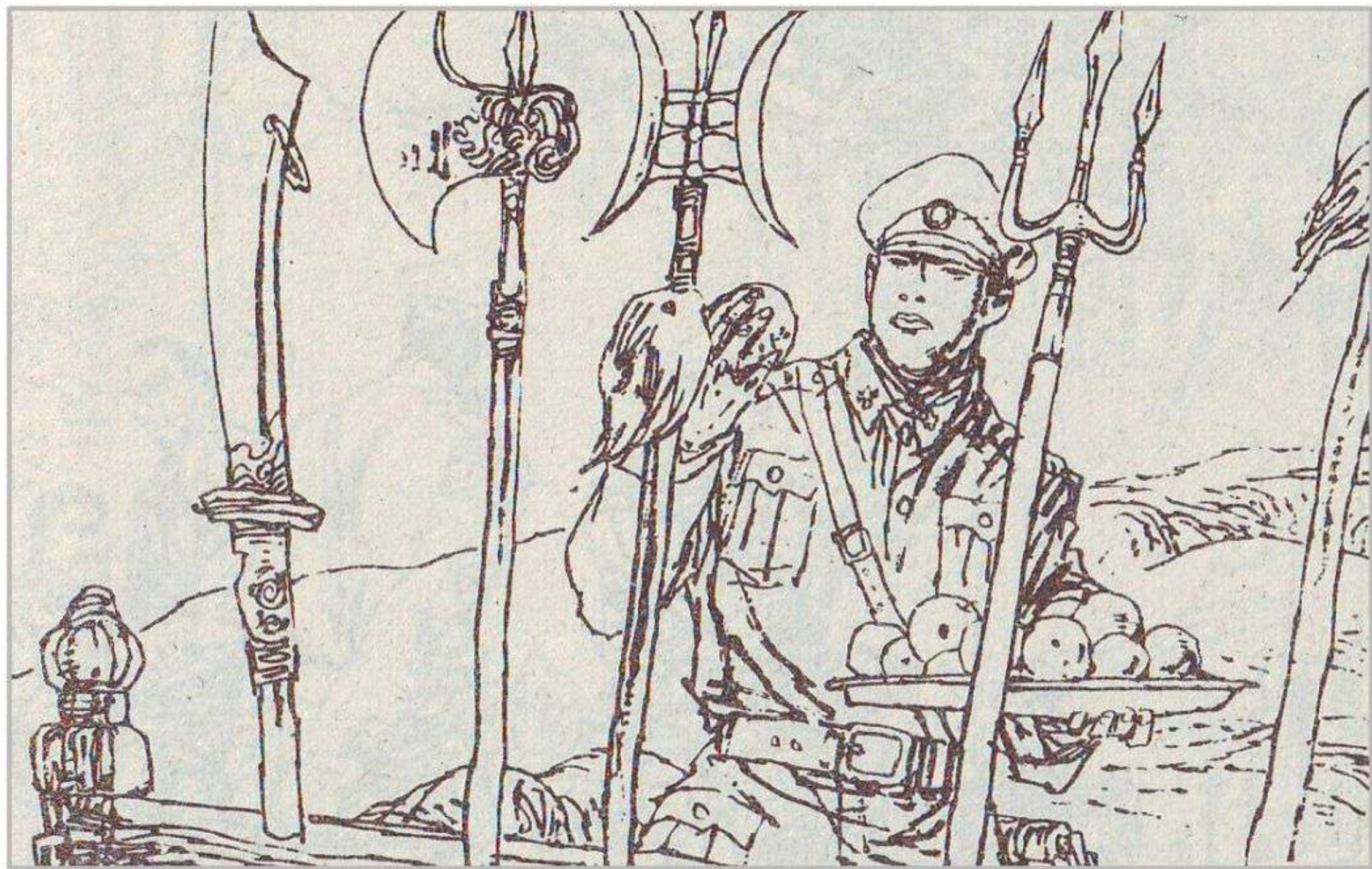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转身要走，说：“我是靠本事吃饭，你们识相不识人，我还不参加了呢！”沈颂治听宓国龙出口不凡，不由刮目相看，说：“好啊！亮亮吧！你若是打下那十八只柚子，我让你当警备队队副，反之，我就要你的命！”



宓国龙二话没说，接过手枪，左右开弓，各发九弹，只见兵器上的十八个柚子纹丝没动。躲在暗处的沈颂治叫道：“你敢唬弄我！来人！把他抓起来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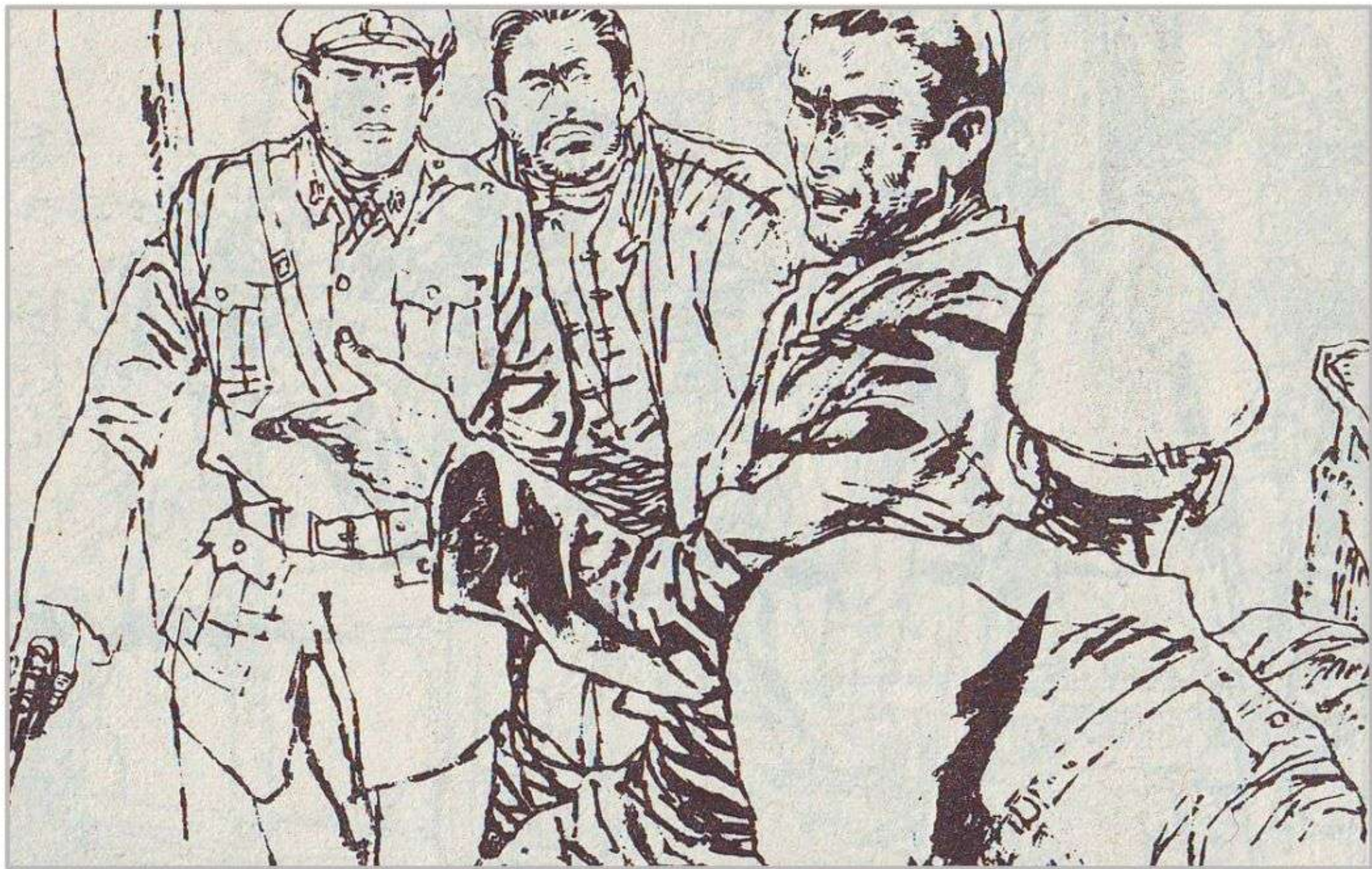
小亮早为宓国龙捏着一把汗，见事情弄成如此结局，心里怦怦直跳。他掏出手枪，谨防不测，又对沈颂治说：“总座，让我先去看看那些柚子，再来处置这个夸海口的蠢货！”



小亮一面跑，一面思索对策。当他把十八只柚子拿下来，不觉暗喜。原来柚子上各有一个弹孔，只是因为柚子肉已经腐烂，又是用桐油粘在兵器上，一所以才没有崩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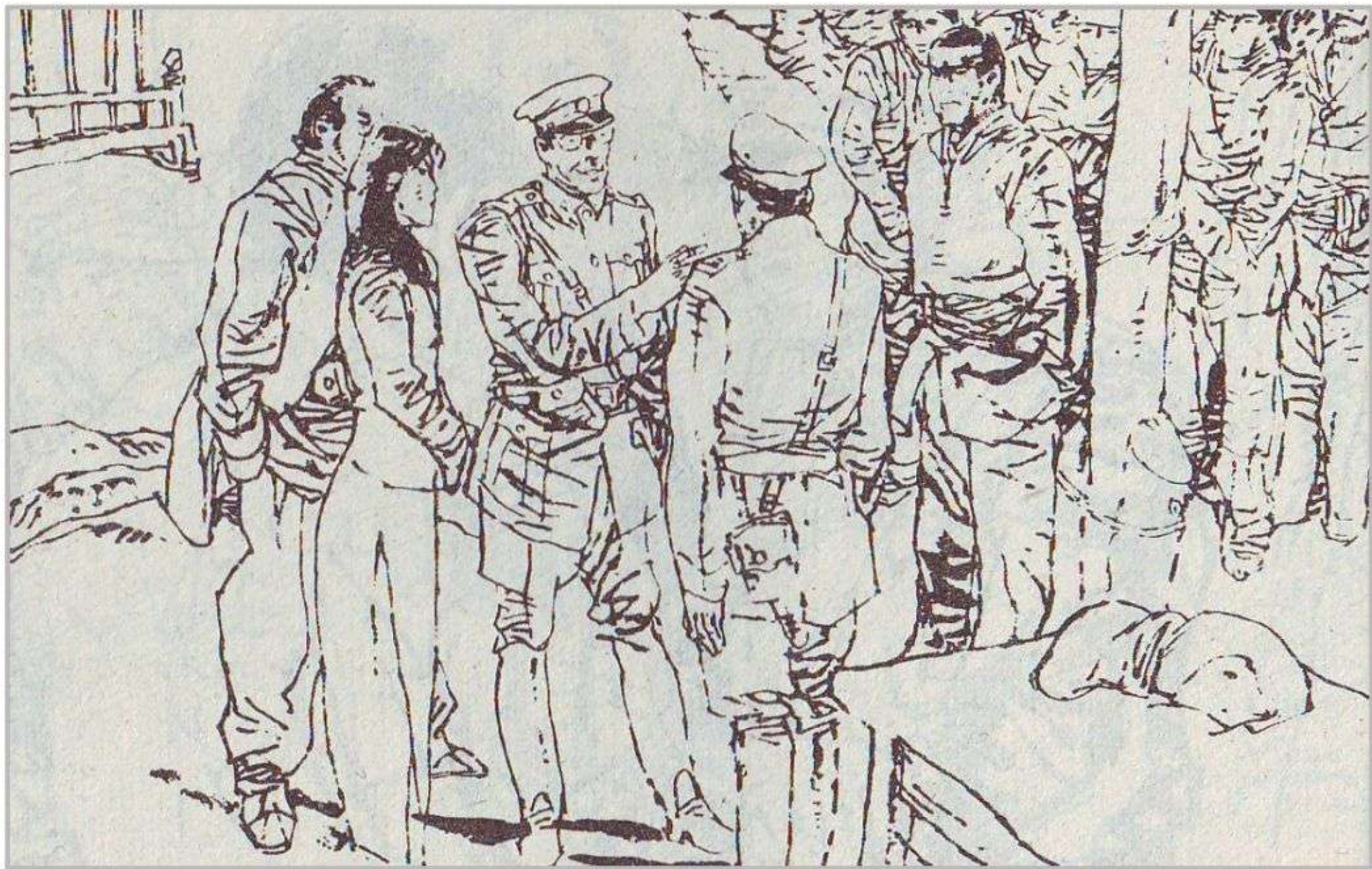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查验了柚子，突然用手枪顶住了宓国龙的胸膛，喝道：“你一个打猎的怎么会使手枪？你也许是‘三五’吧！”一句话吓坏了陈银木，也惊动了费小亮，二人几乎同时打开了手枪保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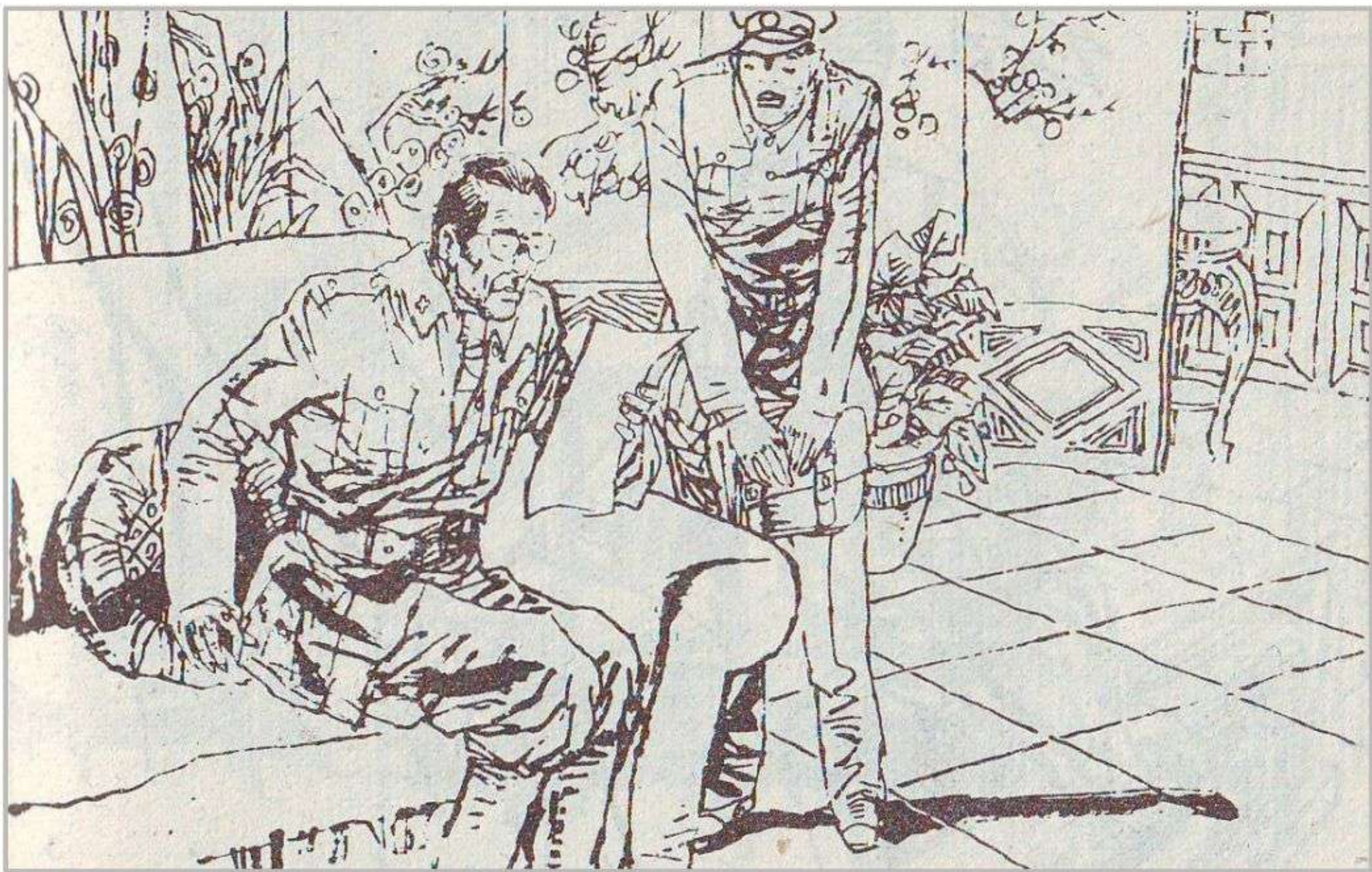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坦然笑道：“杜湖岭一带谁不知我神枪阿堂。你要不信，派人打听就是了。要说玩手枪，那还是我两年前在县壮丁训练队学的。使惯了猎枪，这缺口对准星的手枪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

宓国龙并非瞎编，只是真贾阿堂前不久死了。杜湖岭是三五支队的老区，保甲长都是自己人，不会露馅的。沈颂治听不出话中的破绽，又觉杜湖岭离此仅几十里，随时可调查清楚。于是转怒为笑。



小亮把那几个兵痞剔除后，警备队正式宣告成立。沈颂治对自己略施小计，重金招来勇夫而自鸣得意。他对小亮说：“抓紧训练，随时听从调遣。”



沈颂治回到三北剿共总指挥部，书记官呈上一份情报，上写：“据悉，近日共军有夜袭观城、营救壮丁的举动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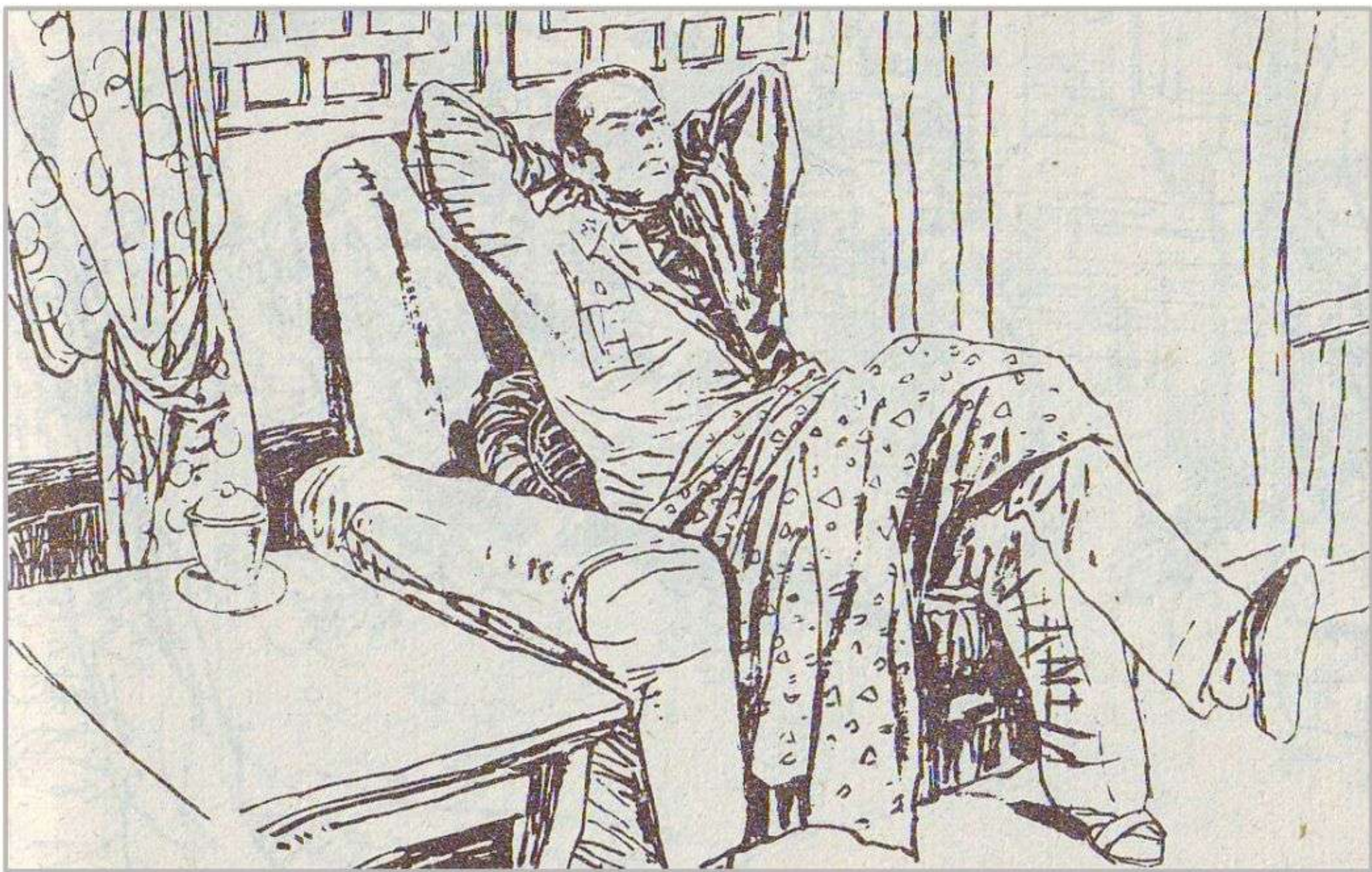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反复看了几遍，觉得问题严重。城内押着这么多壮丁总不是个事，得在共产党动手前把壮丁运往县城。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。



晚上，沈颂治召集“军粮筹备联席会议”。他当众宣布：“部队两天后到五洞闸沿海一带筹粮。各乡及商界必须在三十六个小时内，备好运粮工具及民夫，不得有误！”沈颂治再三强调，此乃军机要事，不得声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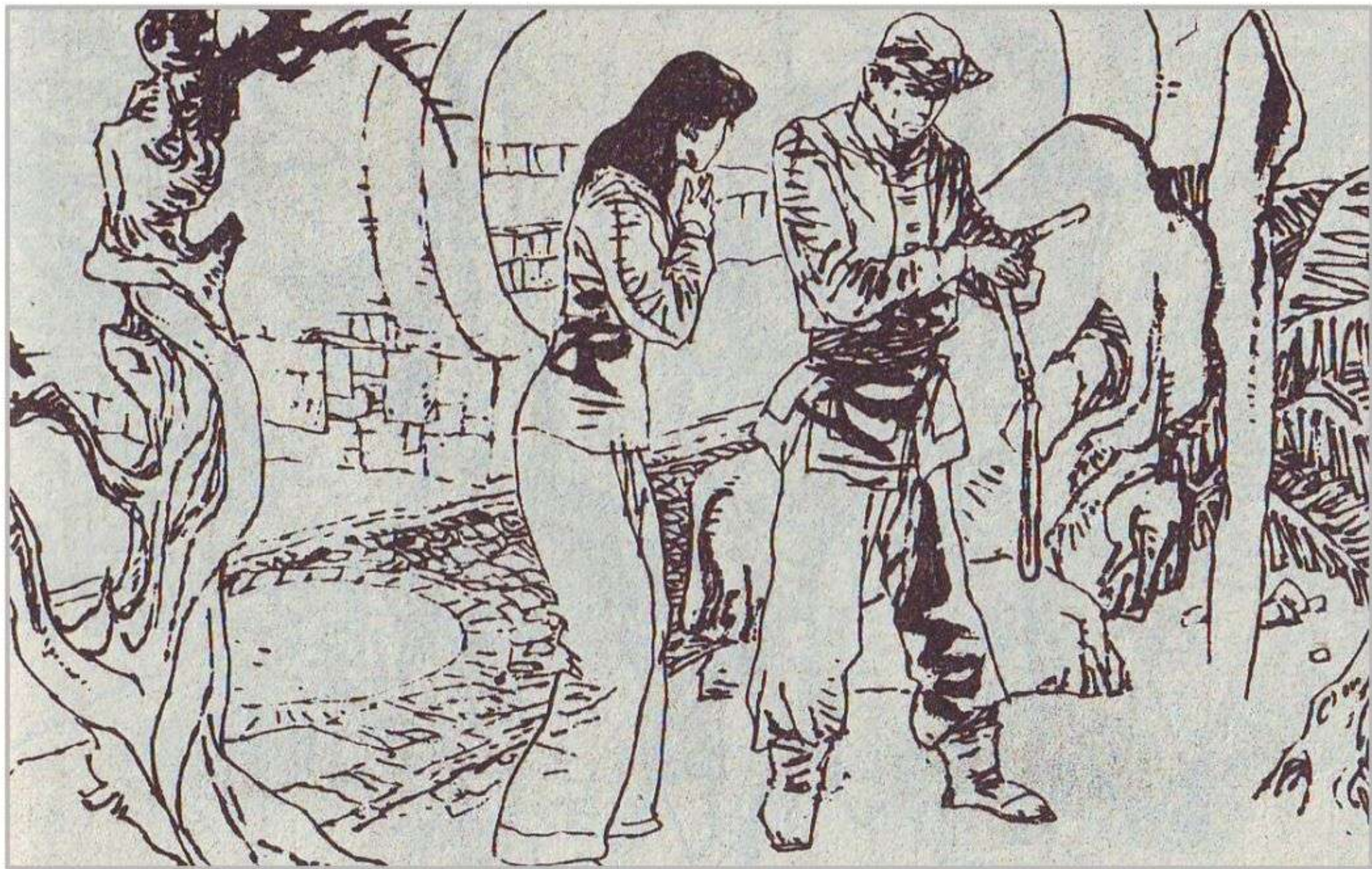
会场上的军政要员们面面相觑，不明白沈颂治为何一反常态，提前泄露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。小亮暗笑沈颂治愚蠢，偷偷地把敌人的行动记下来，准备会后把情报放到秘密联络点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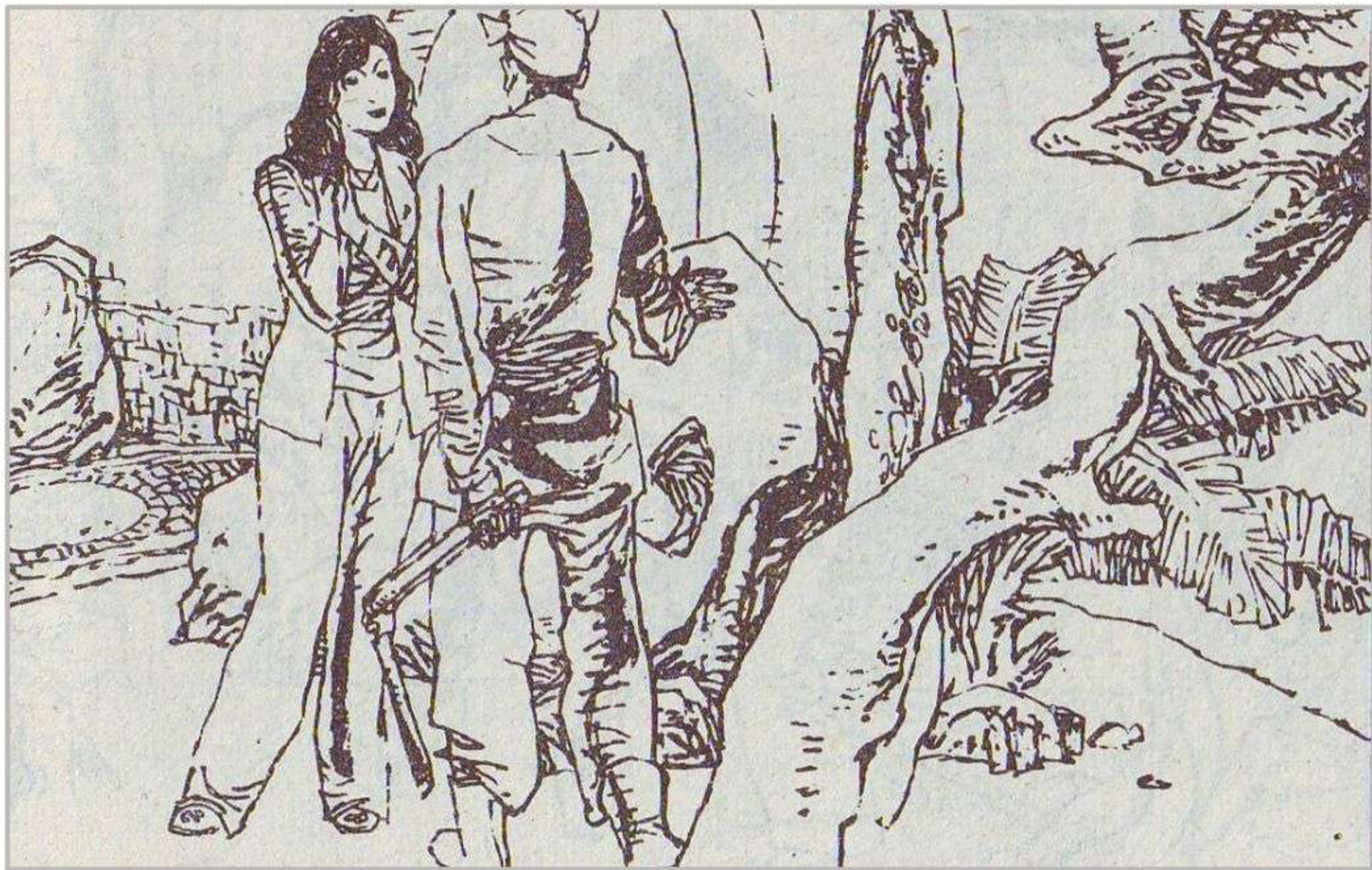
夜深了，小亮躺在沙发上睡不着。他确信情报在天亮前能转出观海卫，但反复回忆沈颂治在会上的言行，又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，这其中会不会有诈呢？



晨光微曦，小亮来到庭院练功，猛抬头见沈颂治卧室的灯依然亮着。果然，非同往常，小亮故意把三节棍耍得声声作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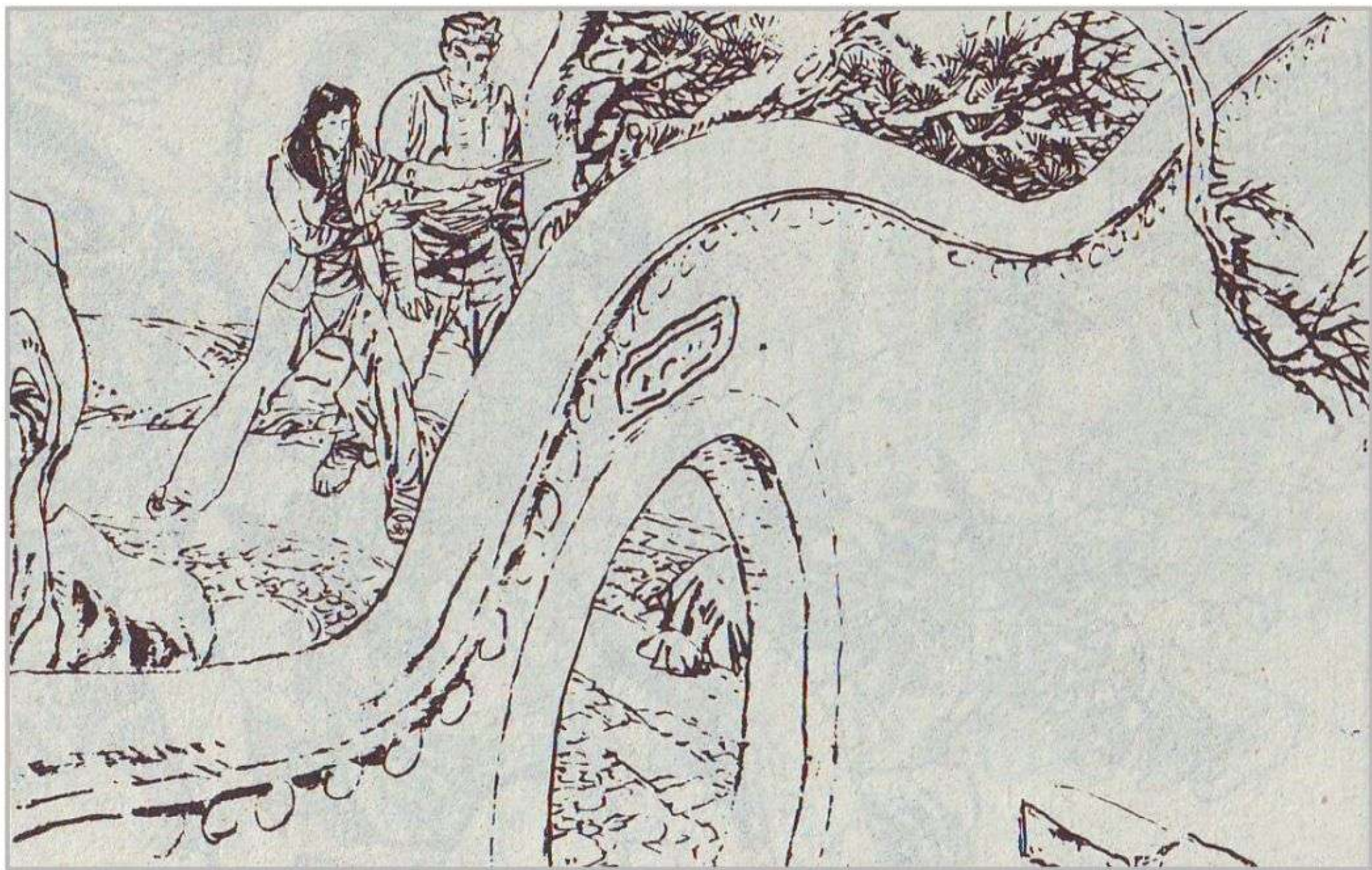
西厢房的门开了，沈芳枝扭动着走过来，要跟小亮学耍飞刀。小亮故作不快，说：“练飞刀？我倒想快点离开这儿，到江湖上献武艺，卖膏药，免得不明不白地吃枪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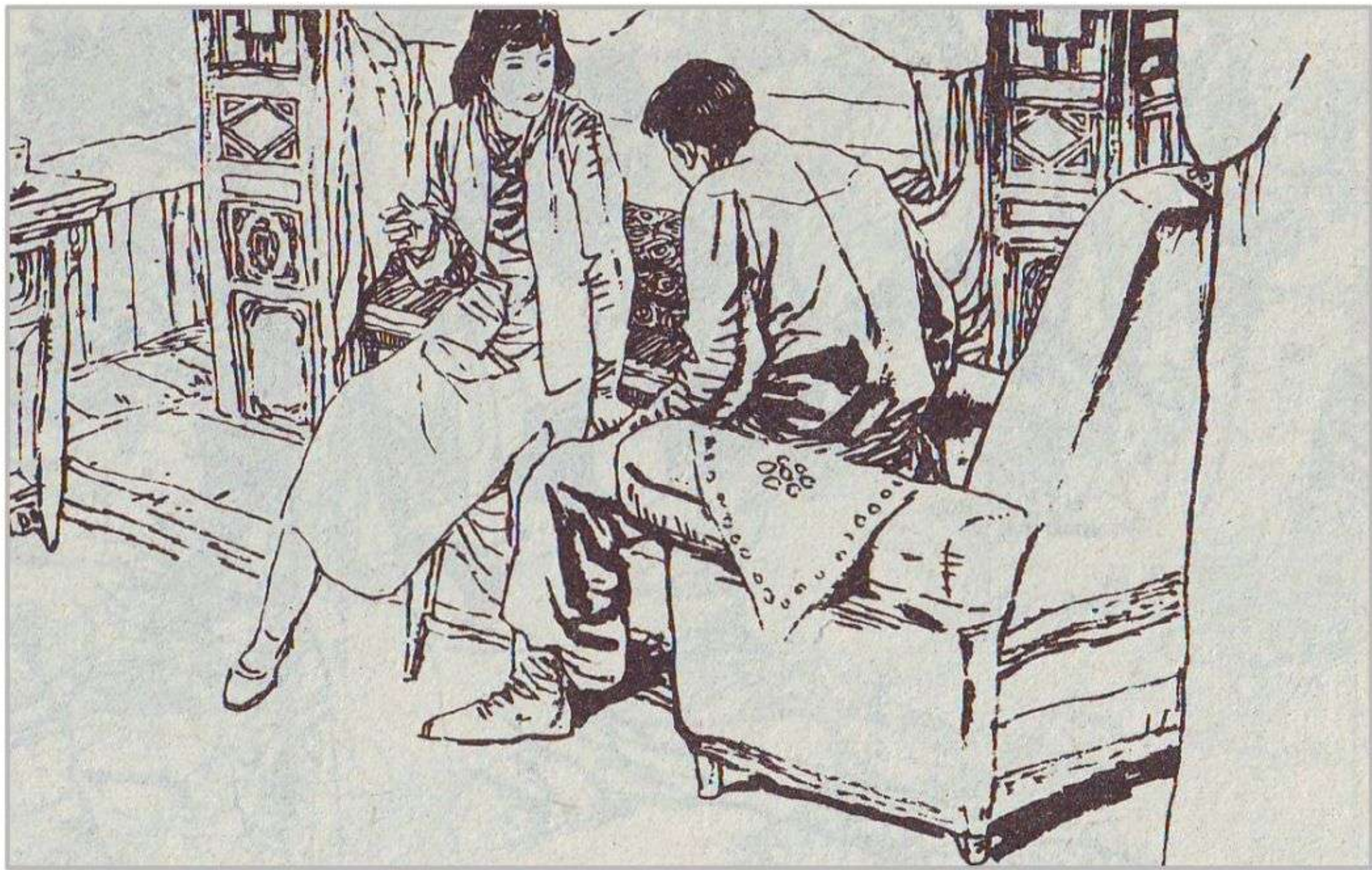
沈芳枝被这没头没脑的话说愣了，追问了半天，小亮才说：“你想，武装抢粮的准备只能在暗中进行，可总座早早地当众宣布，万一共军知道了，不是自己设下陷阱自己跳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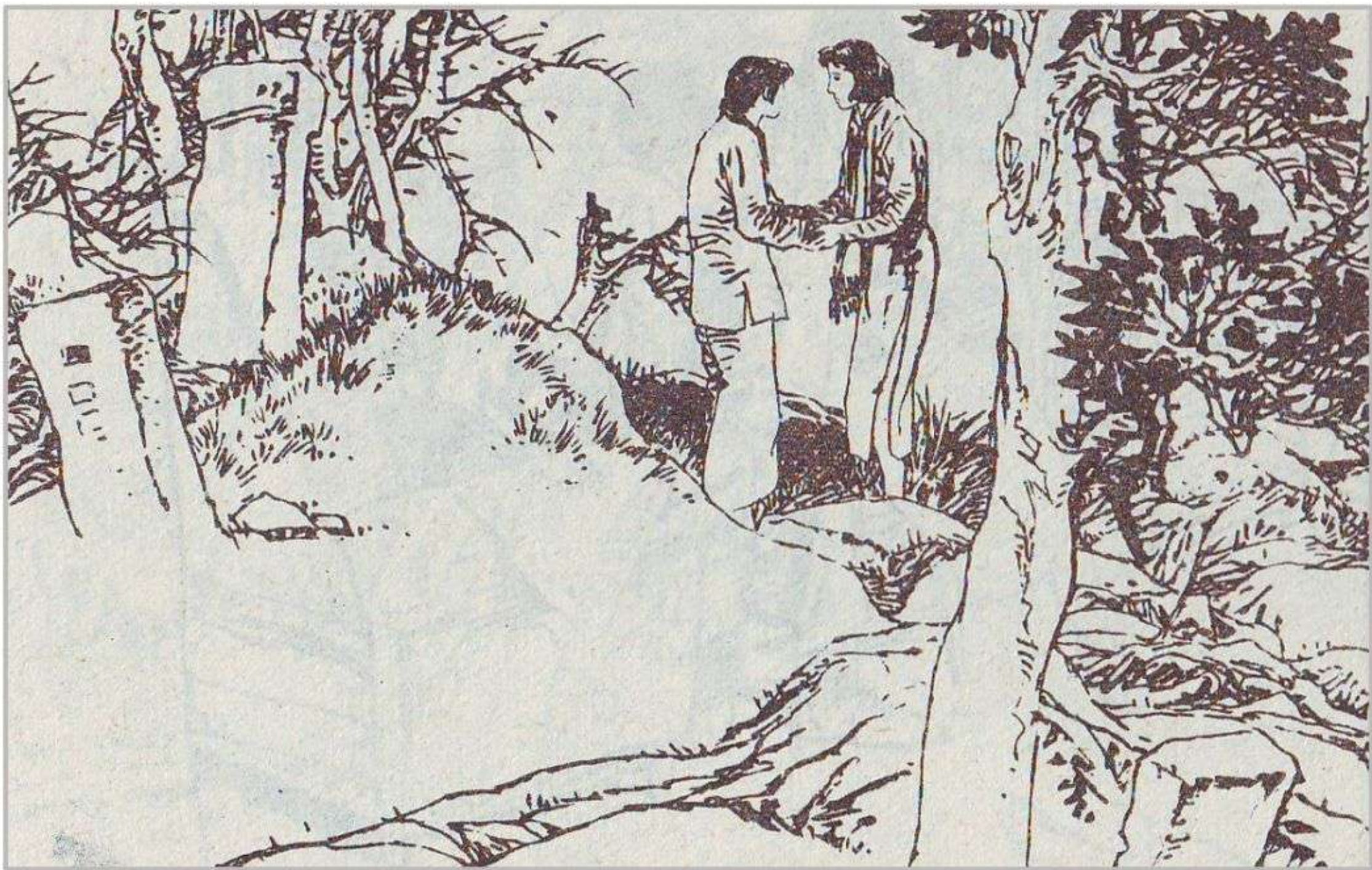
沈芳枝“咯咯咯”地笑了，盯视了小亮一会儿，才说：“你懂什么？这叫‘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’。告诉你，明天一早，明的到五洞闸抢粮，暗的是把二百名壮丁运过长溪岭，给‘三五’来个措手不及。”



立时，小亮心窝里象塞了冰块。送了假情报，这后果将是多么严重？他强打精神，教沈芳枝耍飞刀。好不容易才把她打发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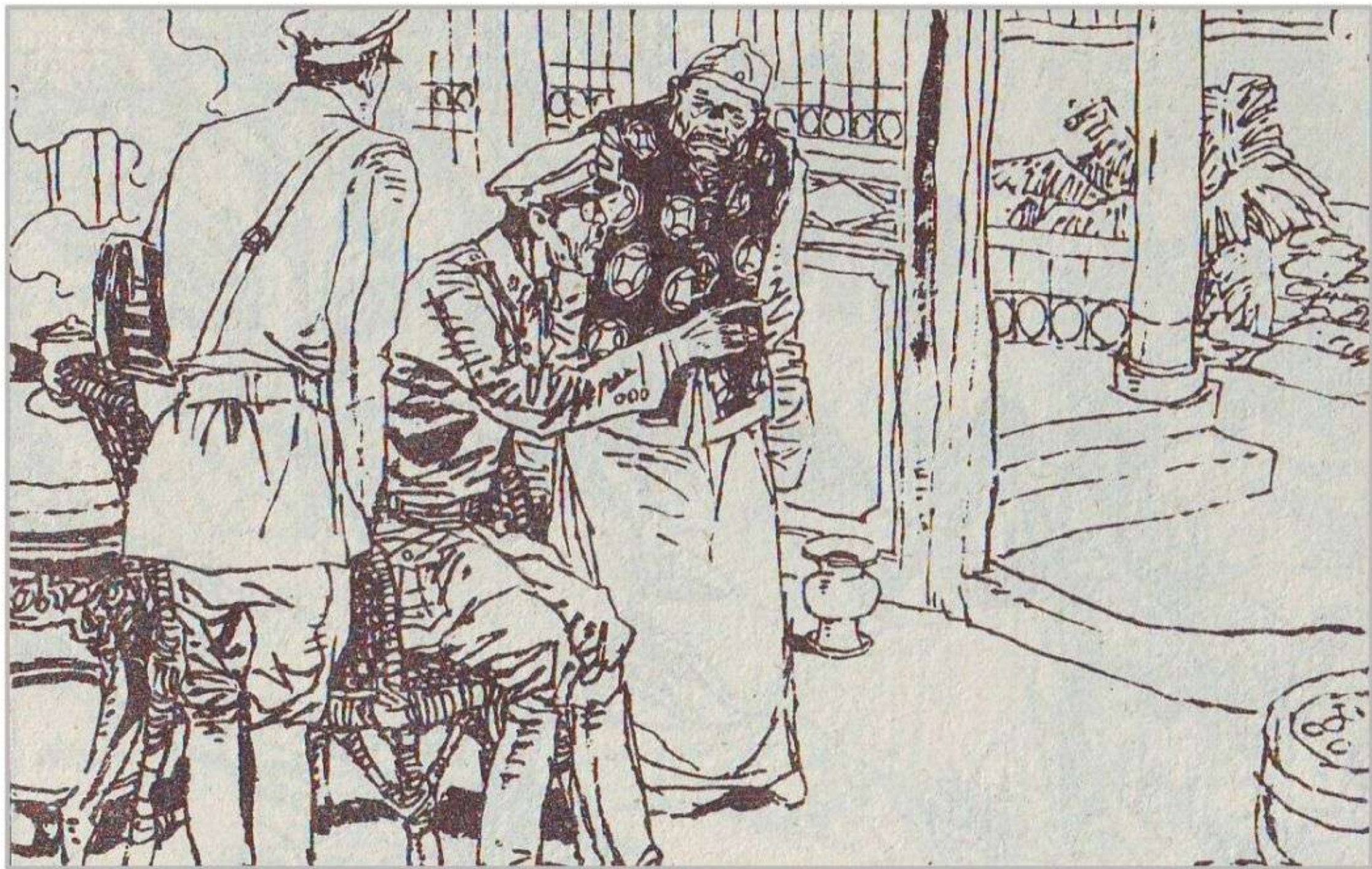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住室，小亮与雪妹商议对策。想来想去，只能打着去五洞闸看“姑父”柴仁坤的旗号，亲手把这个情报交给宓国龙的妹妹宓银花，由她转交支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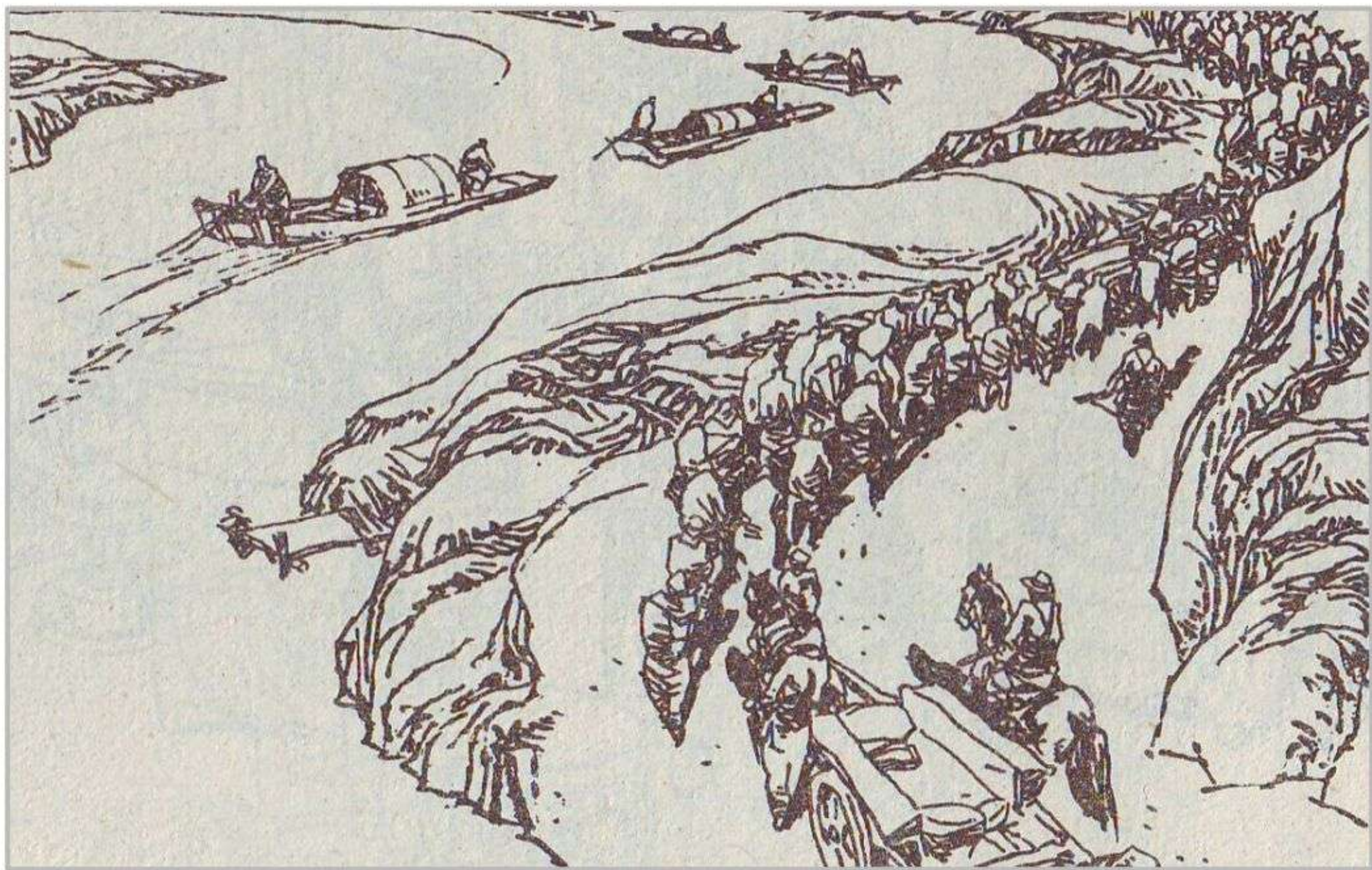
谁知，他俩临要走时，小亮被沈颂治派往杭州办急事去了。雪妹独自一人担当了这个任务。她来到五洞闸，在宓大妈的坟前碰上了宓银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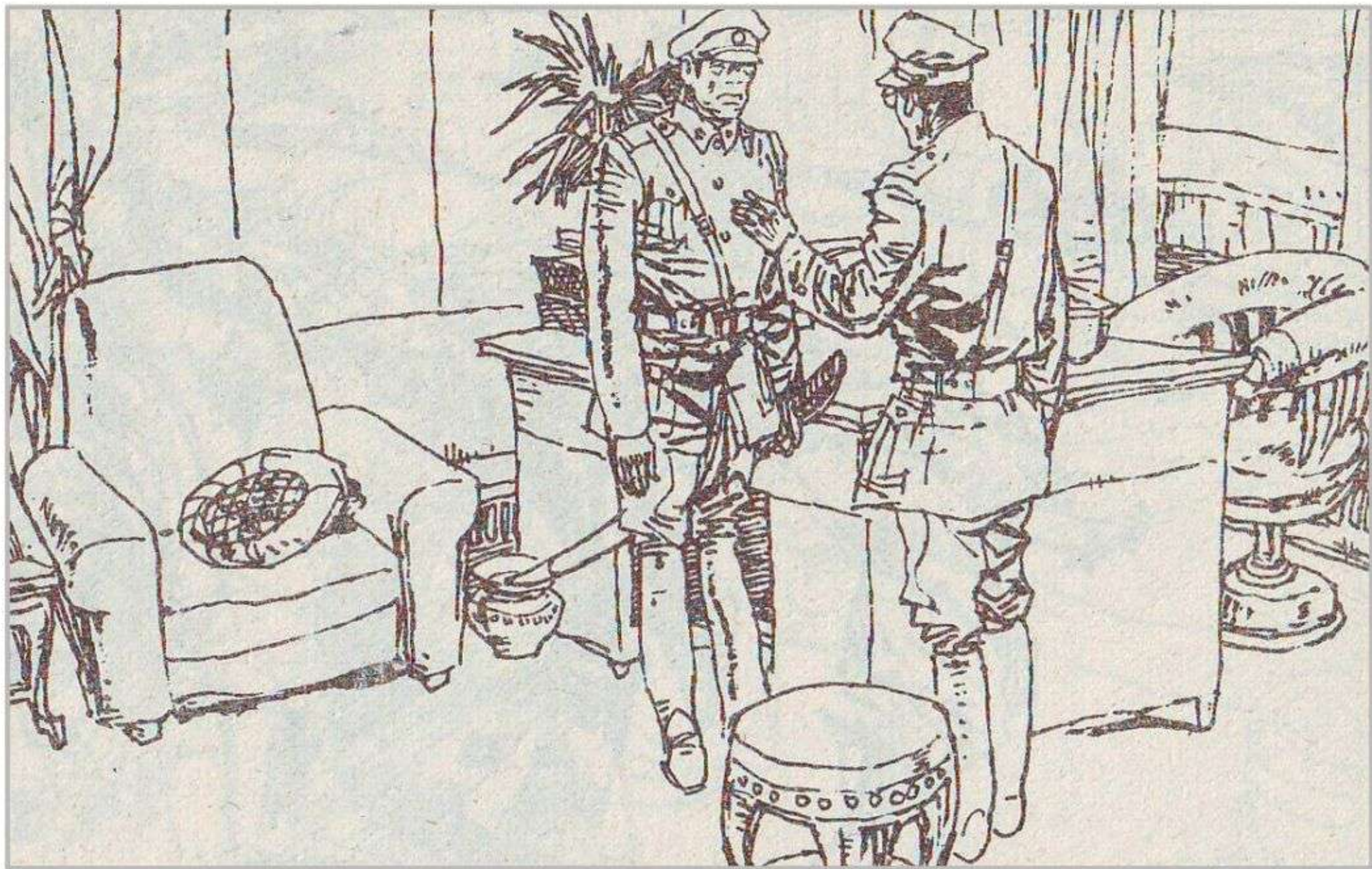
宓银花藏好情报，问了他哥和小亮的情况，说：“让他们放心，我决不会误事。你再告诉小亮，他在我家打飞刀教我唱的新四军军歌，我会唱了……”说着，她快步向山路奔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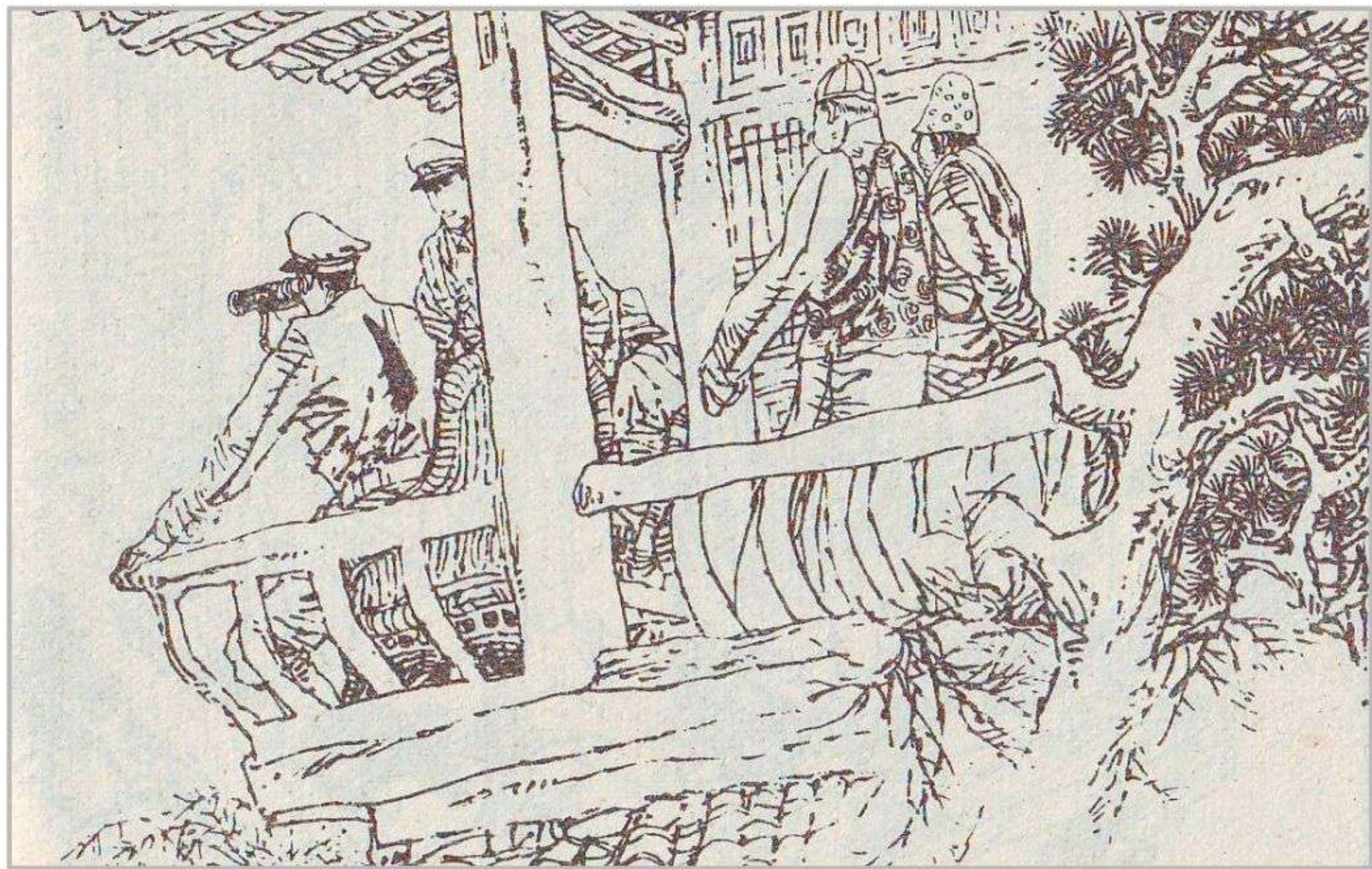
翌日，朝雾弥漫，天地混沌。这可是天遂人愿，沈颂治喜形于色，下令瘸腿镇长李白安统率抢粮团向五洞闸进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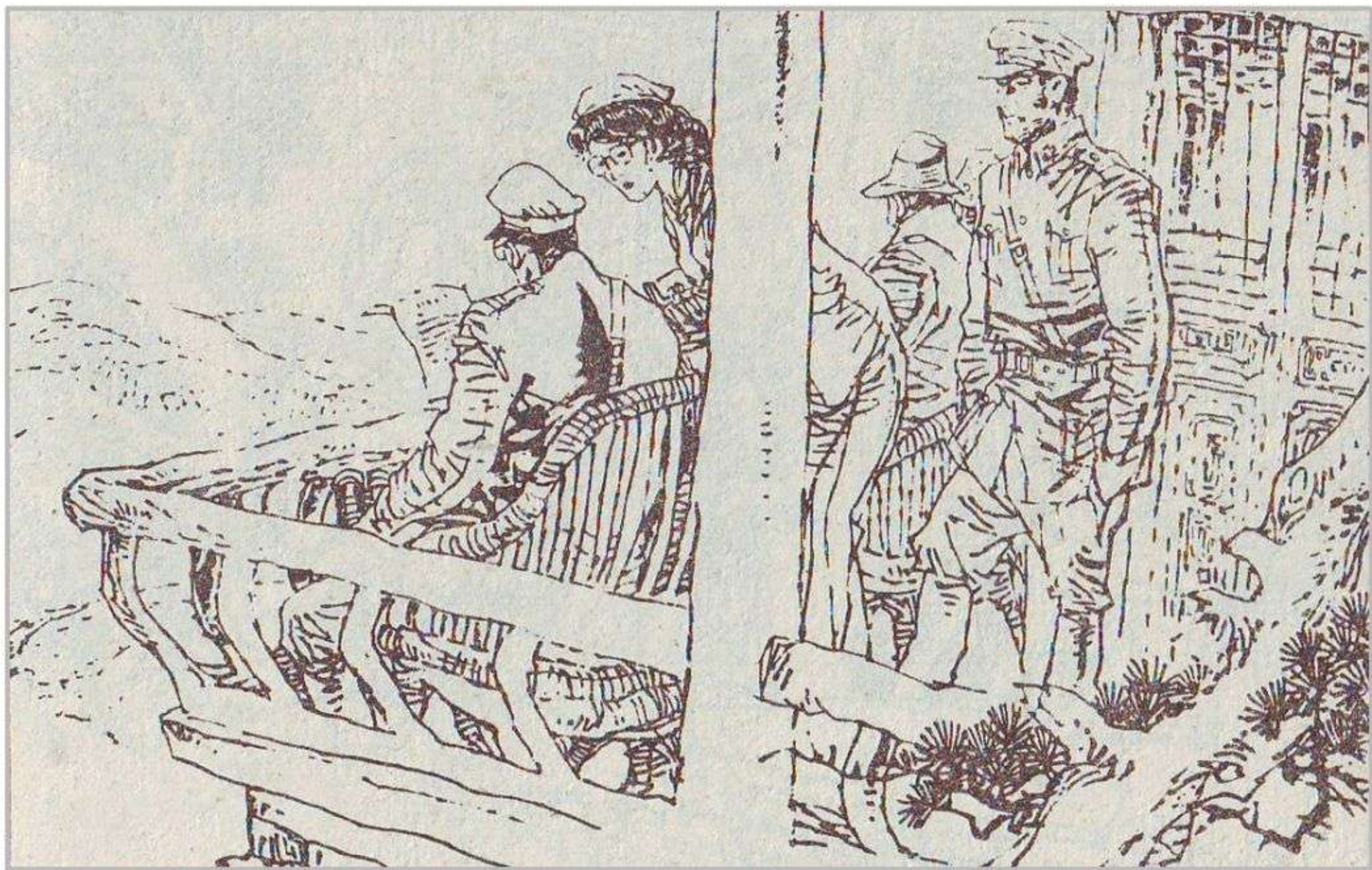
这支抢粮队伍可谓声势浩大。杂牌军摇摇晃晃地沿着公路走在前面，民夫和车马稀稀拉拉地跟随在后。河面上船队缓缓而行，热闹和排场只差没动用乐队了。



沈颂治盘算着时候差不多了，命令戚达中押送二百名壮丁火速启程，经东埠头，翻长溪岭，前往县城。他再三强调这次试验性运丁意义重大，告诫戚达中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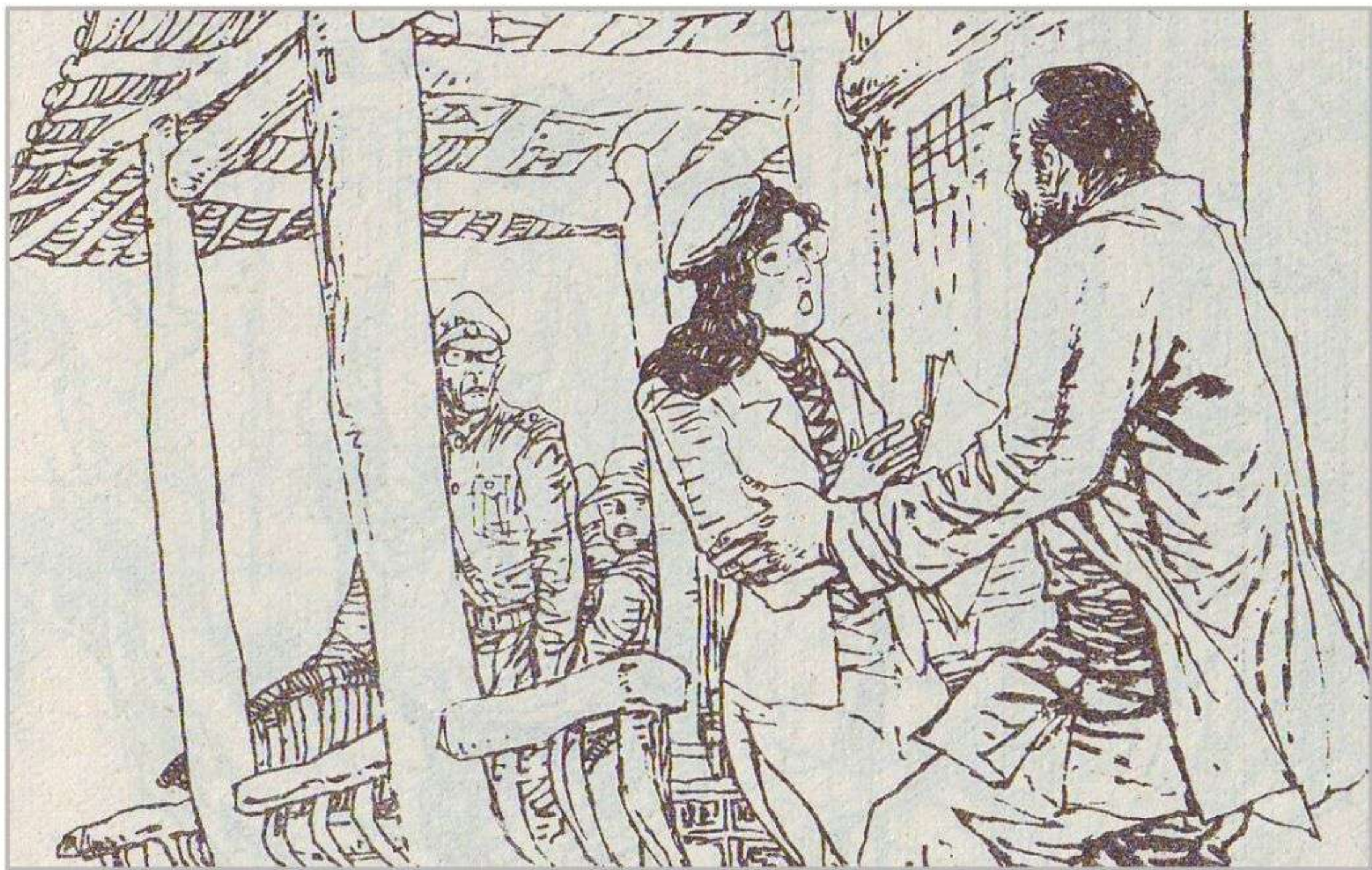
随即，沈颂治带着众位幕僚登上卫城东北的鼓楼上，他要亲眼目睹自己妙计实现的盛况。小亮外出未归，宓国龙跟着沈颂治随时听令，他急火火地恨不得跟上戚达中，以配合支队行动，但沈颂治就是不吱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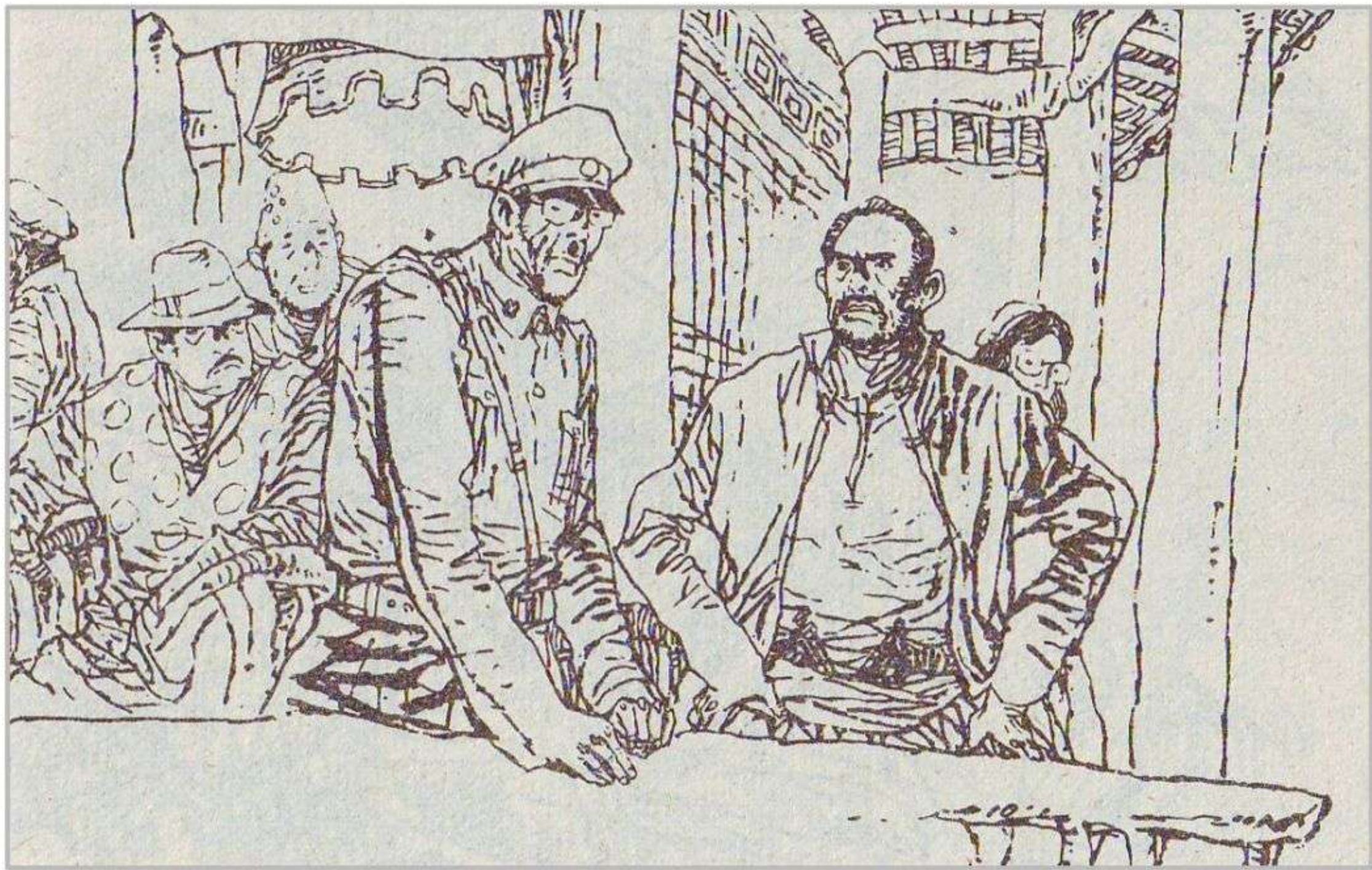
一位妖艳的女记者拟了一篇报导，满脸堆笑地凑到沈颂治身边，说：“沈总指挥，你看，《巧妙运丁，神鬼莫测》，这标题满意吗？”



沈颂治郑重其事地看了看报导，以训导的口气说：“若再加上‘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’就更完整了。”女记者应着，一边在小本上记下沈颂治的话，一边往外走，不想撞在陈银木身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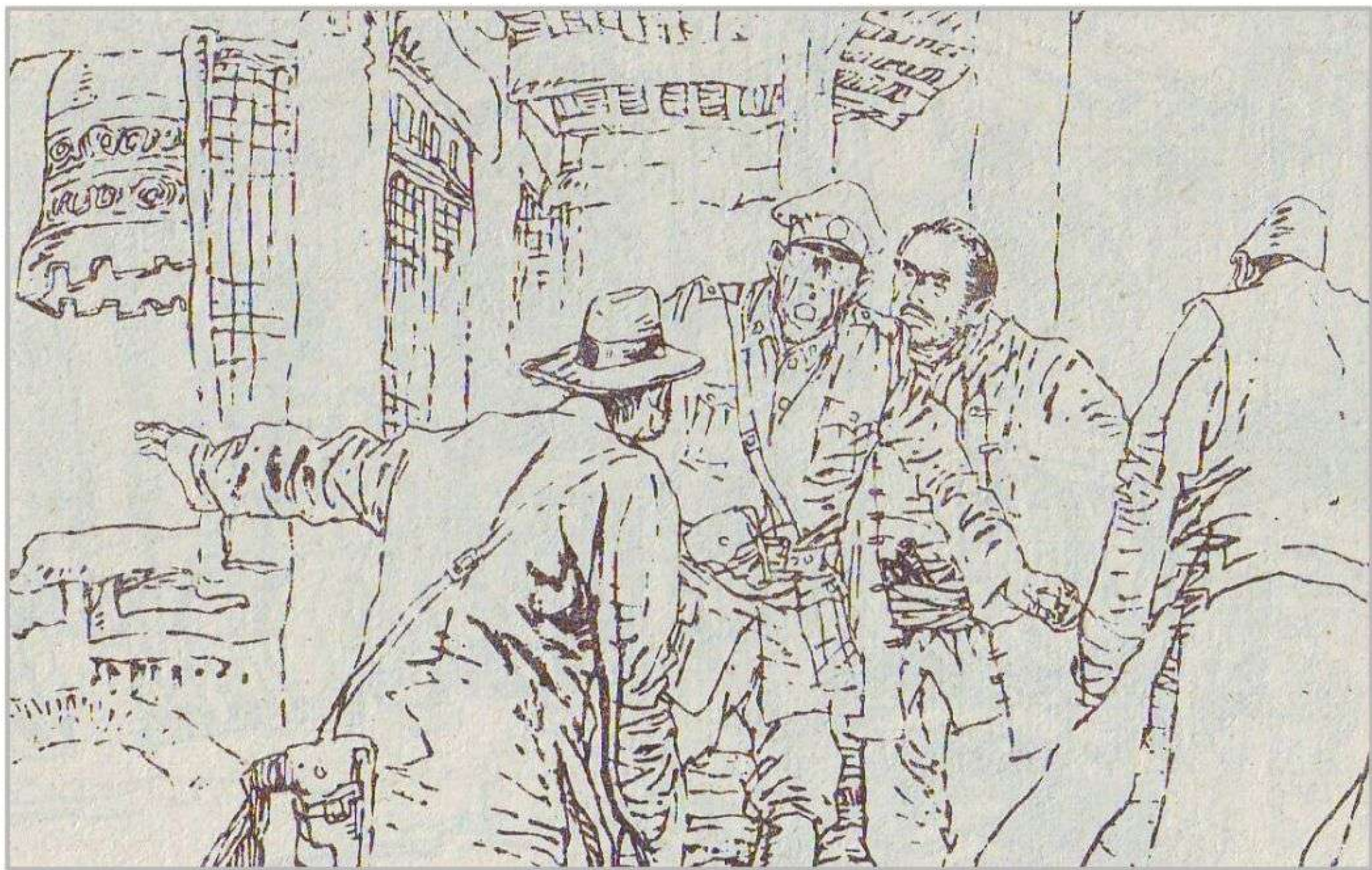
陈银术刚要发怒，见是一个女子，竟动起手脚。女记者吓得惊叫起来。沈颂治不得不干预了，叫道：“银木，你也太不象话了！为什么现在才来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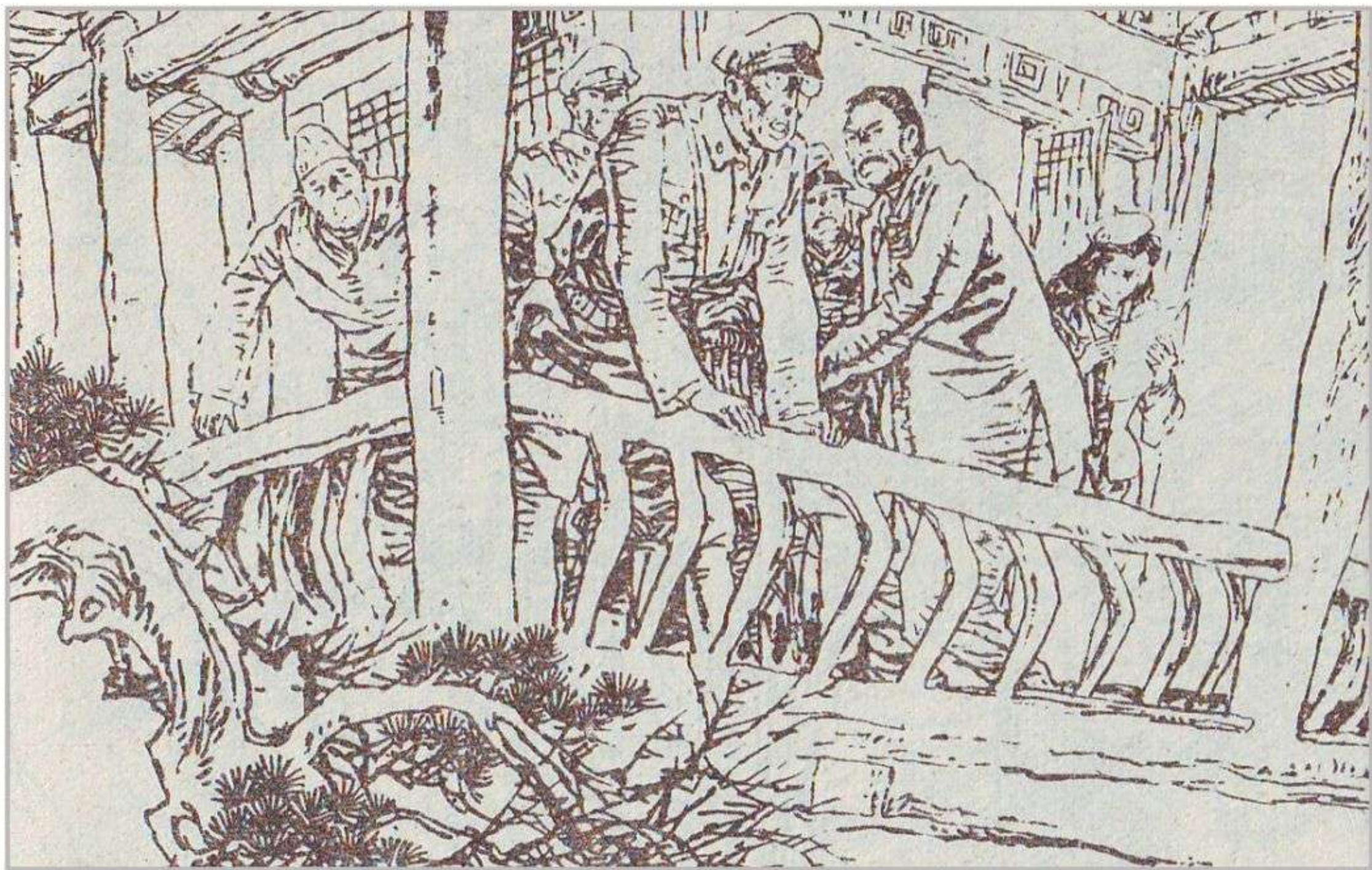
陈银木叉着腰，瞪着眼，说：“你不把那个婊子养的戚达中弄走，就是办金羹玉饭，我也不会来！”沈颂治知道陈银木还在忌恨戚达中，规劝也没用，就没有说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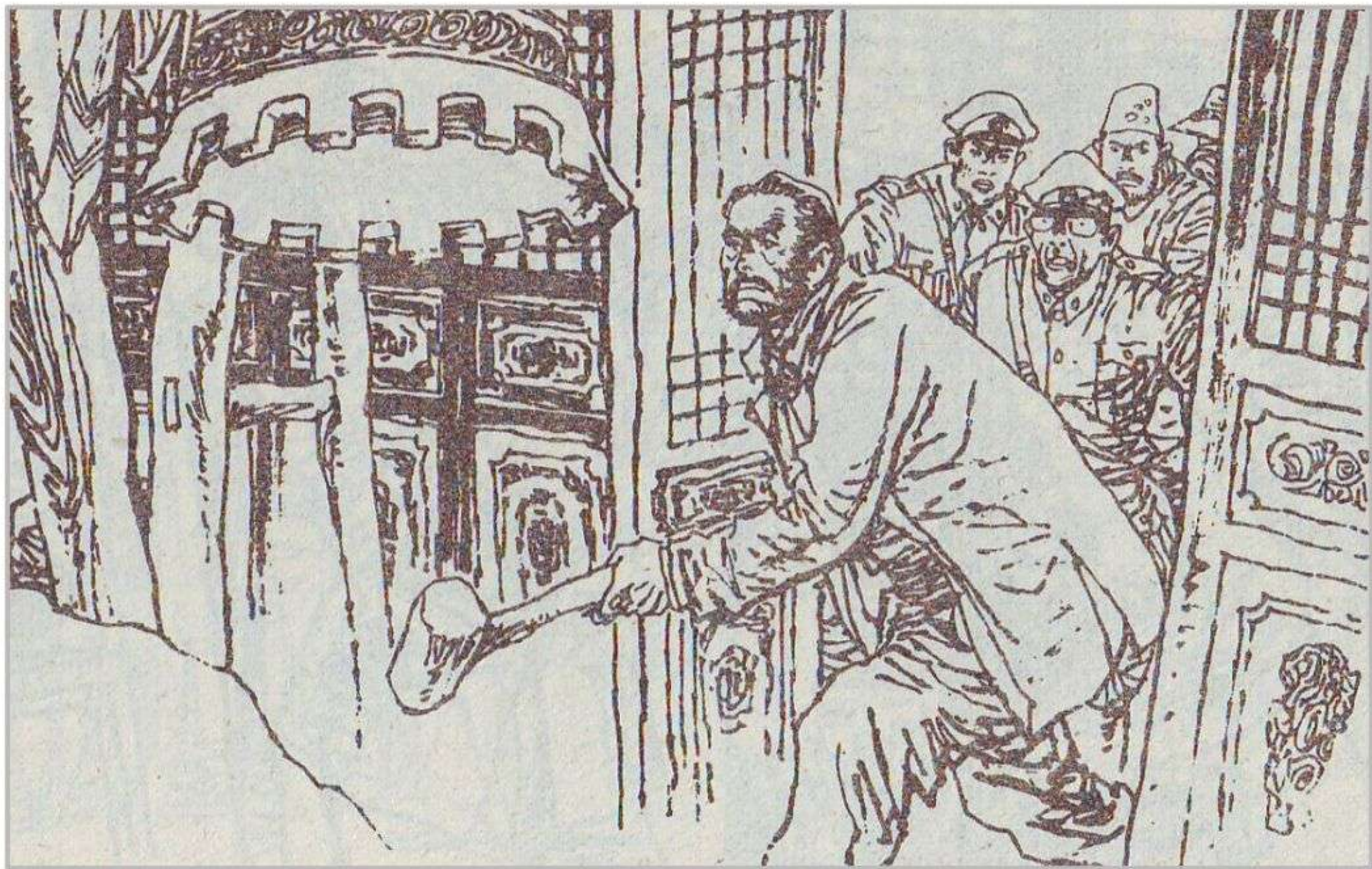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举起望远镜，白雾茫茫，不见戚达中的队伍开到了何处。他扫兴地又往近处看看，忽见一人风风火火地跑上鼓楼山。



来人是沈颂治的亲信。他报告说：“总座，李白安怕‘三五’在五洞闸设防，擅自决定到东埠头一带抢粮去了！”



沈颂治气得四肢发冷，骂道：“瘟跷脚，坏了我的大事！把共党主力引到东埠头，那壮丁怎么能过长溪岭？混蛋！”



陈银木抓起木榔头要敲钟收兵。“住手！”沈颂治大叫，“钟声一响，半路上的壮丁以为城内动乱，不更要暴动了？”陈银木叫道：“暴动就暴动，少一个壮丁，就枪毙姓戚的！”



宓国龙看如沈颂治焦躁不安，以心腹特有的低沉声音，对沈颂治说：“总座，警备队随时执行您的命令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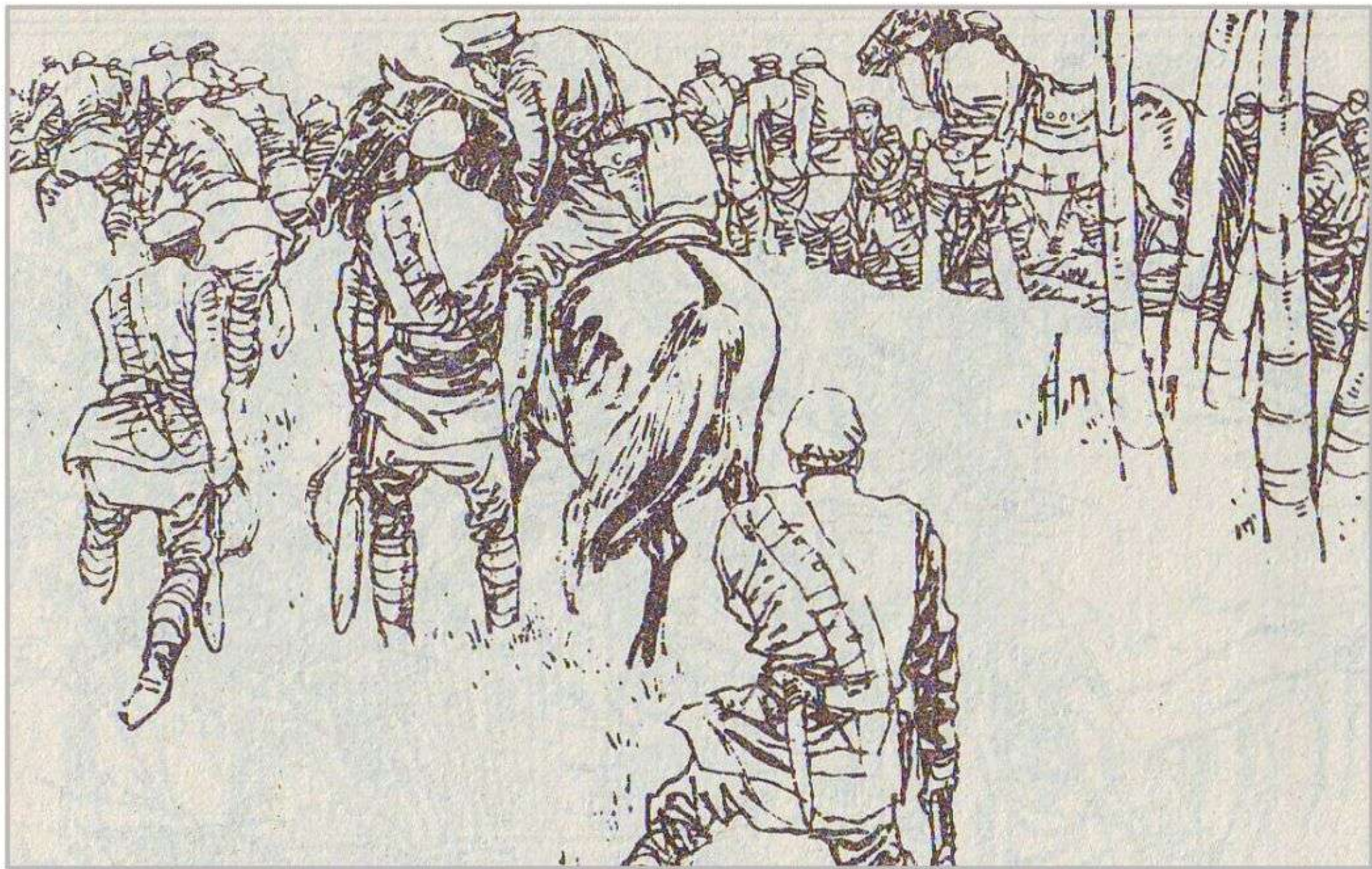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好！花脸，快带警备队去追戚达中，传我的命令：立即改变运丁路线，走水埠头，翻杜湖岭，绕道去县城。”宓国龙答应着飞身下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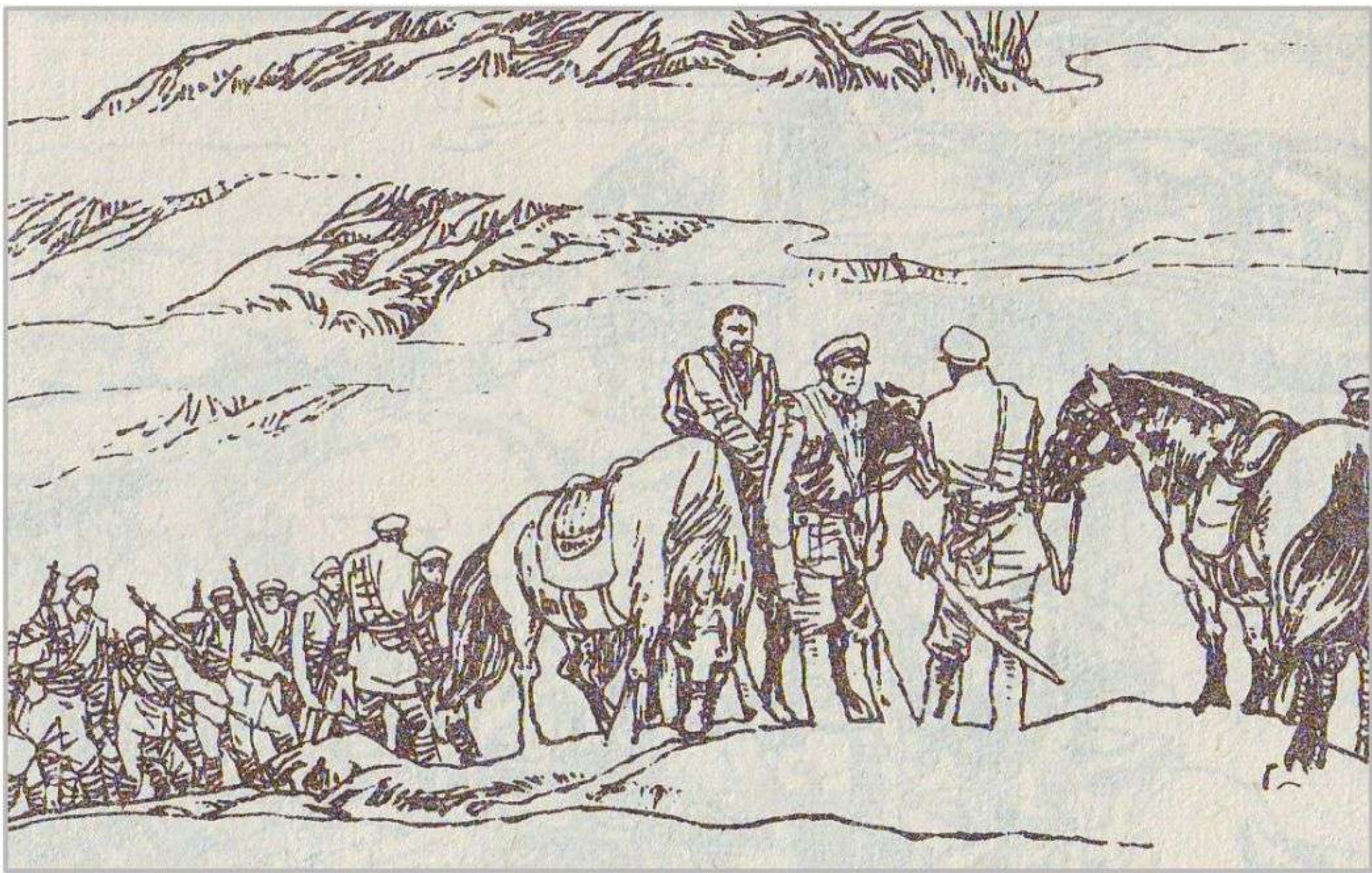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为确保运丁完全，让陈银木以党国为重，去协助戚达中运丁。陈银木摔掉身上的棉袄，说：“话说在头里！今天我再听你一回，不过，你得给我出一口气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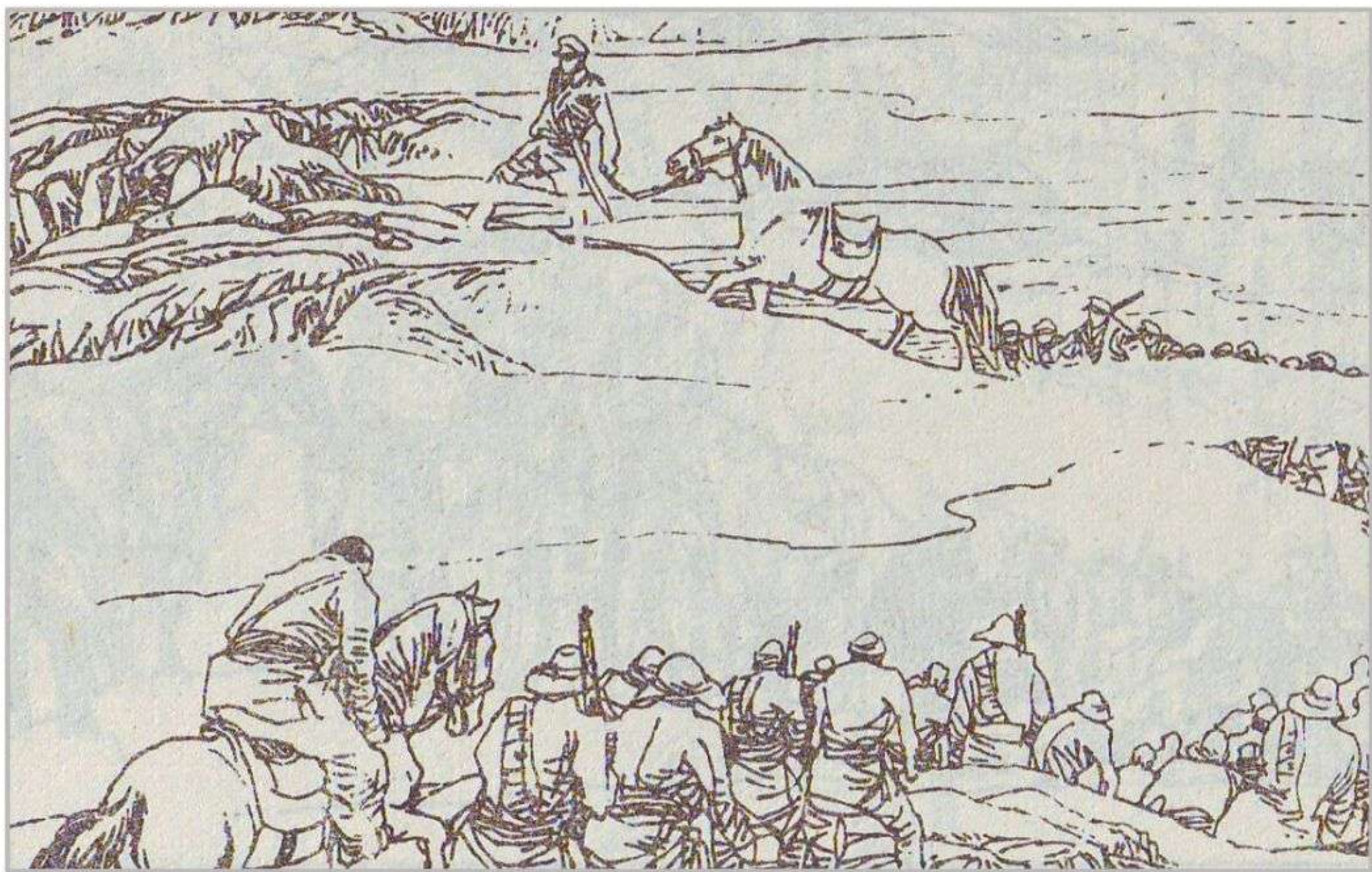
整个上午，大雾迷迷漫漫。三五支队埋伏在东埠头劫丁的部队，已经和李白安的抢粮团接上了火。李白安从马背上跌落在溪坑里，声嘶力竭地叫喊：“顶住，顶住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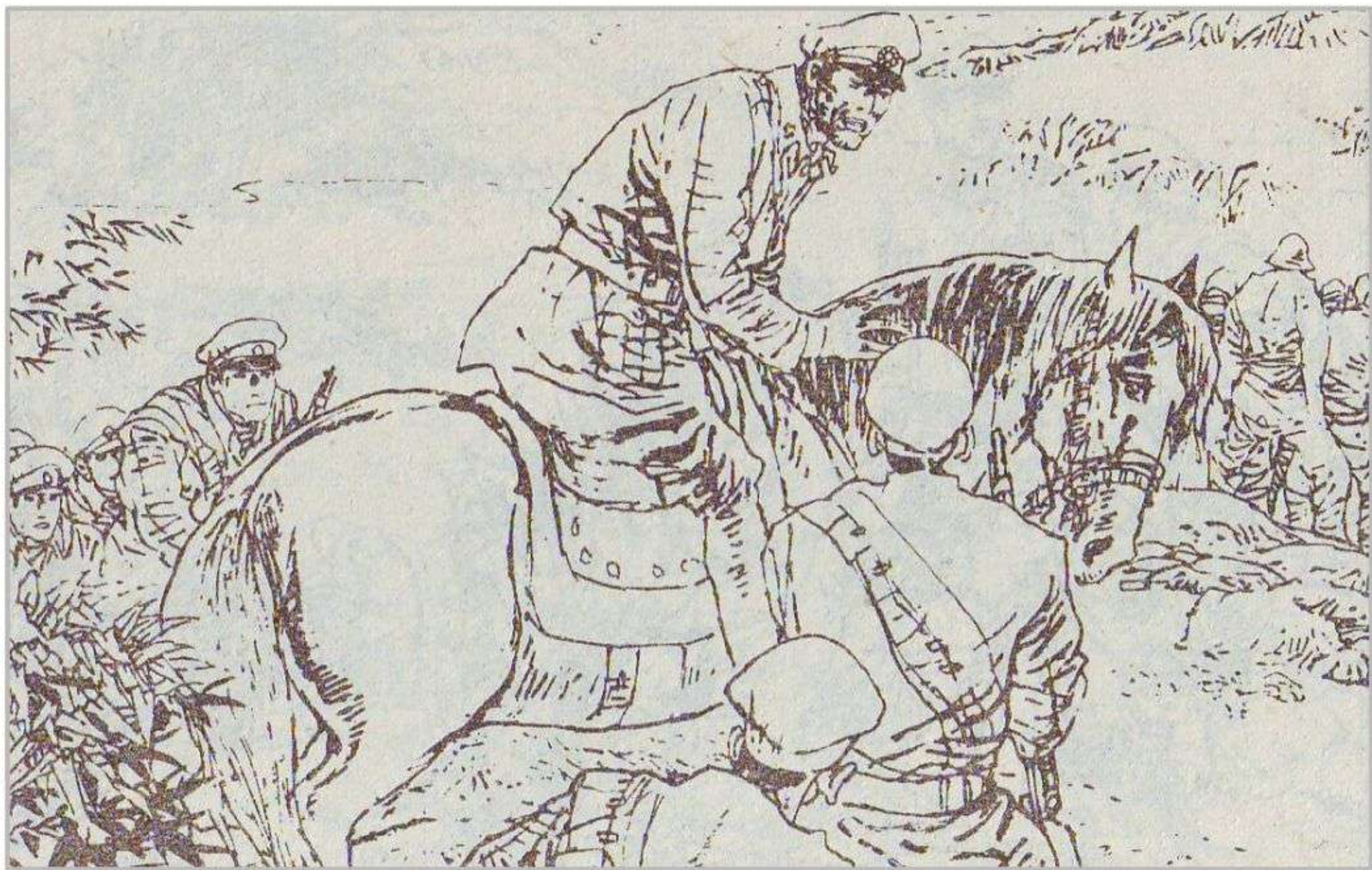
东埠头的枪声越响越烈，宓国龙意识到如果戚达中开到东埠头，等于给李白安增援。宓国龙叫“兄弟”们加速前进，又派洪顺水通知县大队到杜湖岭劫丁。



宓国龙和陈银木带着各自的队伍，在宓家埭赶上了戚达中，传达了沈颂治的紧急命令。戚达中认为陈银木是来监视他的，十分恼怒，但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指挥队伍开向杜湖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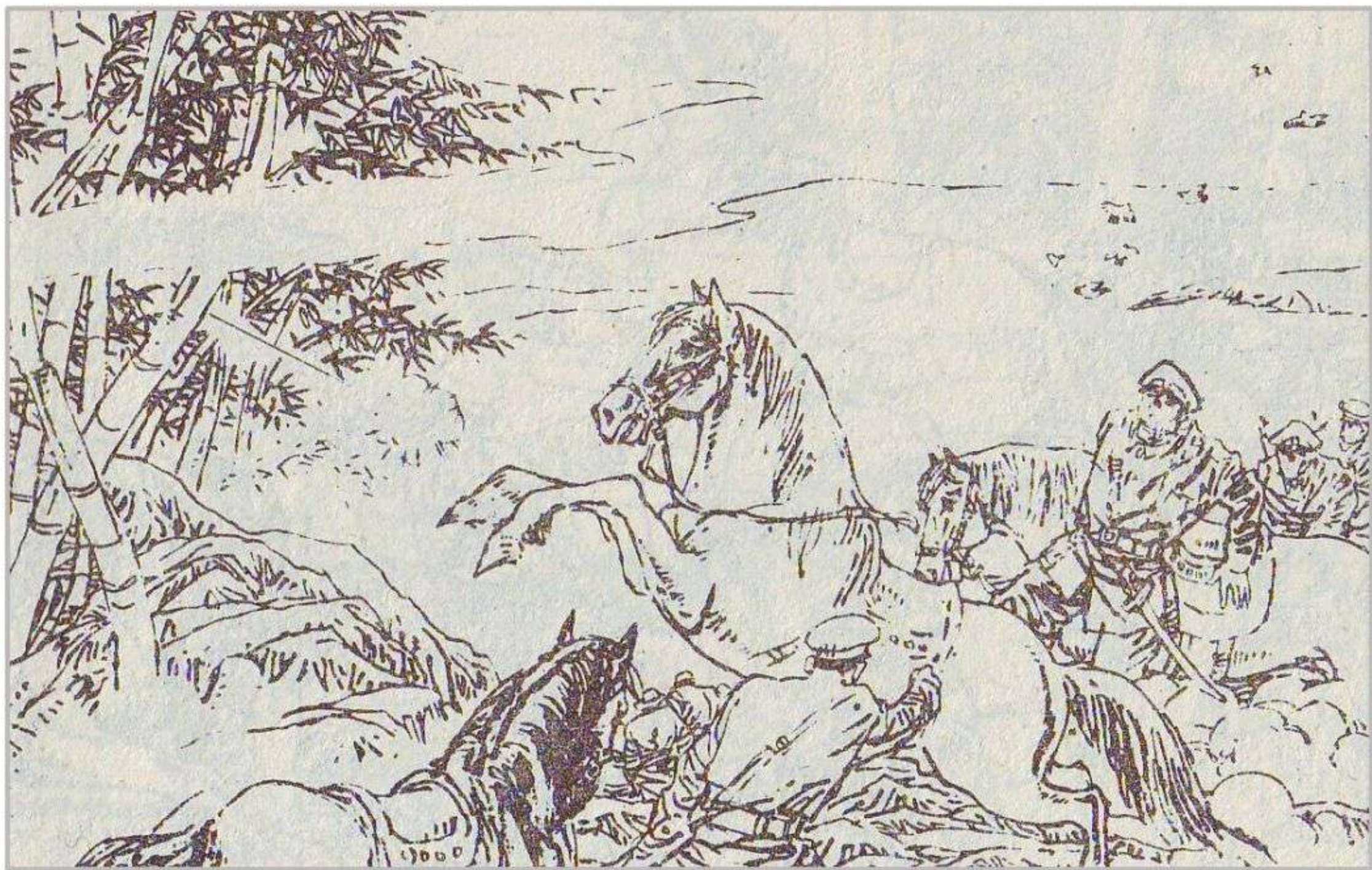
杜湖岭上的大雾，比平原更浓，四百多人的运丁队伍，不见人走动，单闻脚步声、打骂声和喘息声。威达中已下马步行，嘴里不住地怒骂跟在大队后面的陈银木那一伙土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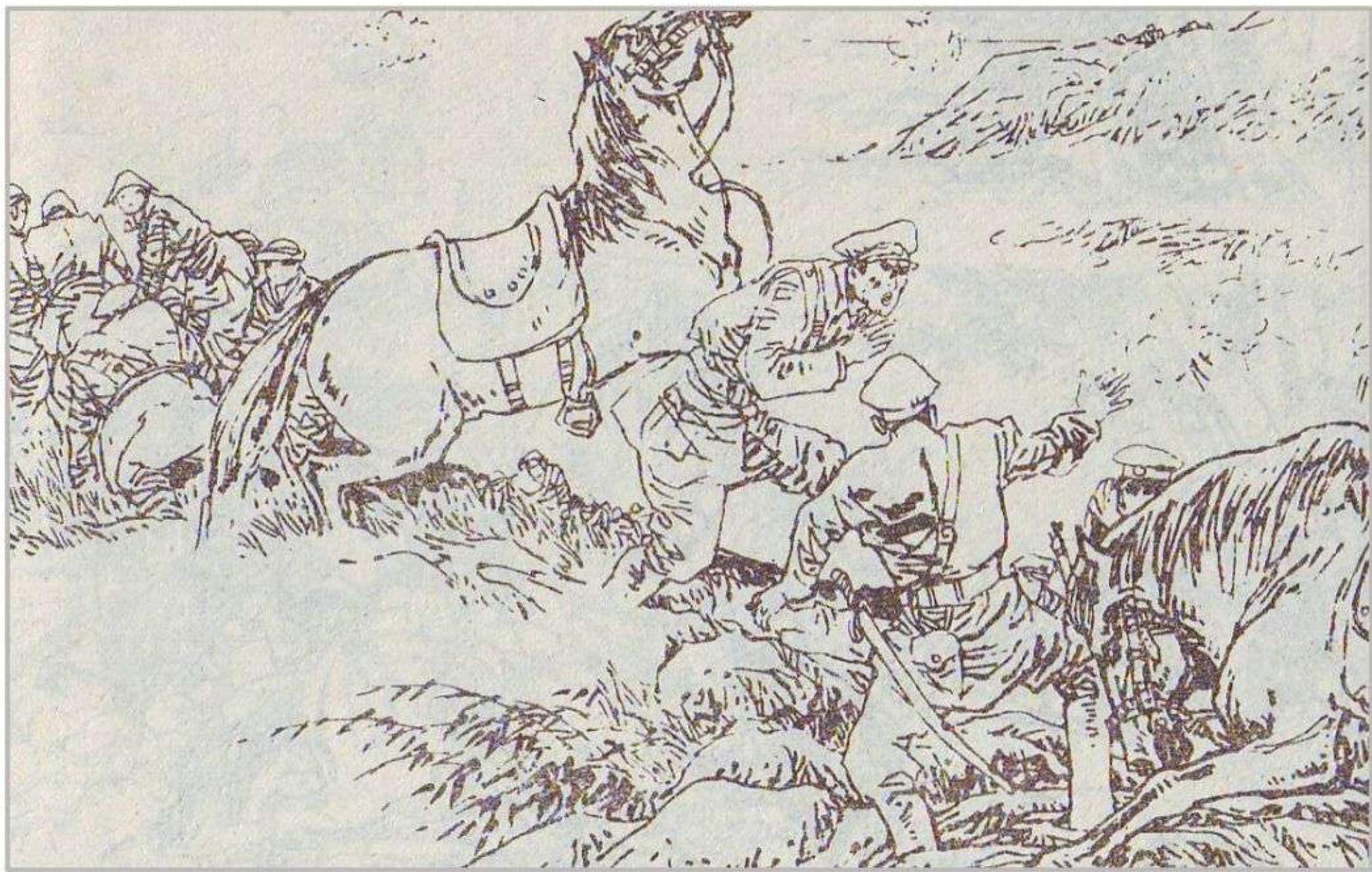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对这一带山水草木了如指掌。他看准岭顶处是营救壮丁最有利的地方，挨近他的“兄弟”，示意割断壮丁背上的绳索，准备行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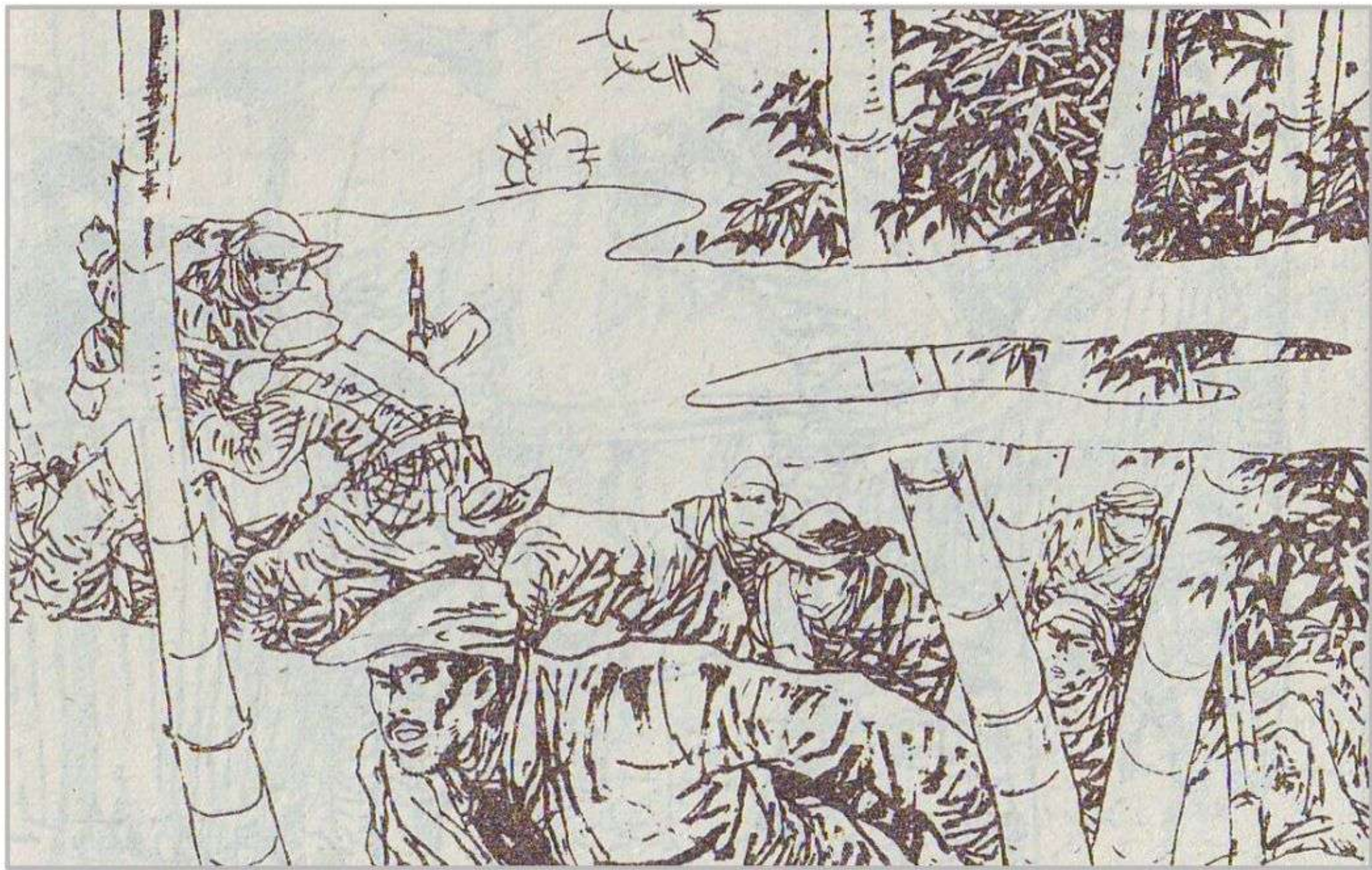
洪顺水回来了，低声对宓国龙说：“县大队还未撤出战斗，只来了两个班，怎么办？”宓国龙感到不能再拖延了，望望山间浓雾，说：“干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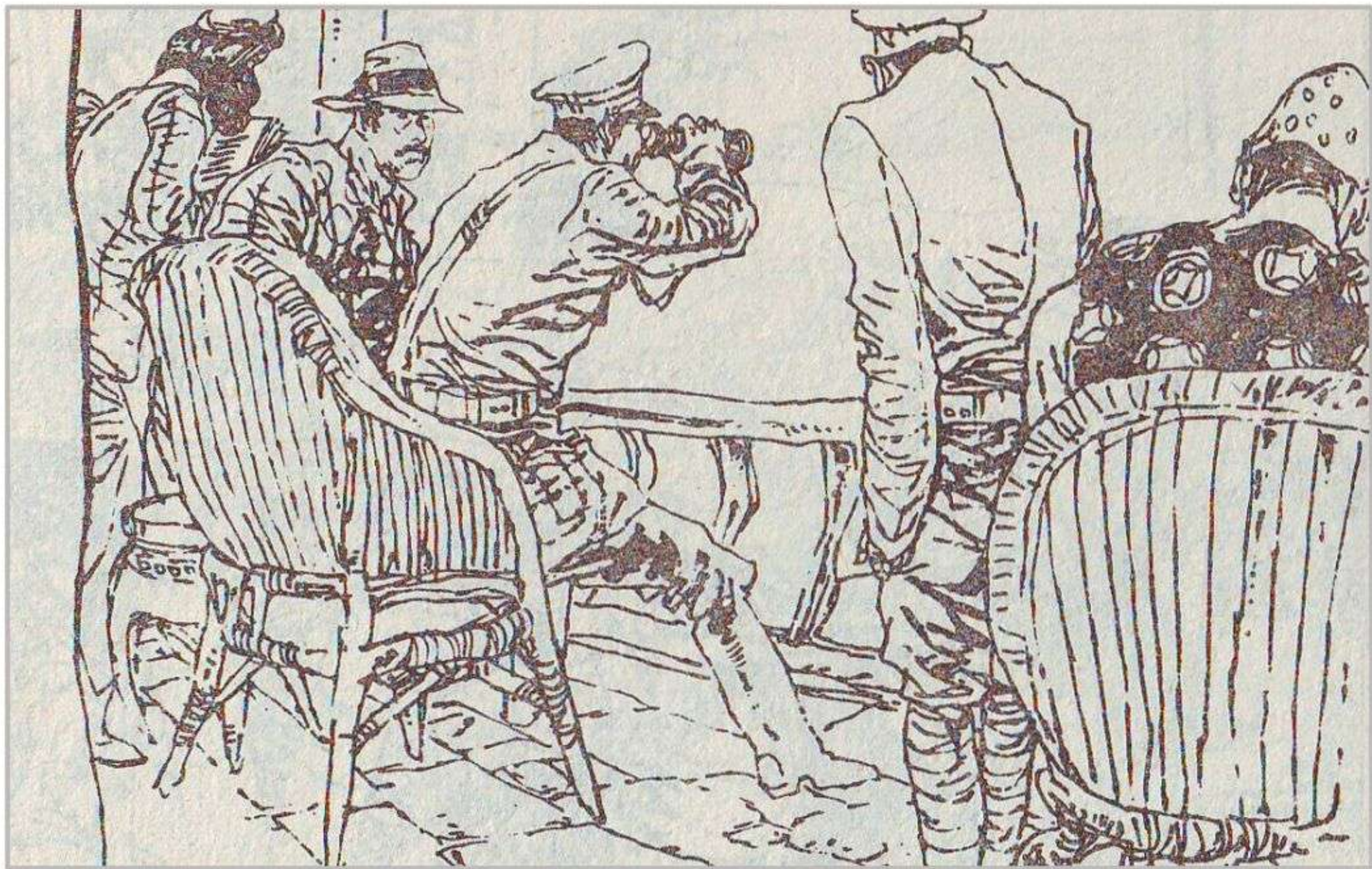
他紧走两步，一拳打在戚达中身后那座马的肚子上。白马立时前蹄腾空，嘶叫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洪顺水窜到竹林中，“砰”打了一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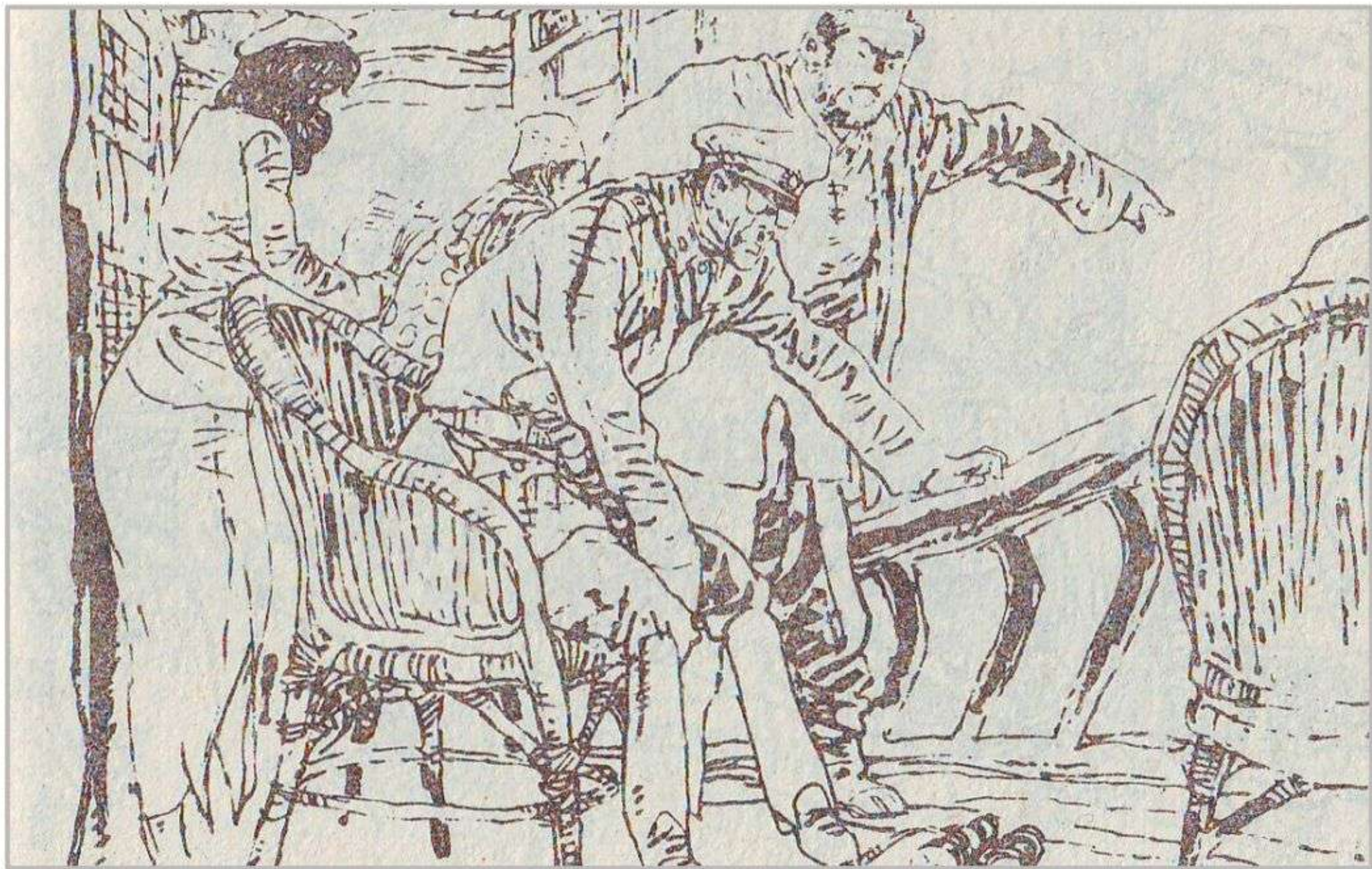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急忙喊了一声：“戚团长，有‘三五’！”霎那间，宁静的杜湖岭响起一片叫喊声：“留下杜丁！留下壮丁！”



整个壮丁队伍大乱，逃跑的脚步声、厮打声和撞在毛竹上的沙啦声响成一片。大雾之中，戚达中无法施展他的指挥才能，而陈银木听到壮丁暴动了，笑得扣着嘴巴，带着那群土匪溜走了……



一小时后，老天终于拉开了雾的帷幔。沈颂治第三次举起望远镜。望远处，戚达中正带着丧魂落魄的六六二团撒下山，看近处，陈银木在一群土匪的簇拥下朝他跑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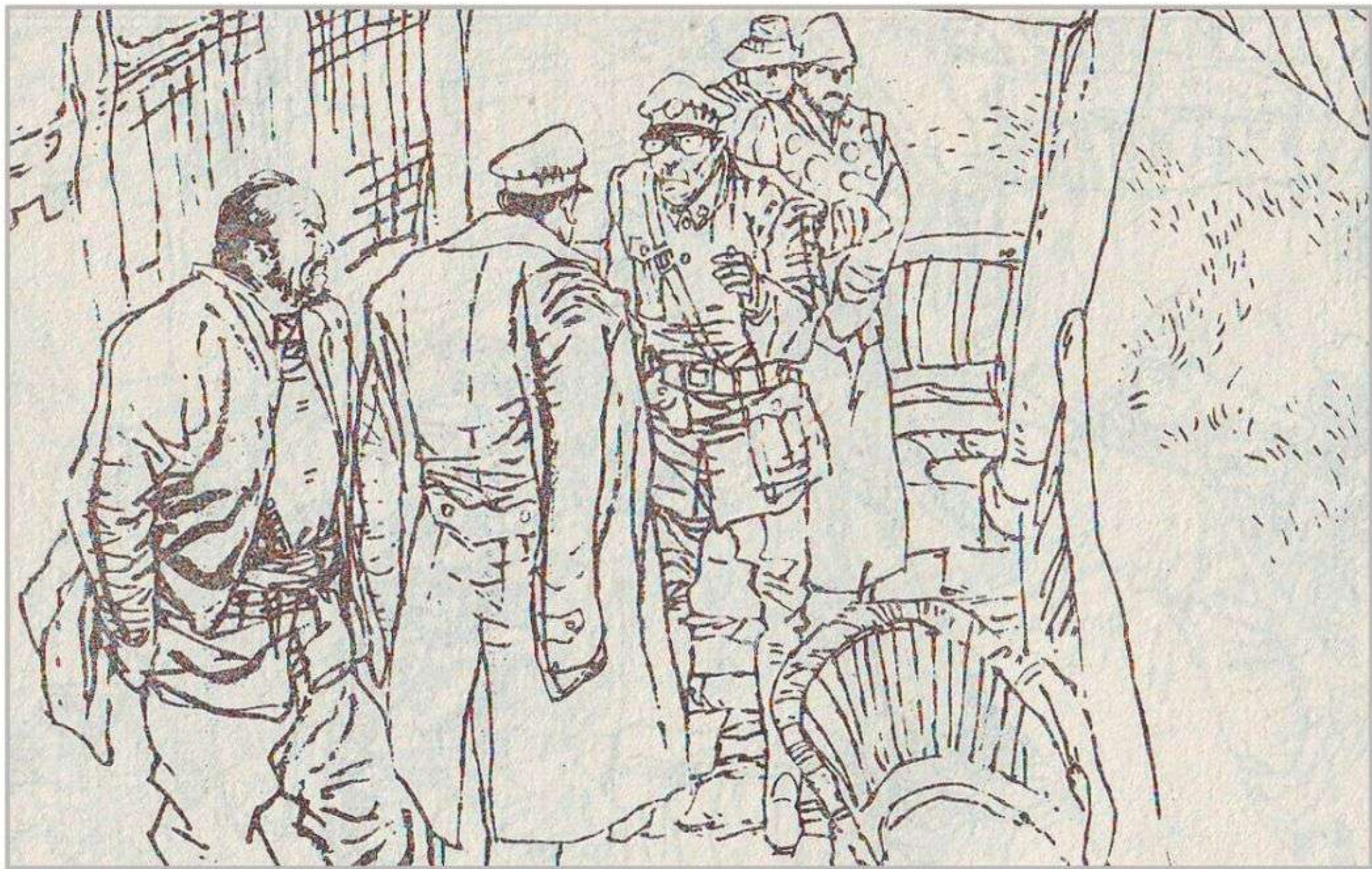
陈银木登上鼓楼，大骂戚达中胆小如鼠，几个“三五”一来，就吓得扔下壮丁回撤，二百名壮丁全完了！沈颂治脸色灰白、双手发抖，望远镜掉落在石板上，镜片摔得粉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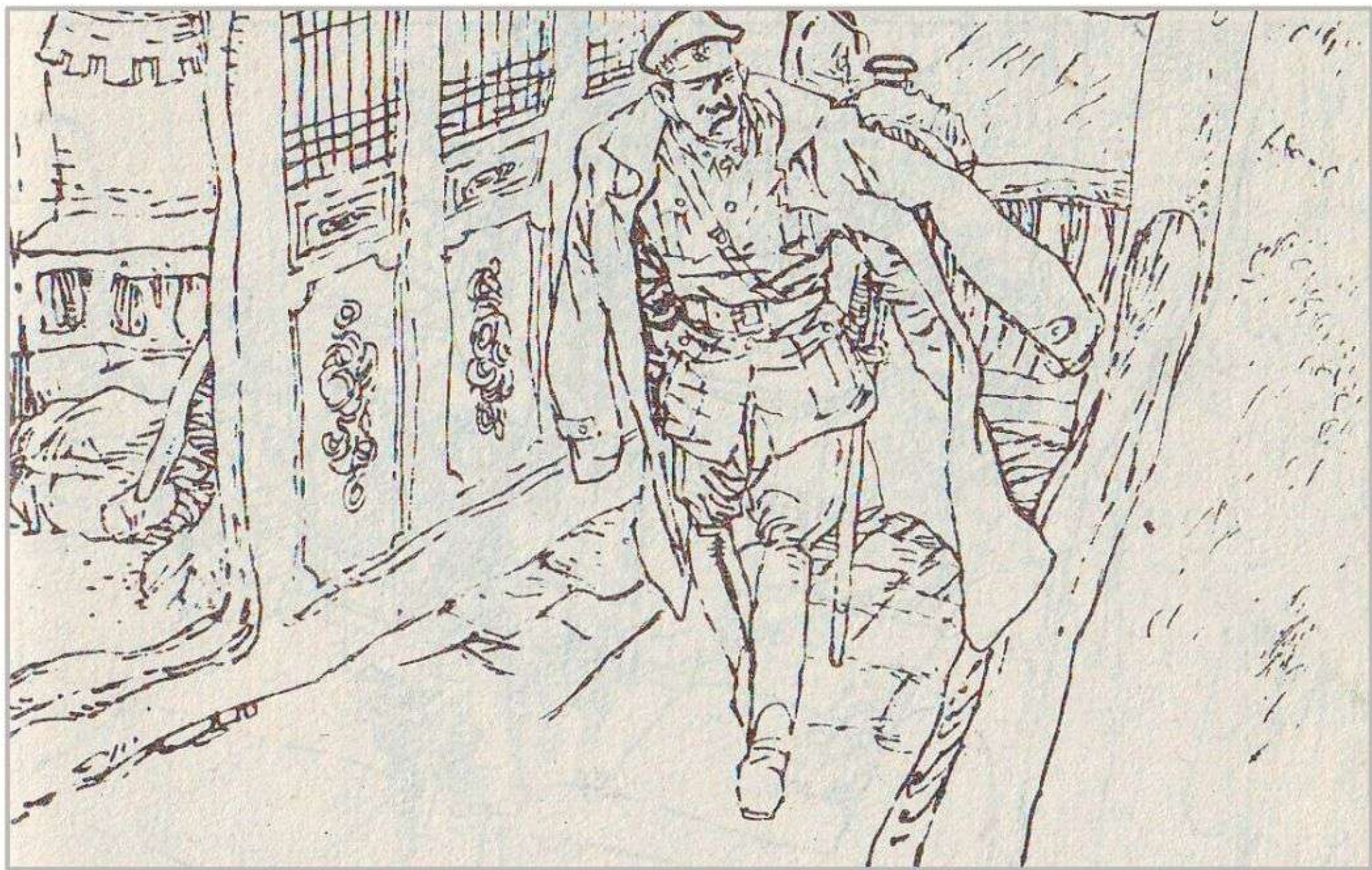
女记者畏惧地望着陈银木，不留神那篇写好的报导被风吹到沈颂治脸上。沈颂治满腹的怒气正没处发泄，发疯似地叫道：“你……你给我滚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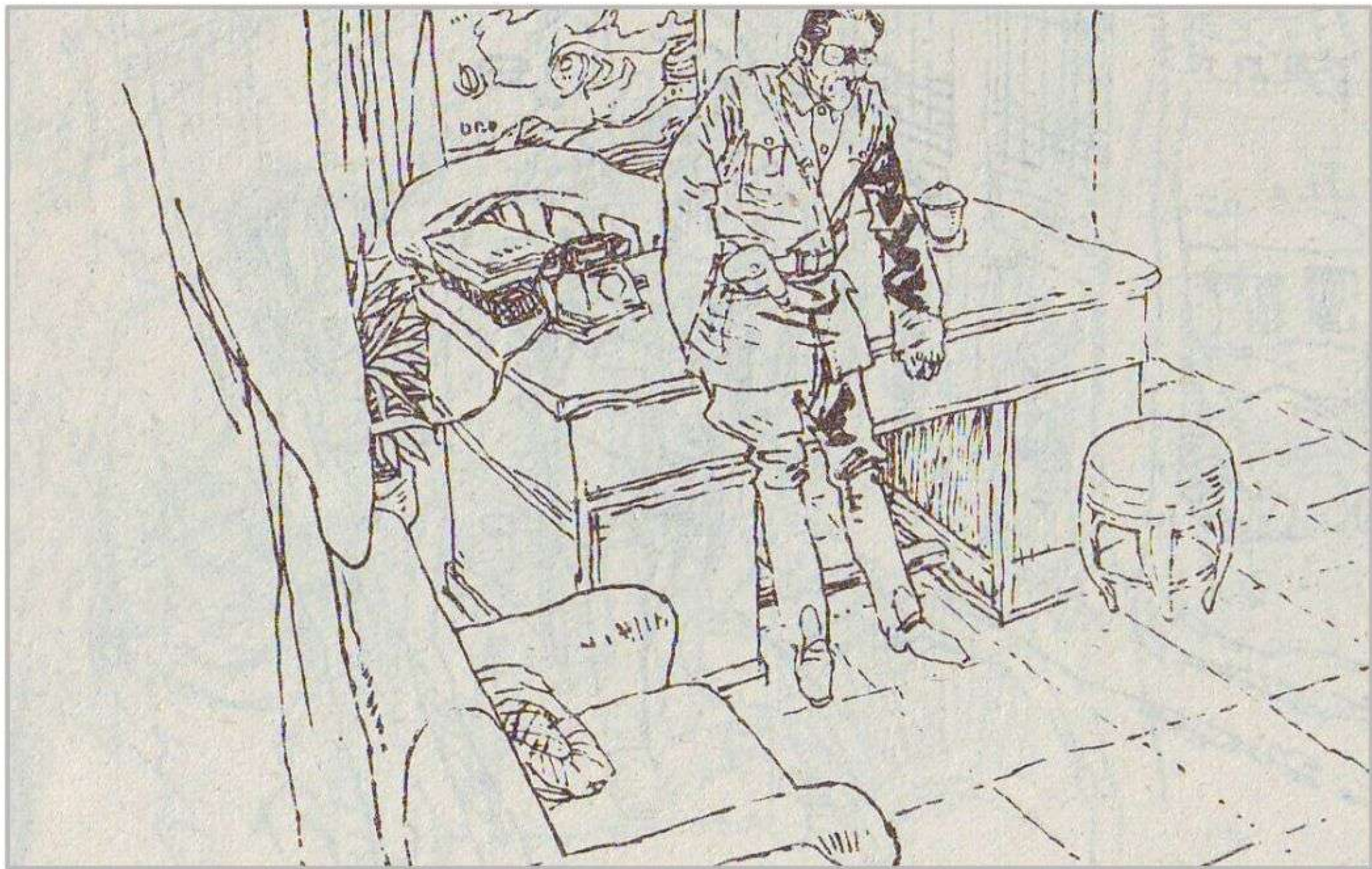
接下去便是戚达中和陈银木的一场争吵。戚达中挥动着断绳残索，怒不可遏地说：“有人为报私仇，竟干出这种事！我要到国防部去控告！”“你放跑了壮丁，还推脱责任！婊子养的！”陈银木吼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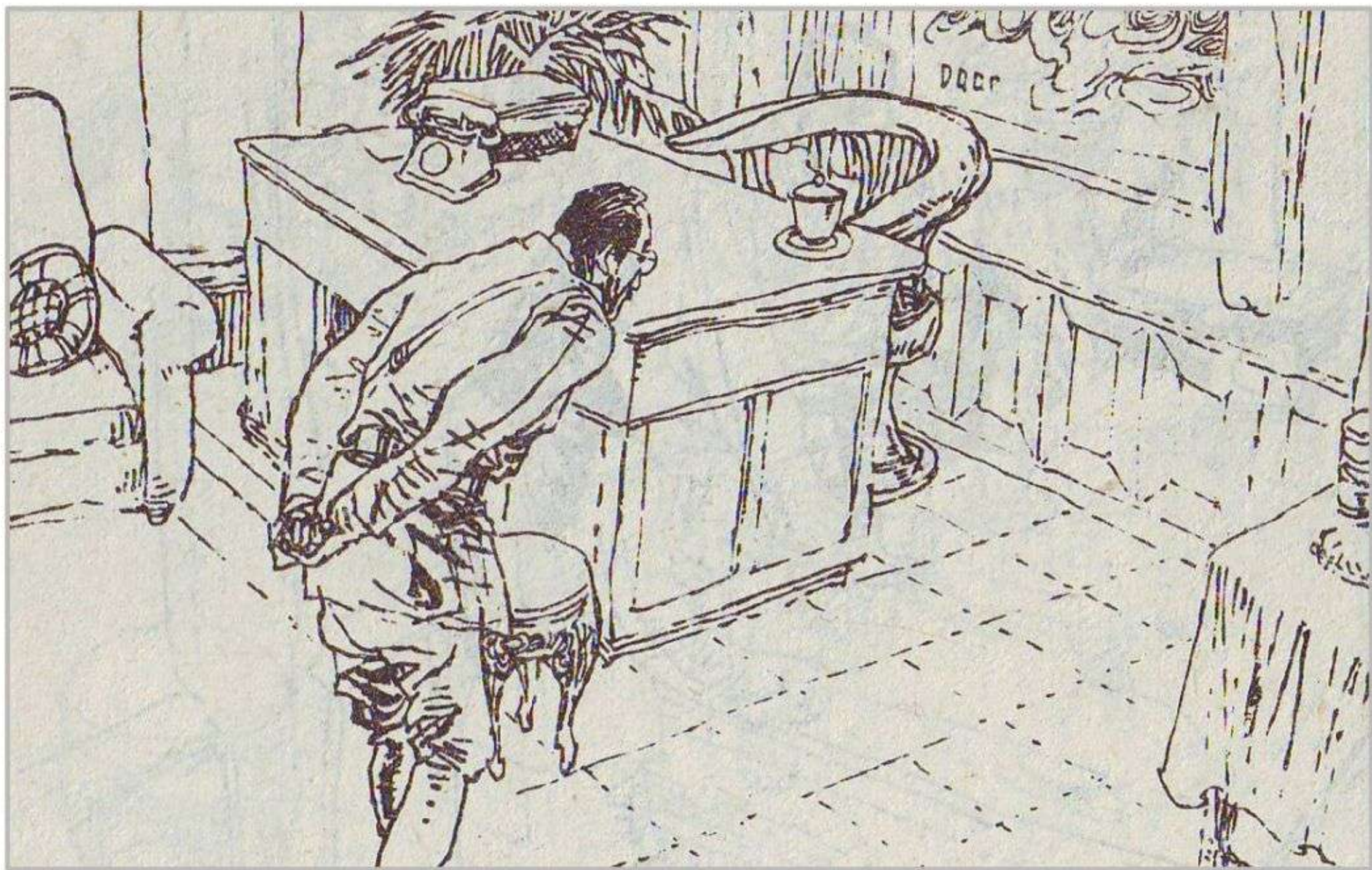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早就对戚达中不满。他大声斥道：“你玩忽职守，遥诬赖他人，岂有此理！为整肃军纪！你由中校降为少校！从即日起，你的第三营编入戡乱建国大队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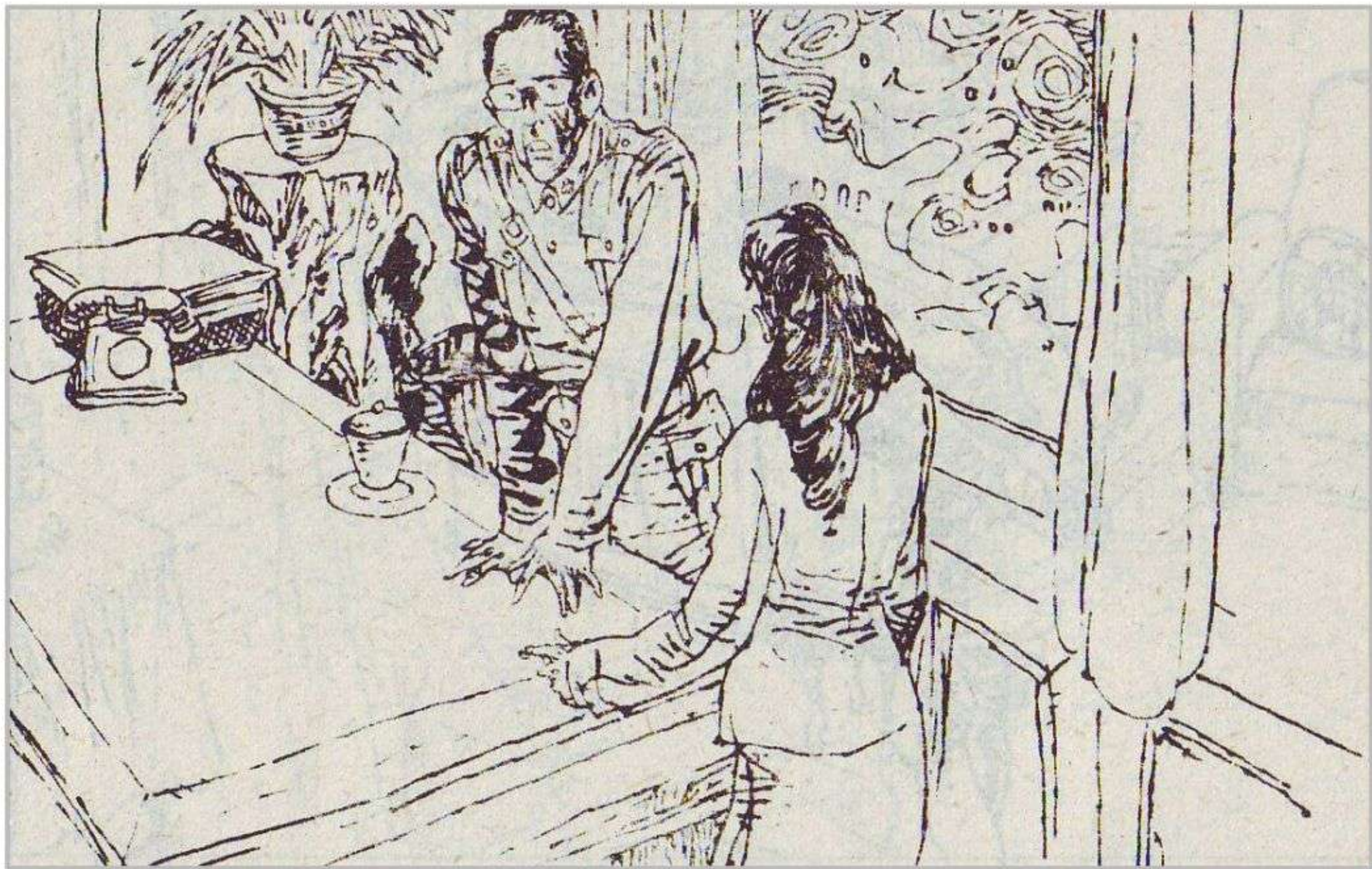
戚达中当然不服，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他望着楼外阵阵春雨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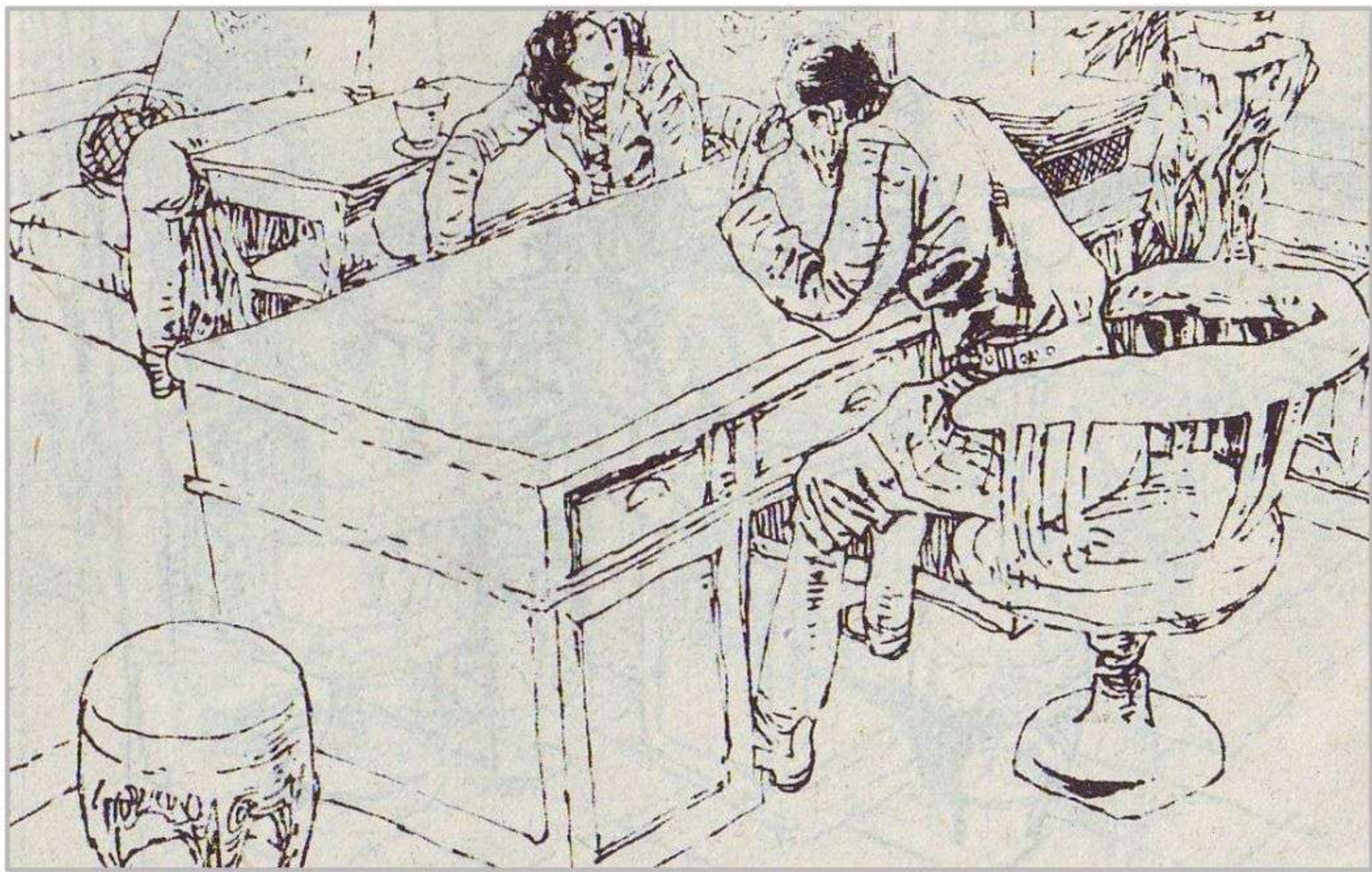
傍晚，雨越下越大。沈颂治想到今天出师不利，特别是戚达中走后，李白安指责沈颂治泄露军机，导致抢粮团损兵折将，粒米未得，声称要去杭州告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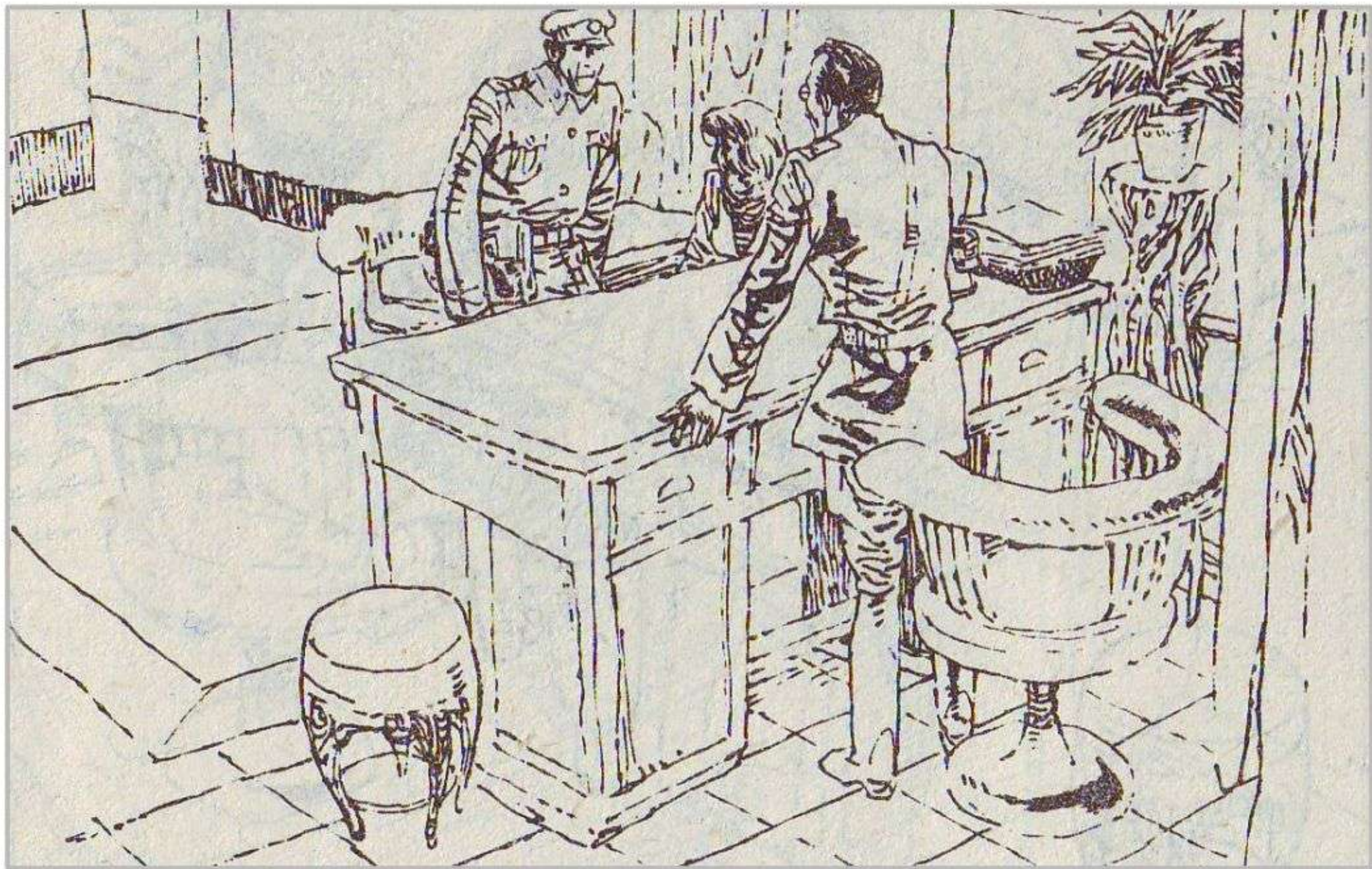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知道李白安有个亲戚在浙江保安司令部当参谋长。他预感到灾难可能要降临到自己的头上，心神不安地在屋里踱来踱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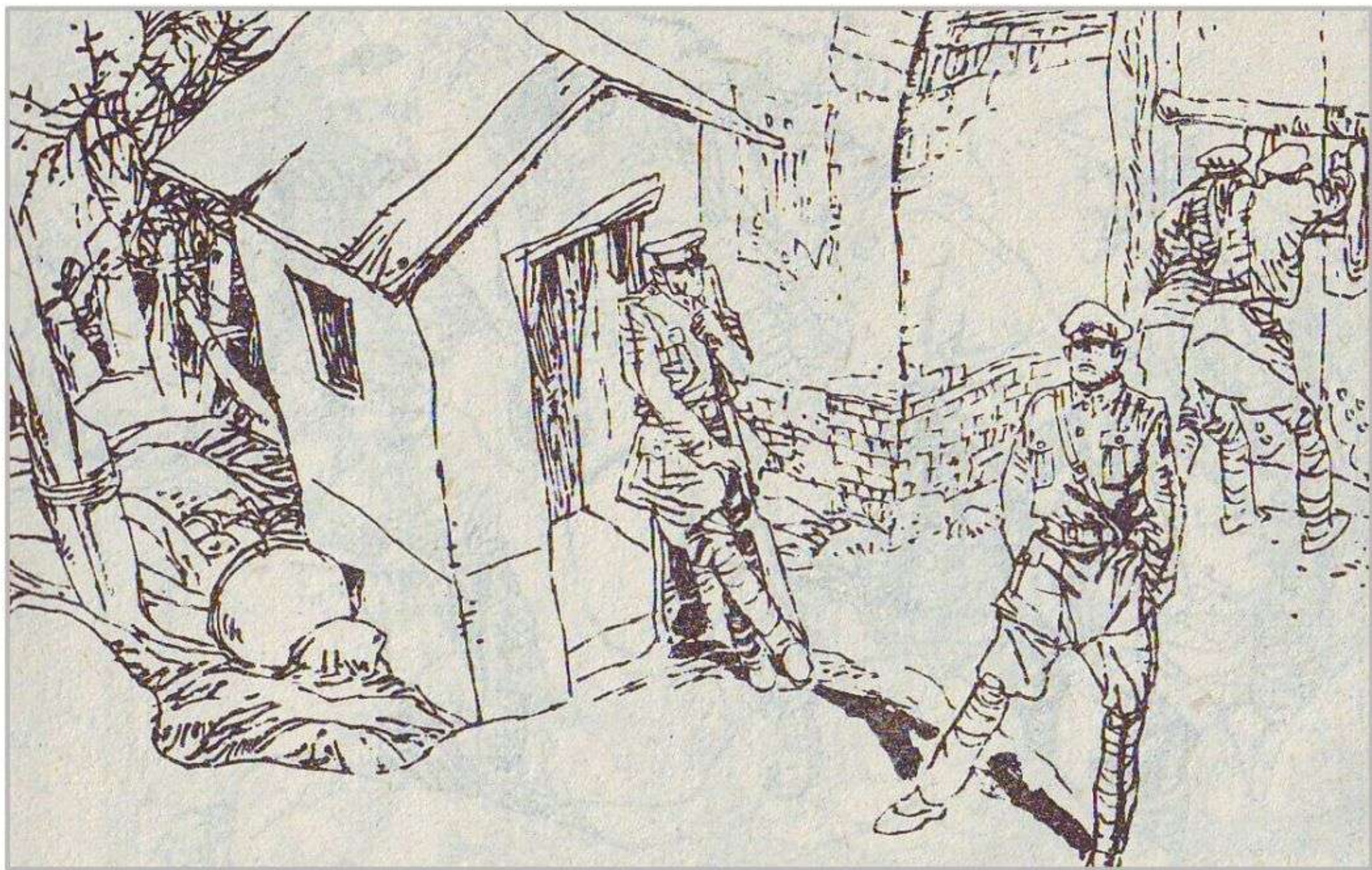
沈芳枝来了，说：“爸爸，宁波公署传你的票！”“好快呀！”沈颂治觉得一阵眩晕，险些摔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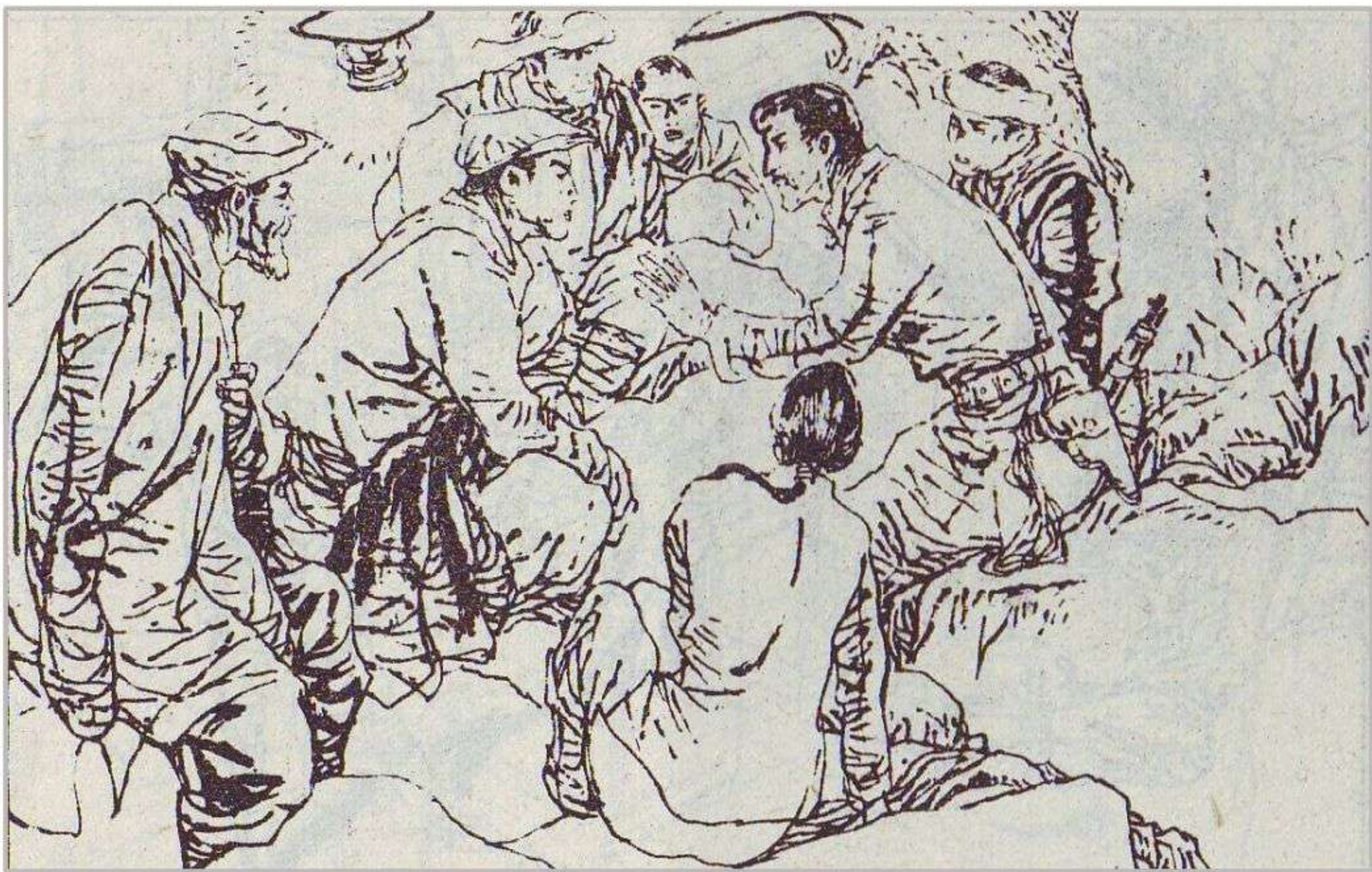
沈芳枝安慰道：“您不要怕。上虞，诸暨等县运丁，也遭到共军拦截。军统局透露，八十八军中将军长莫与杰，交警十二纵队少将司令杨柳青失踪了，估计落到了‘三五’手中。我看叫您去，不过是调查情况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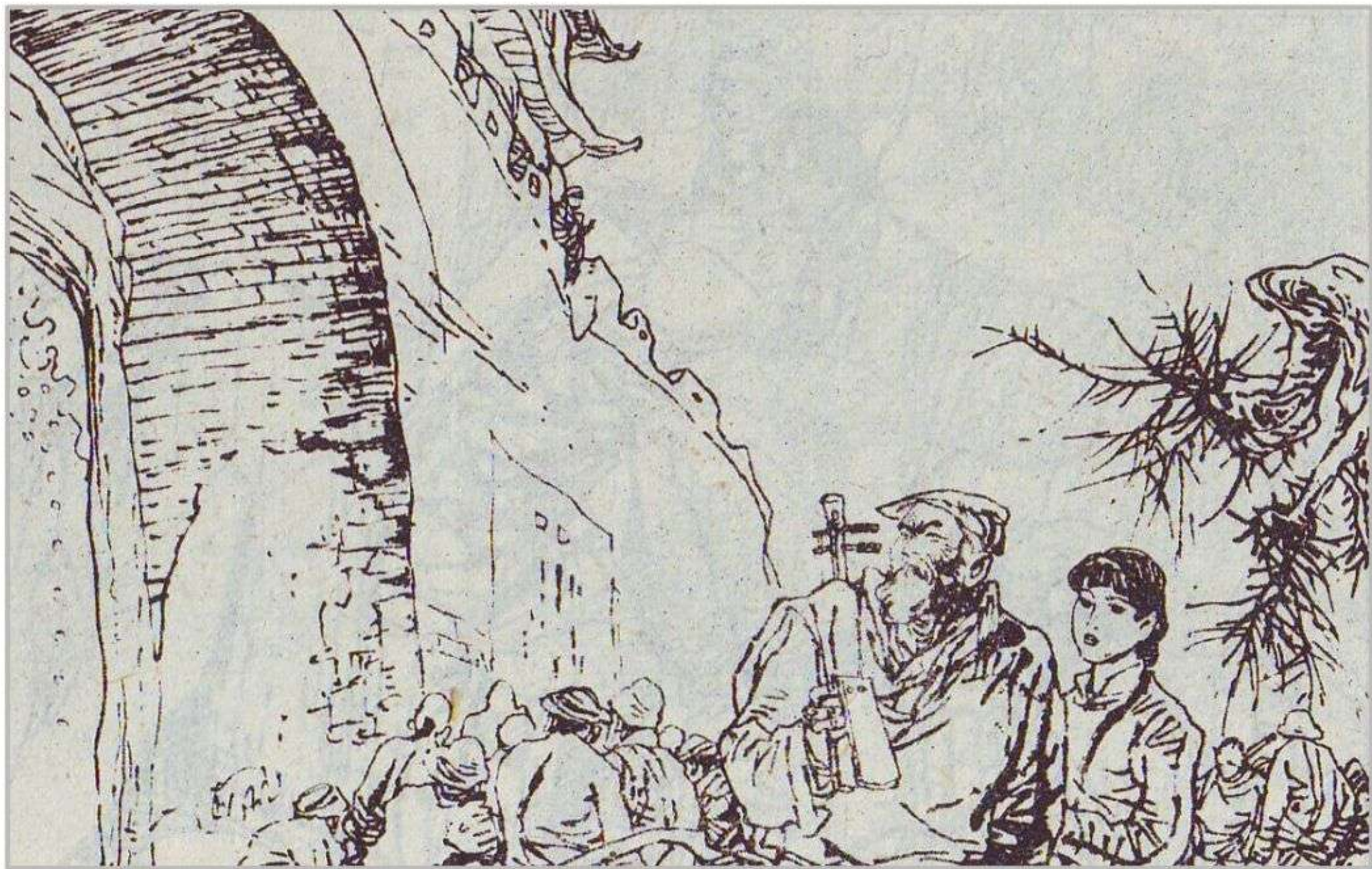
事到如今，“调查”也好，“听训”也好，不去是不行的。沈颂治让书记官通知戚达中跟他去宁波公署，并传达他的命令：“守城部队要严加防范。在此期间，城门要昼夜戒严，以防‘三五’支队劫丁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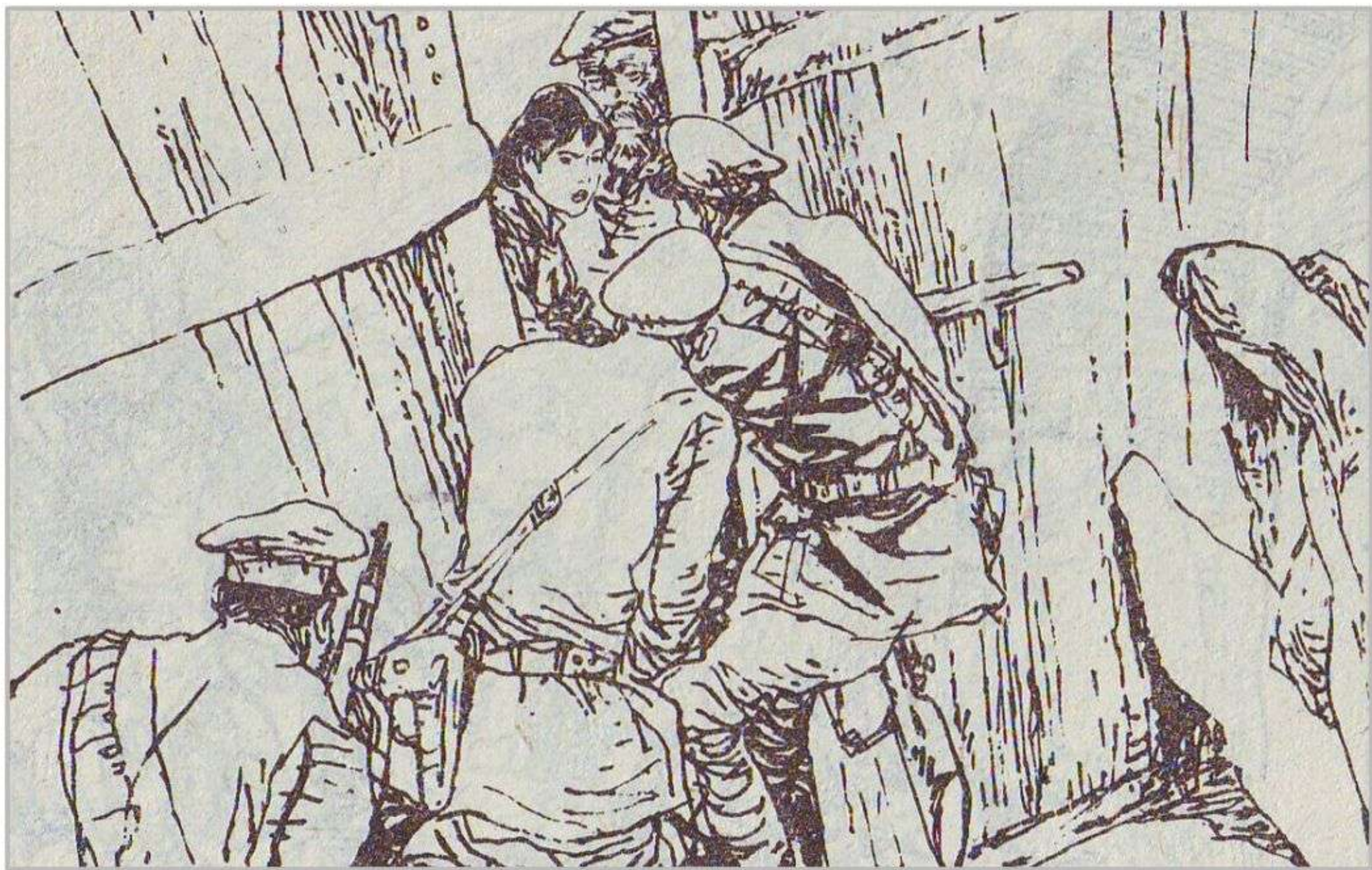
命令下达后,又贪又懒的胡阿大,竟将城门“昼夜戒严”,改为“昼夜紧闭”,断绝了城内外的交通。这使三五支队无法和城里及时取得联系,给下一步行动带来了困难。



三五支队根据四明工委的紧急命令，拟派武工队指导员方晴，利用缴获的敌人汽车和证件，在沈颂治外出期间到观海卫接出在押全部壮丁。这一紧急行动计划必须得到费小亮和宓国龙的配合，可怎样和他们接头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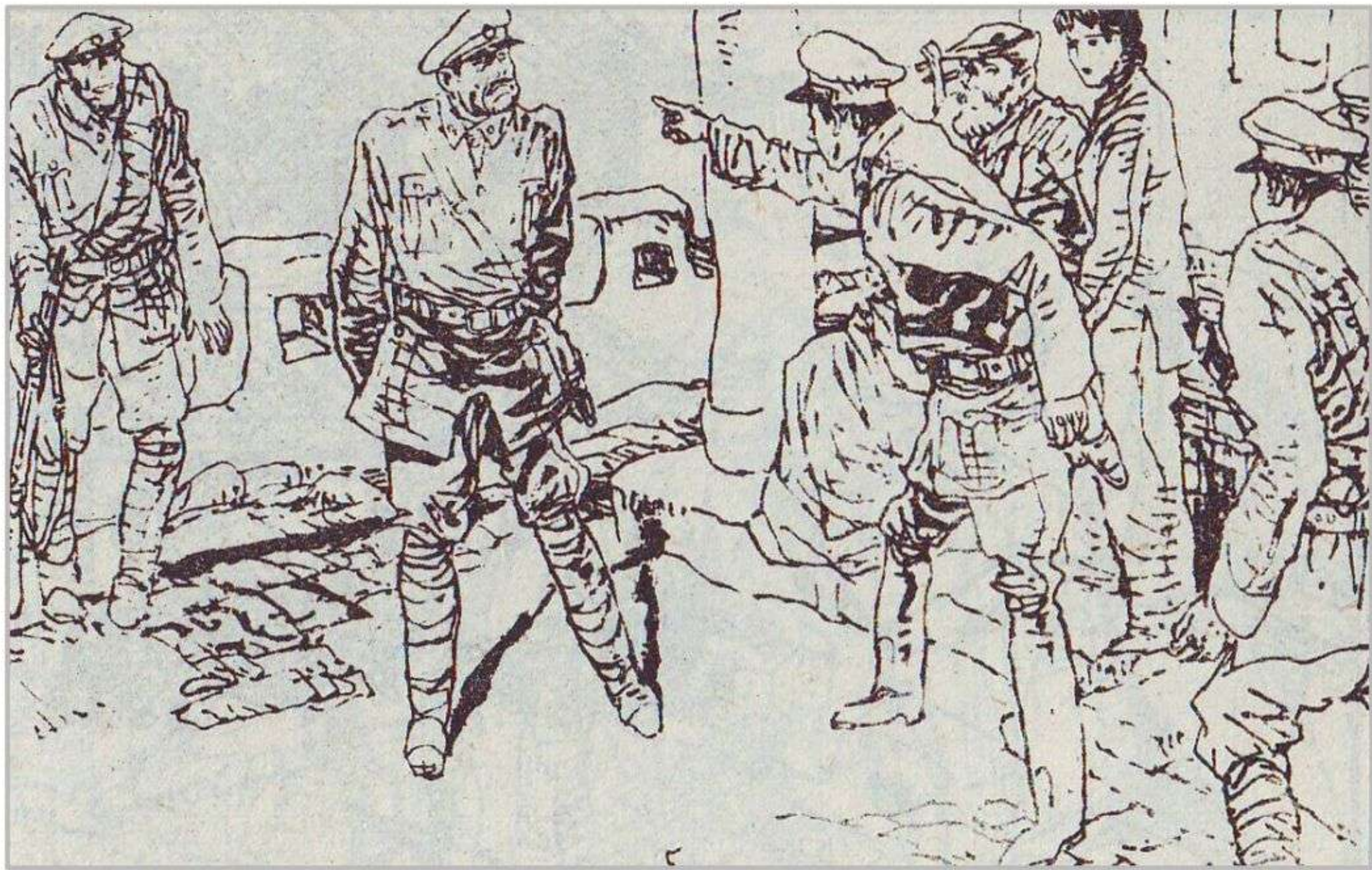
海大伯和宓银花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。海大伯望了望城楼上那些百无聊赖的士兵，心生一计。他对银花耳语几句，有节奏地敲起了毛竹根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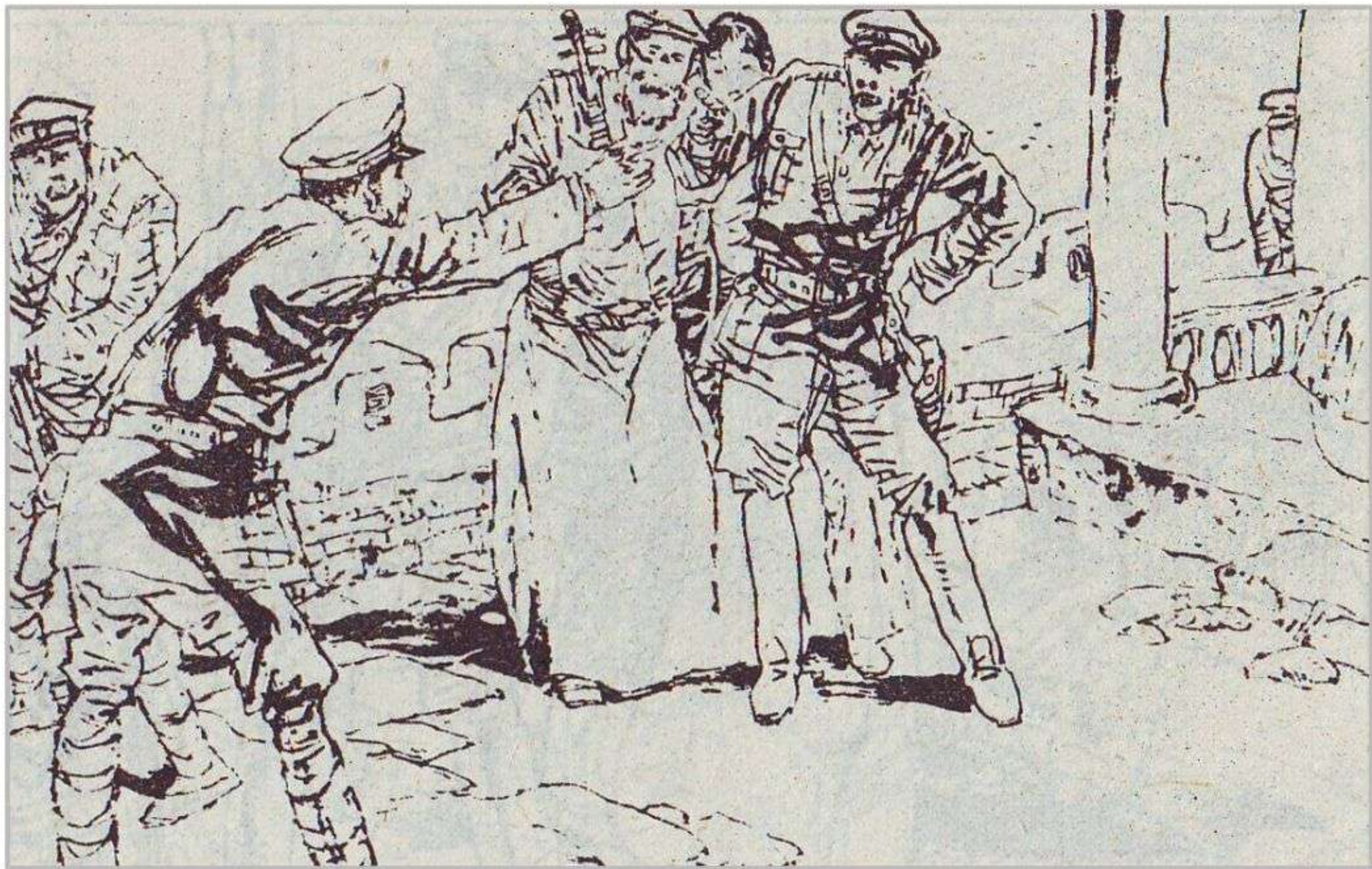
胡阿大正琢磨如何和小亮套近乎，干点走私的买卖，捞点外快。他见银花长得漂亮，眼珠一转，偷偷把城门开了缝，硬让士兵把海大伯和宓银花拖进城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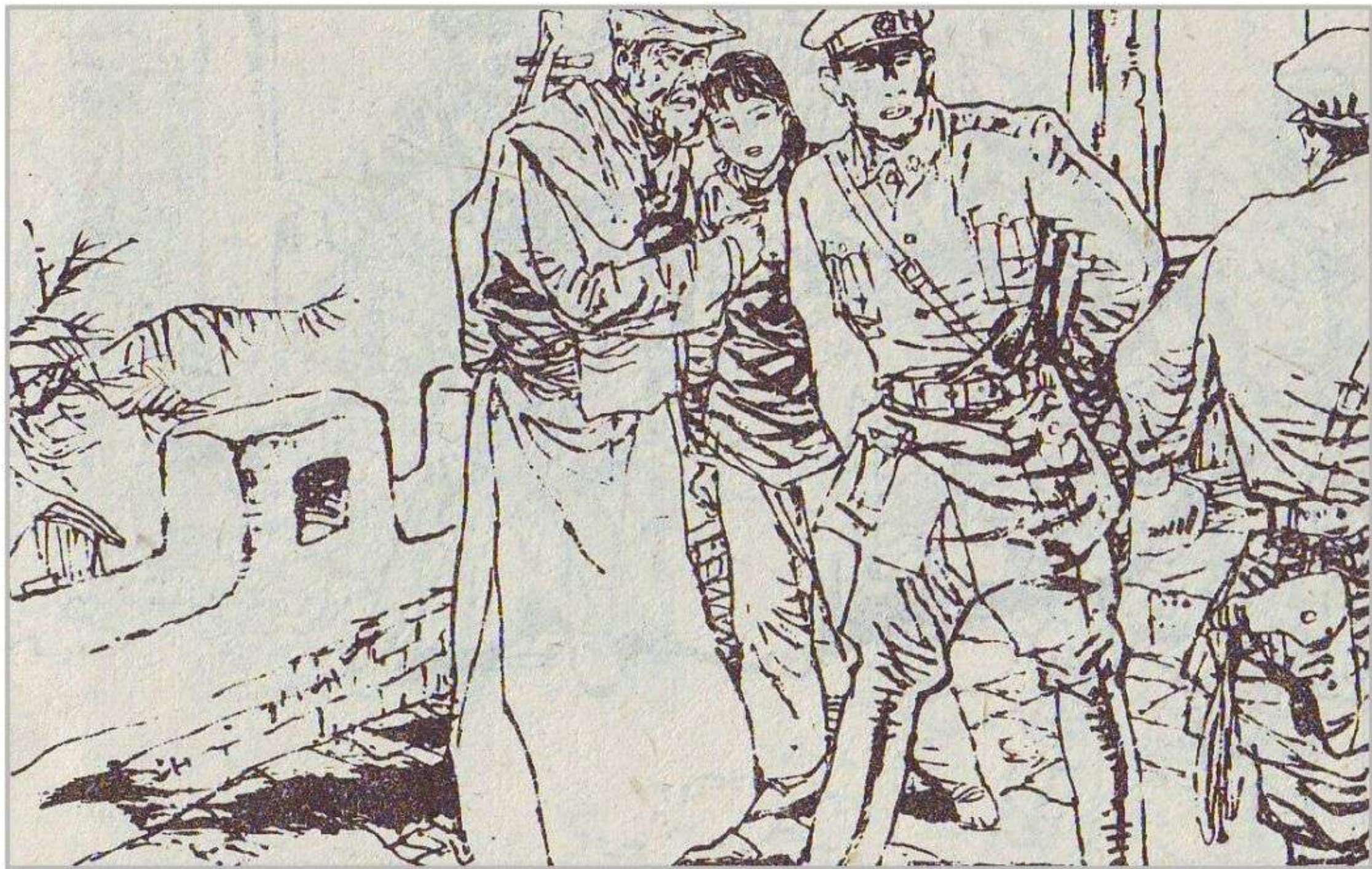
士兵们吵嚷着，叫宓银花接着唱《孟姜女》。胡阿大听烦了，要听《小孤孀上坟》。士兵们的起哄声、胡阿大的叫喊声和宓银花的歌声交织在一起。这声音惊动了路过此地的宓国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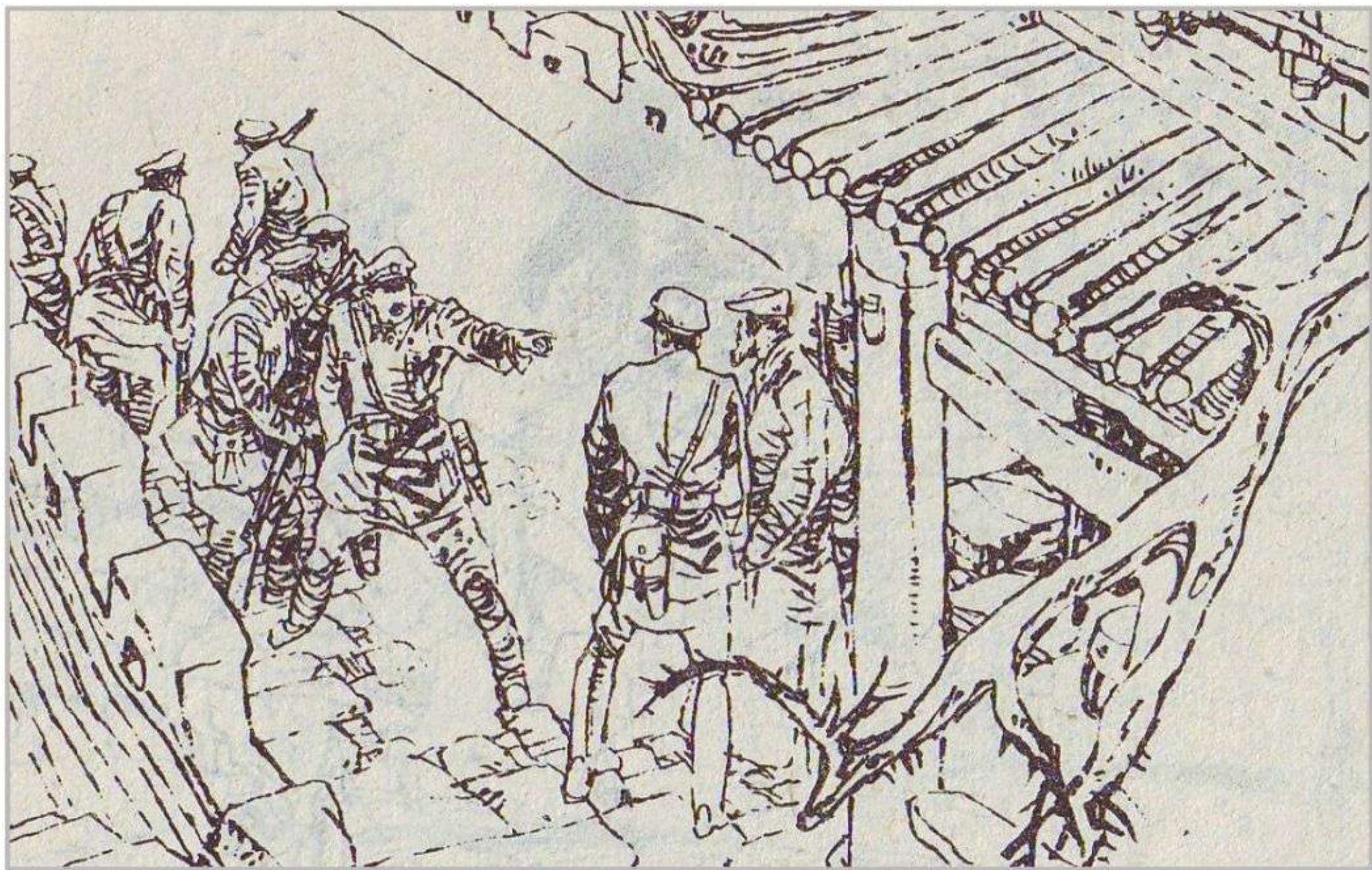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登上城楼，站在海大伯身边，训斥胡阿大道：“谁让你把卖唱的弄到城楼上来的？唱《孟姜女》搅乱军心。我把你带到军法处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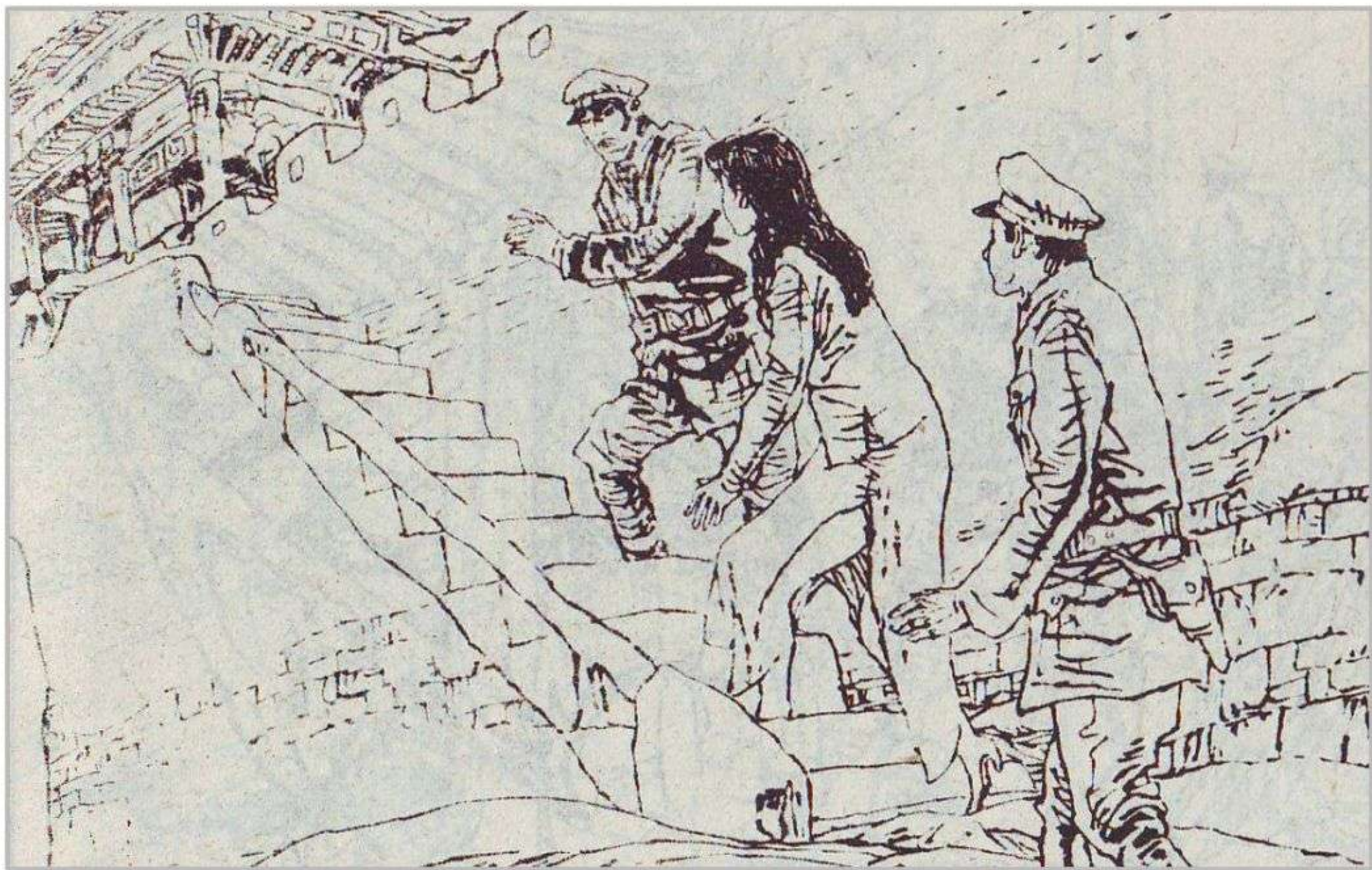
胡阿大自恃与沈颂治沾点亲，根本没把宓国龙放在眼里。他伸长脖子吼道：“你才来几天，管得着吗？”俩人你一句，我一语，各不服气。



海大伯趁势象念经似地自言自语：“没难，山勒能亢省阿里来，央能勒来，还勒准备伙，要戒欢！”这暗语必国龙当然懂，是说：“明天，三五支队派方晴来营救壮丁，准备好，要武器。”“还屋苏洛！”



宓国龙说：“知道了”，可胡阿大听成“斩平落”，他火冒三丈，大叫：“好个花脸，敢爬到我头上拉屎，我叫你这队副当不下去！”



胡阿大和宓国龙越吵越凶，大有操动干戈之势，早吓慌了护城队副。他急匆匆地报告了沈芳枝。沈芳枝当即带着回城不久的费小亮来到了南城楼。



胡阿大平素就怕沈芳枝，此时，又恐担当玩忽职守，惑乱军心的罪名，忙不迭地陪笑说：“沈小姐，这卖唱的是我带来给弟兄们散散心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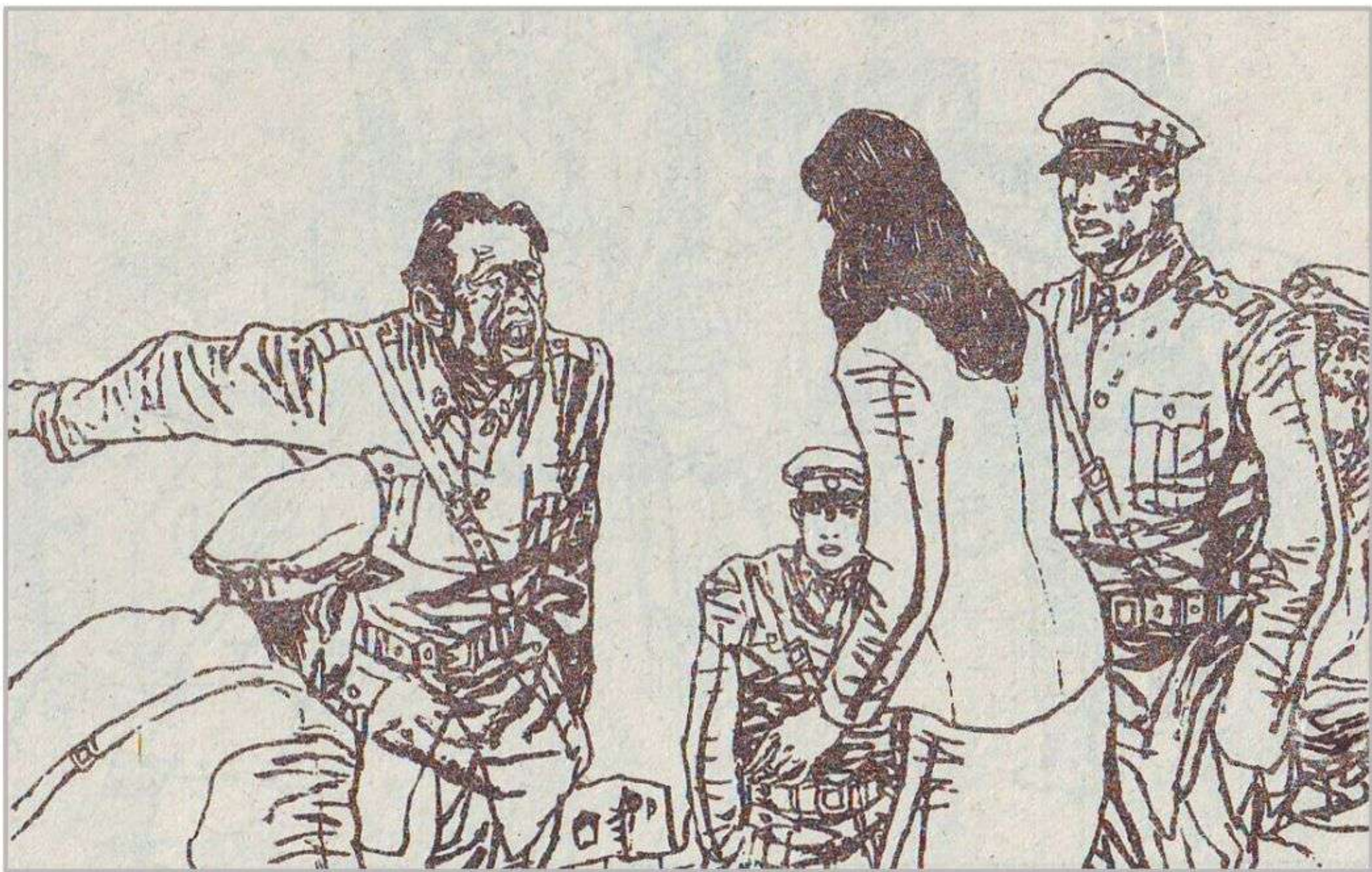
沈芳枝围着海大伯和宓银花转了两圈，突然朝宓银花搯了两个耳光，尖声叫道：“进城唱《孟姜女》，说，三五支队还叫你们干什么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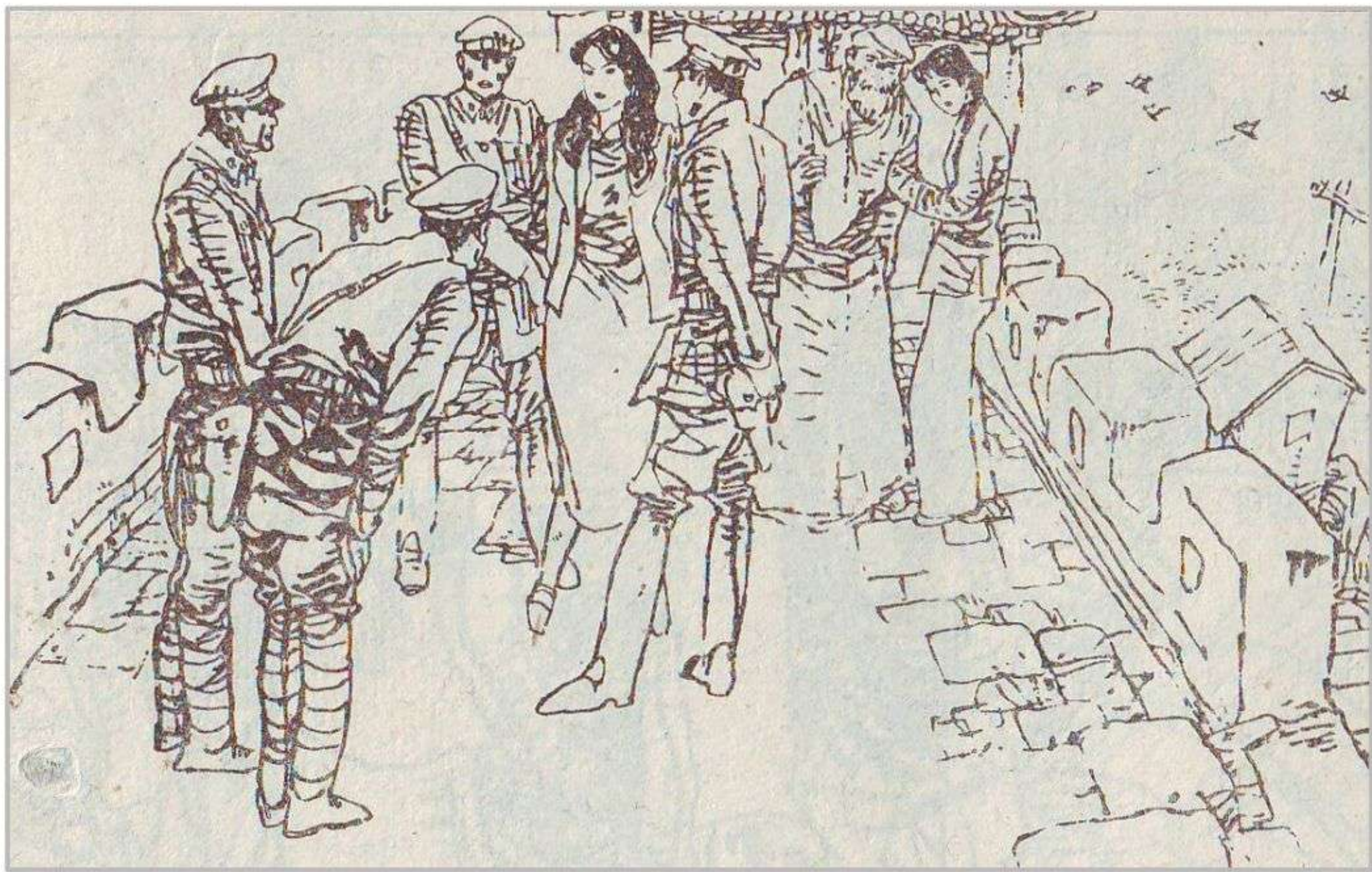
银花捂着脸大哭，海大伯申辩说是胡阿大逼他们进城唱的。沈芳枝冲到胡阿大面前，凶狠地说：“非常时期，听这种动摇军心的小曲，你脑瓜不想要了！”



沈芳枝越叫声音越大，宓国龙抓了个机会，用暗语把海大伯的话转告了小亮。
小亮正琢磨着该怎样收场，大金牙忽然急匆匆地跑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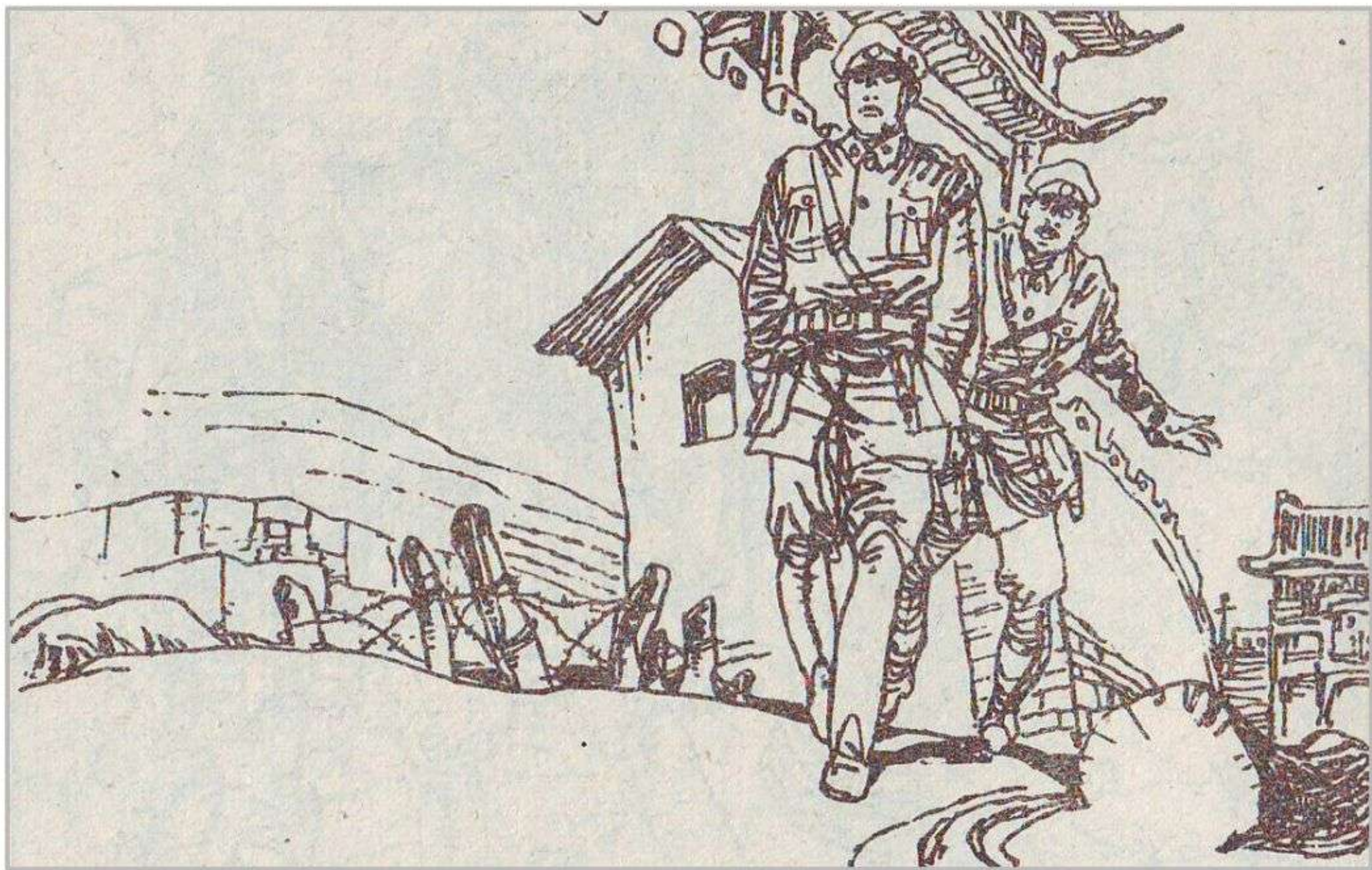
大金牙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快，快！”城隍庙的壮丁骚乱，把四大金刚都推倒了。队长让我报告，是不是再派些兵……”这可是沈颂治最担心的事。沈芳枝大惊，把目光转向小亮。



小亮说：“沈小姐，当务之急是稳住壮丁，这事等总座回来再办不迟。”沈芳被也已无心纠缠此事了。她声色俱厉地让胡阿大随时听训，又叫小亮去赶走海大伯和宓银花，然后随她去城隍庙。



小亮关上城门，故意晃到胡阿大身边。胡阿大哀求小亮念引荐之情，为他消灾免祸。小亮望望沈芳枝的背影，说：“这好办。不过，你能给我买一批枪吗？明天就要。当然，钱少不了你的。”



胡阿大怕罪上加罪，犹豫不语。小亮佯装生气，“哼”了一声，抬腿就走。



胡阿大慌了神，追上前说：“你要的，明天晓上一定办妥，可我的性命包在你身上了！”“一言为定！”



费小亮甩开胡阿大，快步朝前走去。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脑海里思索着：关系接通了，枪也有了着落，明天指导员乔装进城接丁，又会出现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呢？要知详情，请看下册《虎穴接丁》



雾漫杜湖岭——《神枪碧血》之三

原 著：戚 天 法	出版者：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	(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214号)
改 编：张 钟 龄	发行者：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绘 画：谷照恩 李重新 谷 静	印刷者：河北省雄县东槐印刷厂
封 画：郑 岱	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64
1987 年 9 月 第 1 版	印 张：2.125
1987 年 9 月 第 1 次 印 刷	印 数：000001 131250
统一书号：8073·31288	定 价：0.48元
ISBN 7—5305—3030—5/J·3030	